

函國藩言行  
之體系

李根源



趙增暉著

曾國藩言行之體系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 章力生先生序

民族之發展，社會之進化，以及一生事業之創建，莫不基因於人力之合理發展。蓋人力者，乃人類智、德、體、優性之所寄，實創造文化，推進社會之動力也。故創造的衝動，即爲生之原理；人無智愚，均當努力其自我人格的實現與完成。

東西聖哲，其所以教民之道，莫不啓發其國民能動，進取，自強，實踐之精神。若湯武之昧且丕顯，文王之日昃不遑，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莫不以勤勞自勵。用能化民成俗，文物燦然，蔚爲盛世。孔子論語一書，所記均屬行事；開宗明義，即曰：『學而時習之』；（習字應作行習解）又曰：『力行近乎仁』。孟子承其道統，其諄諄教民之情，尤爲熱烈，故曰：『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王陽明深悟聖

學真諦，因創『知行合一』之說；其言曰：『聖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爲兩事』；此其立說，尤足振頹起廢矣。西哲如 Aristotle，如 Descartes，如 Spinoza，均主合理主義，謂人當發揮其智德能力，爲合理的活動。羅素 Russell 氏之言曰：『創造的衝動，卽爲生之原理；故人當積極能動，進取，前展，邁進』；『人類社會與世界文化之所以進步，卽由於人類之繼續創造；故人當排除萬難，努力奮鬥！』凡此所示，非特可明人生之真諦，抑亦足窺成功之奧祕矣。

曾文正公，生當學絕道喪，人慾橫流之會，窳敗之習俗，以雷霆萬鈞之力，相罩相壓。然曾氏固非有超羣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值時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見梁任公曾文正公嘉言鈔自序）。

觀乎曾氏一生之行事，及其平時生活之規則，如：

「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

早起——黎明即起，醒勿沾戀。

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

讀史——廿三史每日讀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寫日記——須端楷，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

日知其所忘——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爲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月毋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

謹言——刻刻留心。

養氣——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保身——謹遵大人手諭，節慾，節勞，節飲食。

作字——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見蔣編曾氏生平及事略頁17——18商

務版）

則可知曾氏一生所以成功之原因，初非偶然，亦無奧祕；實乃其平時戰戰兢兢，點點滴滴，切實努力，堅苦奮勵之結果。曾氏功業與思想之價值，今以時代之不同，論者或不一其詞；然其偉大純正之人格，以及恆專拙誠，自強不息，盡其在我，自力實踐之精神，允宜垂爲百世之典型。吾人苟能體其意而服膺之，無論爲學任事，實終身受用不盡矣。

愚近痛感國難，居恆自劬自勵，竊不自量，創自力主義，區區愚誠，非敢立異。蓋物有本末，事有始終，國難之來，既有其歷史的因緣；則今後吾人報國之道

道，自當共奮長期努力之決心。以言國力，首應謀人力之發展；以言自覺，尤貴以自力求實踐。攷東西各國民族發展之過程，如歐洲之文藝復興，日本之明治維新，固均爲自力更生之先例；近若士德之中興，俄意之發展，又何莫非其舉國一致人盡其力之結果。故救亡圖強，別無奧祕；吾人苟不力除其空言，虛驕，因循，頹廢之劣性；共奮堅苦、卓絕力行、務實之精神，各本其能，各盡其力，以爲社會國家，作切實之貢獻，則一切復興救國之運動，將盡成毫無實效的幻夢。

趙君增暉，曩從余遊，近就曾氏日記家書，用科學方法，條分縷析，列綱舉目，比類彙集，輯成是書，余深佩其志行，爰本所感，爲序數言。舉世滔滔，羣方以浮囂倖進爲尙；瞻念前途，隱憂曷極。今之青年，其取是書深體而力行之，豈僅終身受用不盡；國運前途，或亦將稍有轉機矣。當非過溢之詞也。

（廿五年三月於滬之自力齋）

## 叙例

(一) 有清同光之際，論者於曾國藩，尠不推爲當世兼太上三不朽的唯一完人。迨後歐西思潮既入，曾氏效力異族的事實，遂不免爲一般光復志士之所痛詆；而東瀛學者，又有稱湘軍與太平天國之戰，其動機泰半爲東方宗教的衝突，以爲其祖飾者。——曾氏政治思想之至當與否，吾輩處乎時代背景不相同的今日，固難遽加以確切的評斷；而曾氏偉大人格的修養，與夫艱鉅事業的創就，則殊爲吾人之所不可否認；而其由此所體驗以得之名言美訓，則更隨時隨地，永足爲吾人之所取法。

(二) 曾氏一生偉大過人的地方，雖不僅一端，而其要，確不外實踐二字而已！其實踐的方法維何？則事前以苦思力索，詳徵博攷；當事以腳踏實地，步步不

落空；事後以「悔字訣」，以「吃一塹長一智」的精神。——用此方法，以之爲學，則闡思學並重之教；以之修身，則崇立己達人之義；以之從公，則秉制法任賢之道；以之治軍，則持穩守穩打之訣。——知其有實踐二字之中心的一貫的立足點，則知其他所謂勤儉，所謂恆專，所謂謙慎，所謂明強，所謂拙誠，……奚莫不匯而歸之於一源。此種「盡其在我」的精神，不特陽明先生知行合一的學說，與之相合；即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主旨，亦未始不諧此意。至於我國此時，內憂外患，切迫已極，而仍頹然靡然，終未能奮然以興者，更不外闕乏此種埋頭邁進堅苦卓絕的精神而已！然則曾氏之言之行，固大可假以奮揚民氣，恢復自信，以共趨於復興民族之大道；況乎其事蹟音容，猶在人間，收效之宏，不言可喻。介石先生所以年來極力崇揚曾氏的策略和理論，——倡新生活，以矯習俗；勵行五幹，以整軍政。——期有以致成其安內攘外之大功，持此不懈，則精誠所至，誰謂其不可信耶？

（一）曾氏的著作，最普及於民間者，厥惟其日記與家書，而其畢生言行之所

最賴以寄託者，亦厥惟其日記與家書。蓋日記乃其持之數十年未嘗間斷一日的克己工作，家書則其懇懇愷切，啓迪諸弟子姪的苦口良箴，兩書所載，率皆其平日虛心探討艱辛體驗的結晶，——無一言之涉於浮誇，無一語之趨於偏頗，——是以最足以表現其奮鬥與實踐的精神，亦最堪爲吾人課餘業餘的重要修養書籍。不過往者猶僅父兄長老取以作子弟立身處世之楷模，近則更進而爲軍政領袖理繁應變之借鏡；——以其得之由於實際，故今日施之於實際，能無悖也！

(一) 本書即係採摘曾氏日記家書中之菁英而成。運用科學的方法，加以嚴密的整理，——始之以汰其瑣細，芟其繁複，條分縷析，搜剔務詳；繼之以比類彙集，列綱舉目，各段相銜，融貫無礙。——使之成爲一有系統有組織的文字，純存曾氏之真，而無煩編者之贅。故就其理論而言，則爲曾氏畢生言行之體系；就其形質而言，亦無異乎曾氏日記家書的選本，或其日記家書中之名言類鈔。

(二) 此外曾氏雖尙有詩文集及奏稿批牘等等的著作，但詩文集則偏於文藝，

不免多空泛的論述；奏稿批牘，既零星散見，又不必盡出其手筆。唯獨日記家書，不論自其內容性質，或其著作人，或其所包含的時間（自任職以迄逝世的言行，幾盡可由此二書以窺得。）各方面說來，均足稱為曾氏畢生言行最完全而可靠的代表作。

（一）本書分學術修養公務軍事四編。編下有章，章下有節。節之目，則以眉評揭之。

（一）每節中各段之次第，大體上用演繹的方法以為排列。——以論原理原則，或有泛論之性質者置於前；以論實例，或理論中之細則者殿其後。——惟軍事編中之謀略章，則以時日為次，蓋讀者可循其演變的軌迹，而窺其策劃的用意也。

（一）每段摘鈔，務極力求其簡潔；不過有時亦有一段之中，僅一二警惕語，而並錄其前後的事實者；一則所以醒豁其蓄意，一則亦所以增進讀者的興趣，而避

免純粹「格言錄」式之枯燥乏味耳。

(一)每段之末，注以年月日及出處，俾便參證。

二十四年十二月於鳩江

叙

例

五

# 目次

章力生先生序

叙例

## 第一編 學術

第一章 爲學總論……………一

志學(志與識恆，精業與致用，爲己與爲人)——讀書與環境(時間，地境，師友)——治學精神(專一，持恆，勤奮——實際用功夫，虛心)——讀書法(看讀寫作，涵泳怡悅——不苦求強記，博覽——不求熟誦，恆與專，批點，簡記，勤問)——課程(附書箱格式)

目次

一

第二章 學術門徑及經史子……………三六

學術門徑（論義理經濟詞章考据四門，經史子集四部，及古文時文詩賦四六衆藝；書籍選擇；目錄分類；著書法）——經學（論諸經，經之解說與訓詁，經之注疏，經之校勘及考證，經學家，治經法）——小學——諸子——史與經濟——天文

第三章 古文……………五八

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古文四象（氣勢，識度，情韻，趣味）——篇法——修辭（通訓詁，協聲調，圓潤，簡潔，富麗）——論各體文（賦箴，書牘，志書）——論各家文——讀文法——作文法

第四章 詩……………八五

氣勢識度——神韻趣味——論各體詩——論各家詩——讀詩——作詩

第五章 書法……………九六

泛論——陽德之美與陰德之美——神韻氣勢——體勢——用筆（起筆與收筆，筆法諸訣，換筆，筆病，執筆）——書家與碑帖——習字法（摹與臨，圓勻與敏捷，思與學）

## 第二編 修養

### 第一章 立身……………一一九

修養總綱（德學藝功，十三字，八本三致祥，八字三不信，八德，五箴，禮樂和敬，日課四條，四知三惡）——立志——實踐——改過——法古——師友——修養書籍

### 第二章 頤養……………一五〇

保身之要——養生總則（慙忿，窒慾，節勞，居敬，寡思慮，淡名利，親自然，調眠食）——健體（散步，習射，沐浴，磨練，靜坐，早起，戒煙酒，

寡忿慾，眠食守時——怡神——疾病（目疾，耳鳴，肝鬱，失眠，生育，手  
痛及膚病，咳嗽）——莫輕服藥——補劑

第二章 胸襟……………一七六

曠達——和平——虛靜——知命——勞恬——伎求——知足——得失榮辱——  
忿慾

第四章 律己……………二〇二

剛強——渾厚——恆——敬——敬與恕——勤苦——儉——謙謹——求缺——  
勤與敬——勤儉與奢侈——勤謙與傲惰——謙儉與驕奢

第五章 處人……………二二二

相與為善——交誼與信——篤實——嫌怨——敬——禮文——言語——酬應  
——銀錢來往——受惠——周濟

第六章 倫常……………二五二

總論——孝道——孝與友——友于——規益——家庭和睦——事翁姑丈夫——  
易後輩

第七章 治家……………二七〇

總則——家訓——耕讀與勤儉——無官家風——早起——遇鄰里僮僕——錢  
產與居處——家政與婦職——種植——家書

第八章 雜說……………二九二

婚姻——喪祭——風水——方術

第三編 公務

第一章 國政……………三〇五

總綱——外交——禮樂風俗——鹽厘——錢漕——賑濟與社會——實業——水  
利與河工

第二章 人事行政……………三二六

求才與選才——用人——用紳——育才與馭下——保舉——懲罰——共事

第三章 治事……………三三九

爲政（治道，作吏，澤民）——治事精神（卑約，盡心力，積勞，持恆，忍氣）——治事方法（處事決斷，豫則立，了本日事，細心推求，好問明察，聯絡官紳，圓融輕妙）——公文

第四章 從公修養……………三六一

忠職——愛民——廉儉——謙慎——忍渾和平——疑謗——拂逆——危難

第五章 仕宦……………三八〇

居高位（居高位之兢業，成大功之艱難，享盛名之招猜忌，握重權之叢疑謗）

——宦場（繁俗無當，徇精渡物，多風險，喜傾軋）——出處——爲紳

第六章 附錄——清制……………三九五

官制——考試制度——官吏懲戒——誥封祭禮

## 第四編 軍事

### 第一章 治軍……………四〇九

總論……營務——帶兵與練兵——客兵與新兵——民夫——團練與辦匪——帶兵之難

### 第二章 將領……………四二九

選將與將略——勉將及馭將——論諸將——將領之治軍修養（鎮靜，莫倚賴，穩慎，勤恆專）——將領之私人修養

### 第三章 兵法……………四四五

泛論——審機審勢與審力——驕惰哀樂——軍心士氣——主客奇正——呆活輕重

第四章 軍謀……………四五九

攻安慶時期之謀略——攻金陵時期之謀略——救援——敵情——越寨進攻之史實

第五章 守禦……………四八八

穩守——紮營與守營——守濠——守河——守城——守礮寨

第六章 攻戰及圍城……………四九八

出兵——戰陣——戰地——穩打——圍瑞吉——圍安慶——圍金陵

第七章 水師……………五二三

戰具（船，箭，小划）——論練水軍——水戰

第八章 餘論……………五二一

天時——地勢——糧餉——器械

# 曾國藩言行之體系

## 第一編 學術

### 第一章 爲學總論

志學（志  
與識恆精  
業與致用  
爲己與爲  
人）

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諸弟）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日記）  
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



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正誠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成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

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卽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六弟天分較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積慮，大加臥薪嘗膽之功，切不可因憤廢學。（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四位弟）

四弟六弟考運不好，不必罣懷。……些小得失不足思，特患業之不精

耳！（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稟父母）

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卽子夏賢實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辯駁見長耳！（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問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問道？（咸豐九年二月日記）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閎並稱，顧則爲己，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爲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並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並稱，方姚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庵李可亭秦味經則

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而自鬻茂者也！（咸豐八年十一月日記）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果能據德依仁，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如作詩之時，只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爲己之志？（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讀書與境  
境、時間、  
地境、  
師友）

目下爾在家飽看羣書，兼持門戶。處亂世而得寬閒之歲月，千難萬難，爾切莫錯過此等好光陰也！（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蒙，無甚長

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諭紀澤）

迪庵去歲在潯，於開濠守邏之外，閒亦讀書習字；弟處所掘長壕，如果十分可靠，將來亦有閒隙，可以偷看書籍。（咸豐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致沅浦九弟）

觀四弟來信甚詳，其發奮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靜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有問立志之真不真耳。（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

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進益，望大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則遠游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日，何必遠行百里外哉！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稟父母）

家塾讀書，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省城如陳堯農、羅羅山，皆可謂明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三年，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如今我雖欲再言，堂上大人亦必不肯聽，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里閭，無師無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則我之所期於諸弟者也！昔婺源汪雙池先生一貧如洗，三十以前，在窰上爲人傭工畫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爲本朝有數名儒。彼何嘗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余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

總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致四位弟）

去歲溫甫欲讀書省城，吾以爲離却家門局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已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局促也。去年余爲擇師丁君敍忠，……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後杳無信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致四位弟）

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

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致四位弟）

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游，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卽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孚劍兩姪，欲求學問文章之日進，又似宜在省會，多求良友以擴充其識，而激發其志。二者利害參半。若不得良友，而親損友，則居省之利少

矣。（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致澄侯沅浦）

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闊然尙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治學精神  
（一）專一

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竝鶩，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

心有所專宗，則博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致四位弟）

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余病相合，蓋余所謂井掘多而皆不及泉者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

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六弟）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鳥啄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紀澤兒年少，恐其學壞，敬求老兄大人，時時教誨，時時防閑，總須多解多講，令其神不外散，乃爲有益。（咸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致歐陽牧雲）

(二) 持恆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

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可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况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四位弟）

爾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蓄，日見其大而不覺耳！爾之短處，在言語欠鈍訥；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崢嶸，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

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諭紀澤）

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葉，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人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俱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以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諸弟）

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橫慮，鬱極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求速則愈錮蔽矣。（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澄侯叔淳季洪）

良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易；顏子之三有不違，此不易學；卽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繼續，

求其時習而說。」（道光二十二年日記）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鷄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三）勤奮  
用功  
實際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為吃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為要。（道光二十一年二月日記）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日記）

予思朱子言：「為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

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子序笑應之。

（咸豐九年五月日記）

此時惟季弟較小，三弟俱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爲主。我境惟彭薄墅先生看書略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

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字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宜看二十葉；男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事叢忙，亦不廢正業。（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稟父母）

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擱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耽擱九弟季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也。（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稟父母）

九弟季弟讀書，開口便有自畫之意；見得年紀已大，功名無成，遂有懶惰之意；此萬萬不可。兄之鄉試座師徐曉邨許吉齋兩先生，會試房師季

仙九先生，皆係二十六七入泮，三十餘歲中舉，四十餘歲入詞林。諸弟但須日日用功，萬不必作歎老嗟卑之想。譬如人欲之京師，一步不動，而長吁短歎，但曰：「京師之遠，豈我所能到乎？」則旁觀者必笑之矣；吾願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計算遠近而徒長吁短歎也。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致澄侯子植季洪三弟）

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補，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卽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也；有耕而卽期大有，是貪天也。然絕不施耕耨之功，不已，天乎？我則身爲惰農，而翻笑穠養爲多事，慎孰甚焉！（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爾看書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詩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歲時，教導得法，亦當不止於此；今年已廿三歲，全靠爾自己紮掙發憤；父兄師長，不能爲力。作詩文，是爾之所短，卽宜從短處痛下工夫；看書寫字，爾之所長，卽宜拓而充之。（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諭紀澤）

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長，愈怕醜而不爲矣。（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惟牢騷太多，性情太嫻，前在京華，不好看書，又不作文，余心卽甚憂之；近閱還家以後，亦復牢騷如常，或數月不搦管爲文，吾家之無人繼起，諸弟可稍寬其責，溫弟則實自棄，不得盡諉其咎於命運。（咸豐元年九月初五日致四位弟）

老年讀書，如旱苗業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雖勤無益；古人所以戒時過而後學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則禾稼雖枯，而菜蔬或不無小補耳。

(同治八年七月日記)

(四)虛心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道光二十二年五月日記)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城也。(咸豐九年五月日記)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葉也；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

倒一生而無寸進也。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媿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詩古，或好講考據，或好講理學，囂囂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諸弟平日皆恂恂退讓，第累年小試不售，恐因憤激之久，致生驕惰之氣，故特作書戒之，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四位弟）

爲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

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議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闈鄉會試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泳，而不妄加評議，斯可哉！（同治七年四月日記）

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四弟九弟，雖不長進，亦不自滿，求大人教六弟，總期不自滿足爲要。（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稟父母）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咸豐九年三月日記）

爾並非下等資質，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欲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同治五年二月

十八日諭紀鴻

讀書法  
(一)看讀  
寫作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

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將不肯爲矣！（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諭紀澤）

又曾以爲學四字勛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澄沅）

去年在營，余教以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爾今通鑑算看字工夫。鈔說文，算讀字工夫。尙能臨帖否？或臨書譜，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以藥爾柔弱之體，此寫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爾去年曾將文選中零字碎錦，分類纂鈔，以爲屬文之材料；今尙照常摘鈔否？已卒業否？或分鈔文選之詞藻，或分類鈔說文之訓詁；爾生平作文太少，卽以此代作字工夫，

○二涵泳  
怡悅  
不苦求強  
記

亦不可少者也。爾十餘歲至二十歲，虛度光陰，及今將看讀寫作四字，逐日無間，尙可有成。（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爲精當。爾現讀離婁，卽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與。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梁濠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

太冲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諭紀澤）

余生平雖頗好讀書，總不免好勝之見，參與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墜飮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功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咸豐二年日記）

體氣多病，得名人文集，靜心讀之，亦自足以養病。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已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否則歷久忘其爲已閱未閱矣。（咸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致四位弟）

紀澤讀書，求兄勤勤講解，務使怡然以悅，乃爲至善。（咸豐三年正月十二日致歐陽牧雲）

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徧，並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却宜求個明白。（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諭紀澤）

植弟前信，言身體不健；吾謂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凡求強記者，尙有好名之心，橫亘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此余閱歷語也，植弟試一體驗行之。（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致四位弟）

（三）博覽  
不求  
然誦

紀澤兒讀書記性不好，悟性較佳，若令其句句讀熟，或責其不可再生，則愈讀愈蠢，將來仍不能讀完經書。請子植弟將澤兒未讀之經，每日

點五六百字，教一遍，令其讀十遍，不必能背誦，不必常溫習；待其草草點完之後，將來看經解，亦可求熟，若蠻讀蠻記蠻溫，斷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諸弟必以兄言爲不然，吾閱歷甚多，問之朋友，皆以爲然。

（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致四位弟）

紀澤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葉。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又明日耽擱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煮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甲五經書，已讀畢否？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吾鄉子弟，未讀完經書者甚多，此後當力戒之。（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澄侯弟）

紀澤兒記性平常，不必力求背誦，但宜常看生書，講解數遍，自然有益。八股文，試帖詩，皆非今日之急務，儘可不看不作。史鑑略熟，宜因

而加功看朱子綱目一遍爲要。（咸豐五年三月二十日致四位弟）

羅允吉婿，從鄧師讀書甚好。業經成婚之後，欲將各書一一溫熟，勢必不能；但求鄧師將五經點一編解講一編，正史約亦講一編，不求熟，不求記，但求經過一番而已。（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澄侯）

（四）恆與

季弟看書，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記；但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未完，忽換彼書耳。（咸豐元年十月十二日致四位弟）

六弟之信，文筆拗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攷墨卷，汨沒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卽，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

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幾葉，摘鈔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六弟）

（五）批點

義山集似曾批過，但所批無多。余於道光廿二、三、四、五、六等年，用胭脂圈批，惟余有丁刻史記，王刻韓文，程刻韓詩，小本杜詩，康刻古文辭類纂，震川集，山谷集，首尾完畢，餘皆有始無終，故深以無恆為憾，近年在軍中閱書，稍覺有恆，然已晚矣。故望爾等於少壯時，即從有恆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恆也。（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諭紀澤）

沉弟要方望溪姚姬傳文集，霞仙已代為買得，可用心細看；能閱過一遍，通加圈點，自然不患不長進也。（咸豐五年三月二十日致四位弟）

所刻心經，微有西安聖教筆意。總要養得胸次博大活潑，此後更當有長進也。爾去年看詩經注疏，已畢否？若未畢，自當補看，不可無恆耳。講通鑑，卽以我過筆者講之；亦可將來另購一部，爾照我之樣過筆一次可也。（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六）刑部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尙未有條緒。（道光二十一年正月日記）

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筭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媿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筭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

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諭紀澤）

爾讀書有恆，余歡慰之至。第所閱日博，亦須簡記一二條，以自考證。（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七）勸問

新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云云兩事，反覆開導。（咸豐十年五月日記）

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訂。（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送王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此極虛心，余得信甚

善；若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一日千里。（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致四位弟）

光陰難得，一刻千金，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騁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諭紀澤）

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當面問答，更易長進也。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諭紀澤）

課程

課程

附書箱  
格式

主敬 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  
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體驗靜極生陽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  
如鼎之鎮。

早起 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讀書不一 一書未點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爲人。

讀史 廿三史每日讀十葉，雖有事不間斷。

寫日記 須端楷，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

日知其所亡 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術門，經濟門，藝術門。

月無忘所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

謹言 刻刻留心。

養氣 無不可對人言之事；氣藏丹田。

保身 謹遵大人手諭：節慾，節勞，節飲食。

作字 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夜不出門 曠功疲神，切戒，切戒！（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諸弟

求缺齋課程

讀熟讀書十葉 熟讀書：易經，詩經，史記，明史，屈子，莊子，杜詩，

韓文。

看應看書十葉，應看書，不具載。

習字一百

數息百八

記過隙影（卽日記）

記茶餘偶談一則

右每日課

逢三日寫回信

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

右月課（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余所責爾之功課，並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葉，讀熟書一

千字，（或經書，或古文古詩，或八股試帖，從前讀書，卽爲熟書；總以能背誦爲止，總宜高聲朗誦。）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個時辰，卽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

（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諭紀鴻）

余近作書箱，大小如何廉舫八箱之式，前後用橫板三塊，如吾鄉倉門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爲柱爲匡，頂底及兩頭，用板裝之。出門則以繩絡之而可挑，在家則以架乘之而可累。兩箱三箱四箱不等。開前倉板則可作櫃，再開後倉板則可通風。當作一小者付回，以爲式樣。（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諭紀澤）

## 第二章 學術門徑及經史子

學術門徑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學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

（論義理，考據四門，經史子部，及古文時文，六經選錄，書籍目錄，著書法）

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咸豐十年三月日記）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須要爛熟於心中；凡讀他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鷄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

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据，曰文章。考据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卽在義理內。」（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日記）（按此唐鏡海先生言）

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鶩，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据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一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据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

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繙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時文也；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卽通衆藝，通於藝，卽通於道，初不分而三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

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於搖搖無著。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卽使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雜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本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中所考訂之書：曰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揚子，曰楚辭，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著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

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也！（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諭紀澤）

目錄分類，非一言可盡；大抵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鈔之法。若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爲分類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命之以名；書所稱大禹主名山川，禮所稱黃帝正名百物是也；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車，宮室，俎豆，鐘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用，必先有器而後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禮樂，兵刑，賞罰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經綸天下，或先有名而後有字，或先有事而後有字，故又必知萬事之本，而後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後有文詞。爾雅

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木，釋鳥獸蟲魚，物之屬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釋詁，釋訓，釋言，文詞之屬也。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曰虛事，曰實事。虛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及子史精華等書是也。爾所呈之目錄，亦是摘鈔實事之象，而不如子史精華中目錄之精當。余在京藏子史精華，溫叔於廿八年帶回，想尙在白玉堂，爾可取出校對，將子目略爲減少。後世人事日少，史冊日繁，摘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爾即可照此鈔去，但期與子史精華規矩相仿，卽爲善本。其末附古語鄙諺，雖未必無用，而不如徑摘鈔說文訓詁，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余亦思仿爾雅之例，鈔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

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其端，爾將來繼成之可耳。（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論紀澤）

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串，仍當爲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諸弟）

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當爲後世理學諸家之源，善爲辭令者，當爲後世辭章諸家之源。孔子自謙不能辭令，而以善言德行自許；蓋在己者，實有盛德至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論語一書，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

（同治四年五月日記）

經學  
論語

思書經呂刑，於句法若有所會。（咸豐九年九月日記）

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家蹊徑最近，惜不能盡通其讀。（咸豐十一年六月日記）

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爲根柢。如兩通，（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兩衍義，及本朝兩通，（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皆萃六經諸史之精，該內聖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書，或熟其一二，即爲有本有末之學。（咸豐八年五月三十日致沅弟）

樂律之不可不通，以其與軍事文章相表裏。（咸豐十一年十月日記）

爾問左傳解詩、書、易，與今解不合。古人解經，有內傳，有外傳。

內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衍，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爲多，大象則餘義爲多。孟子說詩，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證餘義處爲多。韓詩外傳，盡餘義也。左傳說經，

二經之  
解說與訓

亦以餘義立言者多。（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鏡丈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背可也，不必說此句，卽解此句也。」（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易經有聖人之道四，而朱子專重以下筮尙其占一句，似未的當。因言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以意逆志，不必定符本意。（同治元年四月日記）

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王氏說理之書，每失之艱深，而不能軒豁，與正蒙注相同。（同治五年七月日記）

閱桐城張承華蓉溪所爲學庸臆解二十四葉畢。其言大學，文須用古本，而不煩補傳；義須宗朱子，而不取陽明；與余平日之說相合。餘亦多獨得之見。（同治五年十月日記）

邵位函言：「詩序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爲

二，所以記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猶史漢法言之有法言爾。其言奇而頗確。（咸豐十年八月日記）

所論懷祖先生父子解經，什九着意於假借字；本朝諸儒，其祕要多在此，不獨王氏爲然。（咸豐九年三月十三日致澄沅季三弟）

朱彬經傳考證，其訓詁攷證，亦與王伯申先生相仿；其言書經大字多語助辭，則前人所未發也。（咸豐九年五月日記）

今日看書經，見蔡傳訓詁，良多不講；如以敷衍爲敷衍之言之類，宜致漢學家之指摘。（咸豐二年六月日記）

（三）釋之  
注疏

爾信內言讀詩經注流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釋謂爲勤，尙不數見；釋言爲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語，而不復顯文氣之不安。如伐木爲文王與友人入山，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

疑益斯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淫奔者亦未必是。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朱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爲辨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爲本朝之冠，皆自筭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諭紀澤）

爾問看注疏之法，書詩文義奧衍，注疏勉強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國朝如王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江長庭（聲）皆注尙書；顧亭林（炎武）惠定宇（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在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述聞，爾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

爲最善，詩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駁。爾既看動數經，卽須立志全看一過，以期作事有恆，不可半途而廢。（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諭紀澤）

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殊難領會；爾可暫緩，卽公穀亦可緩看。（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諭紀澤）

經義述聞，博洽精深，非初學所能看，目下不必看也。看注疏時，有不能解者，偶一緝查，則可耳。（咸豐九年二十三日致澄沅季）

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今爾此信言，業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卽一直看下去，不可或作或輟，亦是好事。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三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諭紀澤）

俞樾陰甫所著羣經平議之十四卷，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駁

(四)經之  
校勘及考證

正鄭注，思通鬼神，有超過戴氏考工記圖者。(同治五年四月日記)

詩經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經文本本不合者，阮氏校勘記最詳。(阮刻十三經注疏，每卷之末，皆附校勘記；皇清經解中亦刻有校勘記，閱取可也。)凡引經不合者，段氏撰異最詳。(段茂堂有詩經撰異書經撰異等著，俱刻於皇清經解中。)爾繙而校對之，所疑者明矣。(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諭紀澤)

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朝儒者，如閻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古文尙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蓋秦燔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習，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尙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亦不傳於世；至東晉梅頤始獻古文尙書并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

卽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爲僞，至閻百詩遂  
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僞孔  
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王西莊孫淵如江長庭三家皆詳言之。（皇清  
經解中有江書不足觀。）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咸豐九年六  
月十四日諭紀澤）

（五）經學  
家

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  
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閻（百詩）、戴（東原）、江（慎修）、  
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  
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  
徑。（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諭紀澤）

余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  
至尙書，謚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余自憾學問

無成，有愧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申氏，則夢寐之際，未嘗須臾忘也。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家中無之；伯申氏所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皇清經解內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諭紀澤）

閱經義述聞，如「弗過遇之弗過防之」等語，深有所會。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獨服膺王懷祖先生父子精核，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體味曲盡也。（咸豐十一年二月日記）

望溪經學，勇於自信，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最後皇清經解中，並未收其一冊一句；姬傳先生雖推崇方氏，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餘年亦別有宗尙矣。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

文恭公。(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沅浦)

法 (六) 治經

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苦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日記)(按此唐鏡海先生言)

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奮讀書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鶩，一無所得。(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稟父)

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閎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諭紀澤)

小學

小學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爲宗，古書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爲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

郝蘭皋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爲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乃爲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東原）段（茂堂）王（懷祖）孔（巽軒）江（晉三）諸作，亦可參觀。爾欲於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諭紀澤）

爾於小學，纔有所得，深用爲慰。欲讀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余於道光末年，始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說，從事戎行，未能卒業，冀爾竟其緒耳。（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諭紀澤）

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分釋詁，釋言，釋訓，釋語，釋天，釋地，名號之異等目，皆因聲得義者；足見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余前有意爲是書而未果，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故未編潛研堂叢書中。（道光二十五年正月日記）

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略一緝閱。其法用廣韻之次第，佩文韻府之字數，抄錄許氏注及大徐翻印；其有中明原注之說，則以夾行注之；其餘注外，別有陳說，則於翻切之下，夾圈以別異之；其佩文韻所有，說文所無者，則有楷文，而無篆文，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其佩文韻所無，說文所有者，則別爲補編，仍依翻切以分東、冬、鍾、江各韻。（同治六年十一月日記）

爾前問說文中逸字，今將貴州鄭子尹所著二卷，寄爾一閱。渠所補一百六十五字，皆許書所有之字；而後世脫失者也。其子知同又附考三百字，則許書本無之字，而他書引說文有之，知同辨爲不當有者也。爾將鄭氏父子書，細閱一遍，則知叔重原有之字，被傳寫逸脫者，實已不少。（咸豐十一年二十四日諭紀澤）

爾問種、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種爲執也，（猶吾鄉言栽

也，點也，插也。種爲後熟之禾，詩之禾稷重穆，（七月閏宮）說文作種桂。種，正字也；重，段借字也；穆與桂，異同字也。隸書以桂種二字互異，今入於耕種概用種字矣。（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諭紀澤）

諸子

諸子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咸豐十年

日記）

讀修務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若有所會。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與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百家未嘗不相合也。（咸豐十年十二月日記）

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人也。（日記）

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所校管子各條，似不如校他書之精實。（咸豐十一年七月日記）

閱理學宗傳中朱子陸子，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蓋偏於陸王之途，去洛閩甚遠也。（同治十年五月日記）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以余觀之，亦艱深而不能顯豁，其參兩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尤多障礙。（同治五年六月日記）

史與經濟

四弟年已漸長，須每日看史書十葉，無論能得科名與否，總可以稍長見識。（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爾擬於明史看畢，重看通鑑，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鑑論。爾或間作史論，或作詠史詩，惟有所作，則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則難記也。

（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諭澤鴻）

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日記）（按答者爲唐鏡海先生）

天文

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尙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諭紀澤）

爾看天文，認得恆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內，恆星圖最爲明哲，曾繙閱否？國朝大儒，於天文歷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下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是也。秦昧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五禮通考內有之，皇清經解內亦有之。（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諭紀澤）

### 第三章 古文

陽剛之美  
陰柔之美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是意推之。

（咸豐十年三月日記）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澹、遠、茹、雅。近於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之爲主，因將澹字改一和字。

（咸豐十年日記）

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慎湧直怪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憂茹遠潔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同治二年九月日記）

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蓄之數年，而余不能發爲文章，略爲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以將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晨刻作畢，附錄於左：

雄——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

直——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

麗——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茹——衆義幅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

遠——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羣。

潔——冗意陳言，類字盡芟；慎爾褒貶，神人共監。

適——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同治四年正月日記）

古文四象  
——氣勢  
識度情韻  
趣味

古文之道，亦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至，二者並進，乃為成體之文。  
（咸豐十一年七月日記）

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所閱古文，何篇於何者為近，可放論而詳問焉。（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諭澤鴻）

氣勢識度情韻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說，可以分配。（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諭紀澤）

古文四象目錄，鈔付查收。所謂四象者，識度，即太陰之屬；氣勢，即

太陽之屬；情韻，少陰之屬；趣味，少陽之屬。其中所選之文，頗失之過於高古；弟若依此四門，而另選稍低者，平日所嗜者，鈔讀之，必有進益。但趣味一門，除我所鈔者外，難再多選耳。（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致澄沅弟）

又問有一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爲合作？此則斷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况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衆長者，皆其一無所長者也！（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諭澤鴻）

爾問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竊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

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諭紀澤）

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功夫。（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日記）

溫韓文數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

不在義理字句間也。（同治二年十一月日記）

夜溫長楊賦，於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咸豐九年九月日記）

行氣爲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爲行氣不易之法。

爾宜先於韓公倔強處，揣摩一番。（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諭紀澤）

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文無限妙用！亦難領取。

（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奇辭大句；須得瑰偉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

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全上）

爾問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殊不然。昌黎如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卽盧夫人之銘，女孀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倔強；爾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諭紀澤）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同治元年九月日記）

至於純熟之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崢嶸。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時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曹寅谷：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精銳中所選，兩排三疊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

多，單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緊愈呆。嗣後爾每月作五課揣摩之文，作一課氣勢之文；講揣摩者，送師閱改，講氣勢者，寄余閱改。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三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兩兒均宜勉之！（同治四年七月初三諭澤鴻）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募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偏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意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四弟東臯課文，甚潔淨；詩亦穩妥；則何以哉一篇，亦清順有法。第詞句多不圓足，筆亦平沓不超脫；平沓最爲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改此病。六弟筆氣爽利，近來漸就範圍；然詞意平庸，無才氣崢嶸之處，非吾意中之溫甫也！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時作文，當求議論縱橫，才氣奔放，作爲如火如荼之文，將來庶有成就；不然，一挑半剔，意淺調卑，即使獲售，亦當自慚其文之淺薄不堪；若其不售，則又兩失之矣。（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致四位弟）

季弟文氣清爽異常，喜出望外；意亦層出不窮。以後務求才情橫溢，氣勢充暢，切不可排剔敷衍，安於庸鄙，勉之勉之，初基不可不大也！

（全上）

閱韓文送高闈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姚氏以爲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篇之說也；不挫於

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子之於文技也，近乎道矣！（咸豐十年十月日記）

韓文柳州羅池廟碑，覺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而不能自已，庶漸漸可入佳境。（咸豐九年九月日記）

爾前信讀馬汧督誅，謂其沉鬱似史記，極是極是。余往年亦篤好斯篇，爾若於斯篇及蕪城賦，哀江南賦，九辨，祭張署文等篇，吟翫不已，則聲情自茂，文思汨汨矣。（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論紀澤）

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談詭，則余願償矣。（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論紀澤）

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約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線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咸豐九年八月日記）

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巖萬壑重巒複嶂之補，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咸豐十年十月日記）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間架可立，其收

效較速，其取徑較便。（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諭紀澤）

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配偶者；如曹成生王宏兩篇爲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爲偶，張署張徹兩篇爲偶，推此而全集中，可以爲偶者甚多。古人之文，可爲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稱量而配合之耳！（同治二年十月日記）

吾於訓詁詞章二端，頗嘗盡心。爾看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段借，漸漸開悟，而後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若能通詞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諭紀澤）

修辭  
通訓詁，  
協聲調，  
潤，簡，  
深，富，  
麗

爾說文將看畢，擬先看各經注疏，再從事於詞章之學。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並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爾於小學，既組有所

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說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鈔則不能記，不摹仿則不慣用。自宋以後，能文章者不通小學；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此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爲疾憾。爾之天分，長於看書，短於作文，此道太短，則於古書之用意行氣，必不能看得諦當；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專肆力於文選，手鈔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筆稍有長進，則以後詁經讀史，事事易於著手矣。（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諭紀澤）

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學，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爾於小學古文兩者，皆未曾入門，則漢書中不能識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學，須略看段氏說文、經籍纂詁二書；王懷祖先生有讀書雜誌，中於漢書之訓詁，極爲精

博，爲魏晉以來釋漢書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班孟堅最好文章，故於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司馬遷揚雄劉向匡衡谷永諸傳，皆全錄其著作；卽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趙充國屯田之奏，韋元成議禮之疏，以及貢禹之章陳湯之奏獄，皆以好文之故，悉載鉅篇。如賈生之文，旣著於本傳，復載於陳涉傳、食貨志等篇；子雲之文，旣著於本傳，復載於何奴傳王貢傳等篇；極之充國贊酒箴，亦皆錄於各傳；蓋孟堅於典雅瓌璋之文，無一字不甄采。爾將十二帝紀閱畢後，且先讀列傳，凡文之爲昭明及姚氏所選者，則細心讀之；卽不爲二家所選，則另行標識之。若小學古文二端，略得途徑，其於讀漢書之道，思過半矣！（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諭紀澤）

爾所論看文選之法，不爲無見。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

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諳；宋以後，說經尤不明故訓；及至我朝鉅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卽以爾稟中所論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嶠若君平。」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嶠字，該括君平之道；此雖不盡關乎訓詁，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萋宏之血，烏生杜宇之魂；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爾看文選，能從此二者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諭紀澤）

爾於小學訓詁，頗識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窺見漢魏六朝之門徑，欣慰

無已！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晉人左思郭璞，小學最深，文章亦逼西漢，潘陸不及也！）久事戎行，斯願莫遂；若爾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則至樂莫大乎是。爾既得此津筏，以後更當專心壹志，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沈，而江鮑徐庾，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尙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籍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諭紀澤）

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庾而進於任沈，由任沈而進於潘陸，由潘陸而進於左思，由左思而進於班張，由班張而進於卿雲，韓退之之文，比卿雲更高一格；能學韓文，則可窺六經之闡奧矣！（咸豐十年三月日記）

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駟），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鼂（錯），匡（衡），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子雲相如三人，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冥冥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爾於古人之文，若能從鮑江徐庾四人之圓，

步步上溯，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即無不可通之經史矣！爾其勉之。（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弟平日寫信，條理清晰，而失之繁冗，往往於業經說明之事，再加二層，反覺無當。此次一意承接，不漏不蔓，可喜之至！此後弟每動筆，不患其不明，患其太多，意盡則止，辭足則止，不必再添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六日致沅季二弟）

爾作時文，宜先講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即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閱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昌黎之紀事提要纂言鈞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爾去年鄉試之文，太無詞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

論各體文  
法疏  
書牘系書

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即將所分之類，開列目錄，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爲大綱，則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王道類爲大綱，則井田，學校，爲子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卽學問之捷徑也！（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諭紀澤）

爾問時藝可否暫置，抑或它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俱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懺別等賦示爾矣；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錄，律賦則有本朝之吳穀人願耕石陳秋舫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意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諭紀澤）

漢魏人作賦，一貴訓詁精確，一貴聲調鏗鏘。（咸豐十年四月日記）  
爾所作雪賦，詞意頗古雅，惟氣勢不暢，對仗不工。兩漢不尙對仗，  
潘陸則對矣，江鮑庾徐則工對矣。爾宜從對仗上用工夫。（咸豐十一年正  
月十四日諭紀澤）

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爲最古，（左傳襄公）其末  
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  
但告其僕耳。揚子雲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箠。」荊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余之敢告馬走，卽此類也；走，猶僕也。（見司馬遷任安書注，班固賓戲  
注。）朱子作敬箴曰：「敢告靈台，」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  
凡箴以官箴爲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

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諭紀澤）

類纂所選書牘，有不盡厭於吾心者，未知古人書牘，何者最善？（咸豐元年日記）

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咸豐十年三月日記）

湘鄉修縣志，舉爾撰修；爾學未成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爲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爾篆韻鈔畢，宜從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爲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尤不可也。吾友有山陽魯一同通父所撰邳州志清河縣志，卽爲近日志書之最善也。

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爲式，議定體例，俟余核過，乃可動手。（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諭澤鴻）

文家各論

偶思古文古詩，最可學者，占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同治五年正月日記）

孟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彷彿。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咸豐十一年九月日記）

二日內，始悟昌黎諸文，皆學書經。（咸豐元年九月日記）

二日內，覺於古文大有有所得；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孔孟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咸豐二年正月日記）

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於陶淵明沖淡之趣；文境最高不可及。（咸豐十年八月日記）

唐文李孫二家，係指李翱孫樵。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至茅鹿門而

其名大定。至儲欣同人而添孫李兩家，御選唐宋文醇亦從儲而增爲十家。以全唐皆尙駢麗之文，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爲可貴耳。（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諭澤鴻）

姚公諡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談詭處，不逮遠甚。（咸豐十一年三月日記）

讀震川文數首，所謂風塵中讀之，一似嚼冰雪者，信爲清潔；而波瀾意度，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咸豐九年六月日記）

閱震川古文，遂並繙其四書文閱之，其渾灑流轉之氣，乃更勝於古文也。（同治十年五月日記）

閱湯文正集，惟傳狀碑銘之類，不愜吾意；餘如語錄，告諭，書牘之屬，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極淵博，講學又甚公允，不可及也！（同治八年三月日記）

類文錄

閱梅伯言文集，歎其鑽研之久，工力之深；（同治元年九月日記）

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之記曰：爲政十四門，爲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咸豐二年正月日記）

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編成後，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鈔一冊，選文五十首鈔之，朝夕諷誦，庶爲守約之道。（咸豐十年閏三月日記）

古文選本，惟姚姬傳先生所選本最好。吾近來圈過一遍。（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致四位弟）

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遍。一則含英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諭紀澤）  
輿中讀上林賦千餘言，略能成誦。少時所深以爲難者，老年乃頗能

之；非聰明進於昔時，乃由稍知其節奏，氣勢與用意之所在，故略記之。

（同治六年正月日記）

爾閱看書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爲斷。如兩都賦，西征賦，蕪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後之文，如與楊遵彥書（徐）哀江南賦（庾）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獻通考載之）五禮通考載之。（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形勢；（見方輿紀要首數卷，低一格者不必讀，高一格者可讀，其排列棗州某郡無文氣者，亦不必讀。）以上所選文七篇三種，爾與紀鴻兒，皆當手鈔熟讀，互相背誦。（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諭紀澤）

鴻兒信中，擬專讀唐人詩文。唐詩固宜專讀，唐文除韓柳字孫外，幾無二不四六者，亦可不必多讀。……讀必手鈔，熟必背誦，爾信中言須能背

誦，乃讀他篇，苟能踐言，實良法也。……鴻瑞二人，可將文獻通考序二十五篇讀熟，限五十日讀畢，終身受用不盡。（同治五年五月十二日諭澤鴻）

鳴原堂論文鈔東坡萬言書，弟閱之如尙有不能解者，宜寫信來問。弟每次問幾條，余每次批幾條，兄弟論文於三千里外，亦不減對床風雨之樂。弟以不能文爲此生缺憾，宜趁此家居時，苦學二三年，不可拋荒片刻也。（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澄沅）

作文法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錯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心視

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則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日記）

作文以思路宏開，爲必發之品；意識層出不窮，宏開之謂也。（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諭澤鴻）

申甫在此鬯談。言渠文筆所以不甚鬯者，爲在己之禁令太多，難於下筆耳。余勸其破除禁令，一以條暢爲主；凡辦事者先貴敷陳朗暢也。（咸豐九年十一月日記）

「凡作文末數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潤，」此先大人竹亭公教余與諸叔父者，爾謹記之，無忘祖訓。（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諭紀澤）

蘇子由謂東坡晚年，以文章爲鼓吹，真知文章之樂境；余亦微知之，惜無寬閒歲月，竟其所學耳！（咸豐十一年正月日記）

思白香山陸放翁襟懷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懷雖淡泊，而筆下難

於寫出，思一爲之，以寫淡定之懷，古所謂一卷冰雪文者也。（咸豐九年六月日記）

古人文筆，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實從熟後生出，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者，此也。（咸豐十年九月日記）

每一作文，未下筆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筆，則無一是處；由於平日用功浮泛，全無實際故耳。（同治十年五月日記）

作唐公墓誌，覆視無一是處；乃知昔年自詭爲知文，而曾不一動筆爲之，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閱歷何由大明哉！

（同治八年十月日記）

弟之文筆，亦不宜過自菲薄，近於自棄。余自壬子出京，至今二十一年，自問於公牘，書函，軍事，應酬，吏事，書法，無事不長進；弟今年四十，較我壬子之時，尙少三歲，而謂此後便無長進，欺人乎？自欺乎？

弟文有不簡之處，無不暢之處，不過用功一年二載，便可大進。昔溫弟諫余曰：「兄精神並非不足，乃吝惜不肯用耳！」余今亦以此意諫弟也！  
(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弟以不能文爲深恥，無以怔忡體弱，過於自恕自逸，如元年八九月，雨花台之役，弟晝夜不眠，至五十餘日之久；三年四五月，弟憂勞更甚，爲日更久；豈當時體氣忽健，異於生平哉？因衆人藐視沅浦，非能克金陵之人，發憤欲一雪其恥，而伸其志，故忘其爲積弱之軀也！目下用力於奏議文章，亦當稍存昔年拚命之意。(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致澄沅弟)

#### 第四章 詩

氣勢識度

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

鮑明遠高逵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煨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籟，湊拍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咸豐八年二十日諭紀澤）

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敵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求之；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日記）

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惟其知言，

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識當世要務。惟其養氣，故無纖薄之響。（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恆蹊。（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諭紀澤）

閱文選雜擬，古人措詞之深秀，實非唐以後人所可及；特氣有塞竇駿邁者，亦有不盡然者，或不免爲詞所累耳！若以顏謝鮑謝之辭，而運之以子雲退之之氣，豈不更可貴哉！（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日記）

夜誦杜韓七古頗多，似有會於古人沉鬱頓挫之義。（同治五年四月日記）

### 神韻趣味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趣味，爲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爲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傳辭爻辭，其取象亦偶融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爲之，

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爲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依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李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卽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余鈔詩擬增此一種，與古文微有異同。（同治七年四月日記）

爾讀李義山詩，於情韻既有所得，則將於六朝文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態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

是當大家之目。渠既迴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爾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說，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衆口附和也。（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諭紀澤）

爾七律十五首，圓適深穩，步趨義山；而勁氣倔強，頗似山谷；爾於情韻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凡詩文趣味，約有一種：一曰談詭之趣，一曰閑適之趣。談詭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談詭；此外實不多見。閑適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傅均極閑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爾胸懷頗雅淡，試將此三人之詩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諭紀澤）

論各體詩

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韋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韓公而自有悟境。（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諭紀澤）

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興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始知碩人，但頌莊姜之美盛，而無子兆亂，已在言外；太叔于田，但誇叔段之雄武，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曹阮陳張李杜，往往有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跌蕩淋漓，曲折如意，不復知爲有韻之文；曹鮑杜韓，往往有之。

（同治三年二月日記）

海秋言七律須講究藻采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證果，反味初開，切中予言。（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論各家詩

紀澤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歸田園居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託之遙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入室。（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諭澤鴻）

閱陶詩全部，取其太閑適者記出，將鈔一冊，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閑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諷誦，洗滌名利爭勝之心。（同治十年十二月日記）

夜讀陶公飲酒詩，爲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漢所注。於陶公瘦詞微旨，盡得解釋，欣悅無已！（同治五年三月日記）

溫杜詩五古，觀其筆陣伸縮吐茹之際，絕似史記。憶古人有謂杜少陵似太史公者，不記是東坡之言乎？抑他人之言乎？（同治八年四月日記）

閱杜詩五古，古人妙處，只是造句之法，變幻無窮，故終無一複句，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嘗以作古文，宜用杜詩造句之法，近來久未溫習及之矣。（同治八年十月日記）

溫杜詩五古，愛其句法瘦勁，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爲之耳！（同治九年正月日記）

韓公五言詩，本難領會；爾且先於怪奇可駭處，談諧可笑處，細心領會。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可笑處，如詠登科，則曰：「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惟怯頻窺覘。」爾從此等處用心，可以長才力，可以添風趣。（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諭紀澤）

與李眉生談詩，極佩杜牧之俊偉。（同治元年日記）

閱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及張文端公之言解之也。（同治八年五月日記）

日內於蘇詩，似有新得，領其冲淡之趣，灑落之機。（咸豐十一年六月日記）

余所選十八家詩，凡十厚冊，在家中。……爾要讀古詩，漢魏六朝，取余所選曹阮陶謝鮑謝六家，專心讀之，必與爾性質相近。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爾之質性，雖與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將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實六經外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諭紀澤）

讀詩

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雖存他樂不請之懷，未免足己自封之陋。乃近

日意思，尤爲簡約；五古宜專讀陶潛謝朓兩家，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專讀杜甫，七律專讀黃庭堅，七絕專讀陸游，以一二家爲主，而他家則參觀互證，庶幾用志不紛。然老境侵等，亦只能長吟以自娛，不能抗手以入古矣！（同治元年三月日記）

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讀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繙西閱；須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六弟）

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

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沒性靈，至要至要！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致四位弟）

作詩

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余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分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與爾曹相和答，仿蘇氏父子之例。爾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駿，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同治元年正月十四

日諭紀澤

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後；從此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志有恆，乃有成就耳。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四位弟）

日內沾滯於詩，明知詩文以積久勃發爲佳，無取乎強索，乃思之不得，百事俱廢，是所謂溺心者也，戒之！（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日記）

第五章 書法

泛論

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

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氣瀟瀟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卽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余老年始略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仍歸於一無所成。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更，而輔之以李北海；豐神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川告身，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庶乎其爲成體之書。（咸豐十一年四月日記）

兒姪輩寫字亦要緊，須令其多臨帖。臨行草字，亦自有益，不必禁之。（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致四位弟）

爾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爾字姿

於草書尤相宜，以後專習真草二種，篆隸置之可也；四體並習，恐將來不能一工。（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諭紀澤）

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六弟與我信，字太草率；此關乎一生福分，故不能不告汝也。（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致四位弟）

陽德之美  
與陰德之美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爲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隸，曰勒，曰努；爲陰德之美者四端：曰飢，曰偃，曰懸，曰遠；兼此八者，庶几其爲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勗。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爲法：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同治元年十一月日記）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又當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爲成體之書。

（咸豐十一年十月日記）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留得其自然之處。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咸豐十一年六月日記）

作書之道，寓沉雄於靜穆之中，乃有別味。雄字須用長劍快戟，龍拏虎踞之象，鋒銛森森，不可逼視者爲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爲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作古文古詩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日記）

作字之道，二者並進；有着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如淵明之詩；着力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

也，不着力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也；二者闕一不可。猶文家所謂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同治三年五月日記）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閱王箬林膽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咸豐十一年二月日記）

神韻氣勢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眉目之可畫者也，其精神意態，不可畫者也。意態超人者，古人謂之韻勝。余近年於書，略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着些體驗工夫。因爲四語曰：鴛屬鷹視，撥鐙嚼絨，欲落不落，欲行不行。（同治二年九月日記）

摹書譜一過，乃知藝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處；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必無通微合妙之詣。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豈有是處！（咸豐十一年六月日記）

近來作書，略有長進，但少蕭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風韻耳！（同

治三年五月日記）

因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書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乃能漸入證果；若一向由靈妙處着意，終不免描頭畫頭伎倆。（同治元年四月日記）

大抵作字，及作詩古文，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於中，而達之筆墨者，却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爲深至。若將絲毫求知見好之心，洗滌淨盡，乃有合處。故曰，七均斯無聲，五和常主淡也。（咸豐十一年九月日記）

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澄侯叔淳季洪）

讀孫子「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長。（同治元年七月日記）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咸豐十一年二月日記）

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足以發據胸中邁往之氣，爲之神怡。（咸豐十一年日記）

沉弟之字，骨秀得之於天，手穩本之於習，所欠者勢與味耳！此二信寫瘦硬一路，將來必得險峭之勢。（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六日致沉浦弟）

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當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琊碑元祕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工。（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諭紀澤紀鴻）

季公墓銘，匠人刻出太俗，無深厚之意；余字尙不如是。爾可教張氏二匠，用刀須略明行氣之法；刀下無氣，則順修逆描，全無勁健之氣矣！

體勢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論紀澤)

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字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咸豐十一年七月日記)

夜寫零字頗多，略有所會，於昔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曰：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內跌宕，外拙直，鵝轉頸，屋漏痕。(同治五年三月日記)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陣者；厚蓄於陣之初，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態矣。(同治六年十月日記)

作字之道，全以筆陣有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同治元年二月日記)

悟北海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之法。大約直勢本於秦篆，橫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暨東晉諸帖，橫勢盛於三魏諸碑；

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橫勢，李公則兼用二勢。（同治五年四月日記）

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定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取橫勢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書學張歐黃鄭，取直勢以盡睨視之態，利在稍瘦。二者兼營並進，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同治五年八月日記）

觀何廉舫書扇頭小字，個儻權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爲可媿。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咸豐九年四月日記）

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却間架工夫，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鑪，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

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諭紀澤）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家。（咸豐九年六月日記）

弟思習大字，總以間架緊爲主；寫成之後貼於壁上觀之，則妍媸自見矣。（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致澄弟）

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作大字亦當知此意味。（咸豐十一年十月日記）

余坐三十以前，作字未能盡心，間架不穩，手腕不穩；四十以後，雖略有長進，而手腕時靈時鈍；鈍時則如古人所謂薑芽凍凝蠅者，可自笑也！（咸豐十二年正月日記）

（川筆起筆與收筆，筆法諸訣，筆換筆，筆病筆）

出筆宜顛腹互用，收勢宜正斜並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狀；用筆之腹，則為斜勢，有翫屬踟躕之象。（同治三年十二月日記）

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着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着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為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諭紀澤）

閱劉石庵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收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蹴與直來橫收，形迹判然，難合。

而爲一耳。（咸豐十一年六月日記）

作字之道，用筆貴勒貴努，而不可過露勒努之迹；精心運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於用勒用努者。（咸豐十年十月日記）

作書之法，劉石庵善用偃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努筆近人無善用者，古人惟米元璋最擅勝場，吾當於此自極其思耳。（咸豐十一年正月日記）

作書，思偃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並用，橫法宜勒偃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然之勢。（日記）

澤兒問橫筆磔法，如右手擲石以投人，若向左邊平擲，則不得勢，若向右邊往上擲，則與捺末之磔相似，橫末之磔，亦猶是也。化度寺碑，磔法最明，家中無之；張猛龍碑同州聖教，磔法亦明，可細閱。（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澄沅兩弟）

又有晉唐小楷共十一種，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乃悟古人用筆之道，如強弩引滿，蓄而不發。歸途作詩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旋向弩端涵。」（同治六年五月日記）

習字一紙，似有所會，因就前所作詩二句，復增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雜向弩端涵。刷如丹漆輕輕抹；換如龍蛇節節銜。」自此專從側橫刷換致力，不復以他妙雜縈吾慮矣。（同治六年十月日記）

寫字之道，如修脚匠之修脚。古人所謂撥鐙法較空靈，余所謂修脚較平穩。（咸豐十年十二月日記）

作字之法，絲絲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咸豐十年三月日記）  
用狼筆寫新宣紙，悟古人頓挫之法，撲筆之法，只是筆不入紙，使勁撲下耳。（咸豐十一年十月日記）

久未作小楷，下筆輒重而不入；是日筆輕，稍能入紙，乃悟輪扁甘苦

疾徐之說。（日記）

日內作字，手甚吃力，擬用跌欬法卷四字訣爲之，用力輕勻，或轉可歷久不變。（同治五年十月日記）

九弟來書，楷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也。……然吾所教爾者，尙有二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鉄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換則東方向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爾問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如冂、凵、凵之類，必須換筆，不待

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波（末向上挑，所謂磔也；中折而下行，所謂波也；右向上行，所謂勒也；初入手，所謂直來橫收也。）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磔（直橫入，所謂橫來直受也；上向左行，至中腹換而右行，所謂努也。）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波（直入）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撇向外耳；磔（橫入）掠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可以類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右矣；如本斜向右，一換筆則斜向左矣；舉一反三，爾自悟取可也。（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諭紀澤）

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即因其病勢而用之；或筆之病，次日又有小變，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咸豐十一年五月日記）

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脚；男近日已力除此弊，自去年六月起，

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懸肘，是以力足而不精緻，伏求大人教訓。（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稟父母）

紀澤之字，較之七年二三月間，遠不能逮。大約握筆宜高。能搖至管頂者爲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尙可習，若握至毫根，則雖寫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吾驗之於己身，驗之於朋友，皆歷歷可徵。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卽低亦須隔毫根寸餘；又須用油紙摹帖，較之臨帖勝十倍。（咸豐九年二月致澄沅季三弟）

書家與碑帖

大約書法，不外羲獻父子。余以師羲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不可遽几，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几，則先師黃山谷。二路並進，必有合處。杜陵言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東坡駁之非也。（咸豐十一年四月日記）

作書之法，古人師歐李劉黃，今人師鄧鄭劉王。（同治元年九月日記）

偶思作書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庵；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同治六年十一月日記）

因寫零字，偶有所得；知歐虞用筆，與褚相通之故。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實不挑之祖也。（同治六年十月日記）

歐虞顏柳四大家，是詩家之李杜韓蘇。天地之日星江河也。爾有志學書，須窺尋四人門徑。（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諭紀澤）

念二日，授爾稟并書譜敍，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諸公，皆極贊美；云爾鈎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針，動合自然等語，余聽之亦欣慰也！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徐季海之沉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

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湖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湖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爾欲學書，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誰爲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不迷於所往。（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諭紀澤兒）

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顏柳，學其秀而能雄；學趙董，恐秀而失之弱耳（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諭紀鴻）

閱皇甫碑，識得歐字意思。知顏柳之硬，褚歐之瘦，學書者不可不領悟也。（道光十九年五月日記）

嘗見舊拓顏家廟碑，圭角峭厲，轉折分明，絕類歐書，不似近日通行本之癡肥也。（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六日致沅弟）

顏字不宜寫白摺，男宜改臨褚柳。（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稟父母）

近來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稟父母）

余往歲好黃魯直書，深得晉人真意，而逸趣橫生，當更致力。（日記）  
孫過庭書譜，稍得王大令之法。（咸豐十一年十月日記）

習字法  
臨，用與  
與敏捷，  
思與學

爾寫字筆力太弱，以後即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書之祕塔琅琊碑西平碑各種；爾可取琅琊碑。日臨百字，摹百字。臨以求其神氣，摹以倣其間架。每次家信內，各附數紙送閱。（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諭紀澤）

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擱殊多。……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鈔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諭紀澤）

爾學柳帖琅瑯碑，效其骨力而失其結構，有其開張而無其掄搏。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尙不過旬日，焉能衆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媿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遽躋神妙耶？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諭紀鴻）

澤兒字天分甚高，但少剛勁之氣，須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棄

了。（咸豐十年十一月初四日諭澤鴻）

余往年在京，深以學書爲意，苦思力索，凡於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尙習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臂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咸豐十一年二月日記）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則巧妙出焉！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恆言曰：「妙來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者也！不特寫字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卽人之所以爲聖

人，亦係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卽顏淵未達一間，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人亦在乎熟字而已矣！（咸豐九年四月日記）

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陳季牧最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岱雲信，實能知寫字之法，可愛可畏；爾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六弟）

日內作書，常有長進，蓋以每日不間斷之故。（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日記）



## 第二編 修養

### 第一章 立身

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缺一不可。

修養總綱  
一、學藝  
功，十三  
字，八本  
三致祥，  
八字三不  
信，八德  
，五箴，  
禮樂有敬  
，日課四  
條，四知  
三惡

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關門徑，不依仿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澤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而猶爲得其正。（咸豐九年九月日記）

近日之失，由於心弦太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尙爲不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寡也。三

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卽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皂白，三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卽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獎人才，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沒憇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尋榆者乎？（咸豐九年十一月日記）

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竭力爲之者，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根本而圖枝葉；古文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

慎擇而已矣。（咸豐十年四月日記）

余近年在外，勤謹和平，差免魯尤；惟軍事總無起色，自去冬至今，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所欲常常告誡諸弟與子姪者，惟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及余之八本，三致祥而已。八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也。三不信曰：醫藥也，地仙也，僧巫也。八本曰：讀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言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做官以不愛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致祥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茲因軍事日危，旦夕不測，又與諸弟重言以申明之。家中無論老少男婦，總以習勤爲第一義，謙謹爲第二義；勞則不佚，謙則不傲，萬善皆從此生矣。（咸豐十一年三月初四日致澄侯，沅浦，季洪）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

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悚愧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同治三年四月日記）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行之。有不能盡；不在少亦不在深。（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日記）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謙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間或客氣用事耳。（同治二年八月日記）

五箴（並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痲疾所以

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與！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吾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尙活，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格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身伐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夫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鷄一鳴；萬籟俱寂，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

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毫！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洎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當，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爲切要。（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心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

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繇繇，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睥面盡背。（咸豐二年正月日記）

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慎獨者，遏欲不忍隱微，循理不問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齊莊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工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同治九年八月日記）

前曾以四語自做，曰：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曰日新以希天，曰宏獎以育才，

曰貞勝以蒙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垂老能實踐一二否？（同治十年十二月日記）

日課四條

一曰慎獨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忤，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 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

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

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躋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案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

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且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天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己飢己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侄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

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勗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名，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卽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

也；知此則識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

（咸豐九年五月日記）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庶几可爲完人矣。（咸豐

九年三月日記）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淨，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所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咸豐九年十一月日記）

余前思辦冷金箋對，贈澄弟云：「儉以養廉，譽洽鄉黨；直而能忍，慶流子孫。」贈沅弟云：「入孝出忠，光大門第，親師取友，教育後昆。」

（咸豐十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沅兩弟）

余今年已三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恆，無縱逸欲；以喪先人元氣；困知勉行，期以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種樹然，斧斤縱尋之後，牛羊又從而牧之；如熬燈然，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庶几稍稍培養精神，不至自速死。誠能日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積累，自我一人享用而盡；可以無媿詞臣，尚能以文章報國。（道光二十年十月日記）

立志

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侄早勉之也！（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寄紀瑞侄）

六弟自怨數奇，吾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

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媿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塞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

弟中懷抑鬱，余所深知；究竟弟所成就者，業已卓然不朽。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後，罕見以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几人？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違希千古萬難攀躋之人；弟每取立言中之萬難攀躋者，而將立功中之稍次者，一概抹殺，是孟子鈞金與羽，食

重禮輕之說也，烏乎可哉！不若就現有之功，而加之以讀書養氣，小心大度，以求德日進，言日醇；譬如築室，弟之立功，已有絕大基址，絕好結構，以後但加裝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無主乎？（同治三年八月初五日致沅浦）

除却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者，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咸豐九年八月日記）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憊，欲其強，得乎？

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的莫先於立志也！（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吾所望於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弟爲瑞，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也！（道光二十

四年五月十二日致四位弟

紀瑞姪得取縣案首，喜慰無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旗幟也！諄囑瑞姪，從此奮勉加功，爲人與爲學並進，切戒驕奢二字，則家中風氣日厚，而諸子姪爭相濯磨矣。（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致澄沅弟）

實踐

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講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可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諳，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既自名

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卽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卽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卽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卽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卽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齋坐尸，以敬身之理，卽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卽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卽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

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

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卽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

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自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致四位弟）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汗處。汗者下也，平者康也；夷伊之聖，以其

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勛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勛業而汗；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並禮樂而汗；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汗；以汗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伊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咸豐九年三月日記）

吳翔岡言：「識見高明者，特患踐履不平實。高明則崇，效夫；平實則卑，法地。」因進之以腳踏實地，事事就平實上用功。（咸豐八年十二月日記）

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疎，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李雲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潤公近頗綜核名實，恐亦未必投洽燕間也！……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書賢謂宜用猛火煮慢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咸豐八年正月十一日

致沅弟

聞季高說，有孝子孝婦二人，因其家火起，昇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婦尤孱弱。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咸豐十年五月日記）

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之章，必纔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聞望日隆，卽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四

位弟)

紀澤兒讀書記性平常，讀書不必求熟。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成敗勤惰，爾當自省而圖自立焉！吾與諸弟，惟思以身垂範而教子姪，不在誨言之諄諄也。（咸豐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致四位弟）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况進德修業之事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日記）

記性日壞，過目之事，頃刻即忘，因立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略記一二，從本日爲始。（同治九年十一月日記）

知己之過失，即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頭，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咸豐元年

改過

七月日記

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差錯，以時時做惕。」余觀此語，欣慰之至！凡人一身，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進二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爲善之實。（咸豐元年七月初八日致四位弟）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可以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卽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卽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爾於厚重二字，須立志變改；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卽丹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諭

澤鴻)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值須徹底盪  
滌，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使  
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日記)

偶作韻語自箴云：「以心術之罪，上與天通，補救無術，日暮途窮；  
省躬痛改，順命勇從，成湯之禱，申生之恭。資質之陋，衆所指視，翹然  
自異，胡不知恥？記纂遺忘，歌泣文史；且憤且樂，死而後已！」(同治八  
年十一月日記)

鄭小珊處小隙已解。男從前於過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來，念念改  
過，雖小必懲。(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稟父母)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做，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  
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

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几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劾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爲殷鑒；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致沅浦弟）

又言：「近日河南倭良峯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

一動作，飲食皆有節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齊整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者」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日記）（按此唐鏡海先生言）

吾自問服官三十餘年，無一毫德澤及人，且愆咎積叢，恐罰及於後裔，老年痛自懲責，思蓋前愆；望兩弟於吾之過失，時寄箴言，并望互相切磋。以勤儉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後輩洗淨驕惰之氣，各敦恭謹之風，庶几不墜家聲耳。（同治十年三月初三日致澄沅）

吾兄弟年富力强，尤宜時時內省，處處反躬自責，勤儉忠厚。以承先而啓後，互相勉勵可也。（咸豐五年九月初三日致四位弟）

按古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

之道，亦宜專學一古文，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咸豐九年八月日記）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咸豐十一年十月日記）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咸豐十一年八月日記）

靜中細思孟子之萬物皆備，張子之事天立命，王文成之拔本塞源，庶忠節之認理提綱。（同治八年十二月日記）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小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咸豐十年四月日記）

師友

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既以丁君爲師，此外擇友，則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志趣遠大者。（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諭紀鴻）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矜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咸豐十年正月）

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致於心生于不自覺。（咸豐十年七月日記）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寶蘭泉者，見道極精當平實；寶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尙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寶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悲憫，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寶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諸弟）

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良峯前輩，吳竹如寶

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畝……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諸弟）

修養書籍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日記）

與紀澤一談，囑其看理學書，俾志氣日趨於剛大，心思日入於沉細。

(同治七年七月日記)

溫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屬，曰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曰廉節大防；言自况自許之屬，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厲之屬，曰切己反求。(同治二年十一月日記)

修身齊家之道，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諸弟與兒侄輩，皆宜常常閱看。(家書致弟)

閱聖祖庭訓格言，嗣後宜將此書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每日細閱數則，以養此心和平篤實之雅。(同治四年五月日記)

聖祖庭訓之仁厚，張文端公家訓之和平；每日含咀吟咏，自有益於身心。(同治九年正月日記)

讀楊園近古錄，真能使鄙夫寬，薄夫敦。(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 第二章 頤養

保身之要

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爾在團山猪橋上，跌而不傷，極幸極幸！……禮云：「道而不徑，舟而不遊。」古之言孝者，專以保身爲重。鄉間路窄橋孤，嗣後吾家子姪，凡遇過橋，無論騎馬，均須下而步行。（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余日內憂煎，有甚於祁門極困之時；季弟得焦聽堂診治，用藥不至大錯，果日愈否？弟憂勞過甚，精神尙能強支否？此時吾兄弟惟有強作達觀，保惜身體，以担國事，以慰家人，別無他策。（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日致沅弟）

如奉旨飭少荃中丞，前來會攻金陵，弟亦不必多心；但求了畢茲役，

獨克固佳，會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總以保全身體，莫生肝病爲要。善於保養，則能忠能孝，而兼能悌矣！（同治三年四月十六日致沅弟）

昨日寄信一件，咨文一件，擬請李少荃來金陵會剿，千思萬想，皆爲恐弟肝病日深起見。不請少荃來會剿，則恐城賊相持太久，餉絀太甚，弟以鬱而病深；請少荃來會剿，則二年之勞苦在弟，一旦之聲名在人，又恐弟以激而病深；故展轉躊躇，百思不決；此次將咨與函，送弟處自決。弟之聲名，卽余之聲名也；弟之性命，卽余之性命也；二者比較，究以保重身體爲大。弟自問身體足以久磨久鍊，則余自放心矣！（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云：

「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養生總則  
（一）怒，節  
望，節，筋  
勞，居敬

寡思慮，  
淡名利，  
親自然，  
調飲食，

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慤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咸豐十一年正月日記）

養生要言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右體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右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右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右智所以養腎也。（道光

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吾欲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生之道亦然。體強者

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嗇而自全。節嗇，非獨食色之性也，卽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八本篇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警教你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既戒惱怒，又知節嗇，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諭紀澤）

看書眼蒙如老人；蓋安肆日偷，積偷之至，腠理都極懈弛，不復足以固肌膚，束筋骸，於是風寒易侵，日見疲軟，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且伎求迭至，忿慾紛來，其究也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總之曰無主而已，而乃釀爲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舍居敬更無別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是而不自強，吾

不信也！（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早起吐血數口，不能靜養，遂以斲喪父母之遺體，一至於此；再不保養，是將限入大不孝矣！將盡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萌蘖之木，豈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况我之血氣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寡思慮而已！（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日記）

爾不應有肝鬱之症，或由元氣不足，諸病易生，身體本弱，用心太過，上次函示以節齋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張文端公（英）所著聰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本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體亦單弱，亦宜常看此書。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張公之聰訓齋語二種爲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蒔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徧游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爲率；未刻以後，即宜歇息游

觀。古人以懲忿窒欲爲養生要訣；懲忿卽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欲卽吾前信所謂知節齋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同治四年九月晦日諭澤鴻）

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爲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海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此四字，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以却病矣。（同治十年八月日記）

養生之道，當於眠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卽平自飯菜，但食之甘美，卽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凝夢甜，卽片刻亦足攝生矣。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日記）

余自三十時，卽不能多說話，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三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體之強弱，千態萬變，未可以

一事之偶強，而違信為壽徵，一事之偶弱，而違信為敗徵也。（同治元年

九月日記）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偽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散步，射，磨，沐，浴，靜，坐，練，早，起，酒，戒，軍，急，數，時，眠，食，守，時）

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侄，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生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欲，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懲忿，即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為本也；眠食有恆及洗脚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舉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并勸沉弟與諸子侄行之。（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致澄侯）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勸兒輩：一

曰飯後千步，一日將睡洗脚，一日胸無惱怒。一日靜坐有常時，一日習射有常時，（射足以習威儀，強筋力，子弟宜多習。）一日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諸侄試行之。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澄沅）

澄弟之病日好，大慰大慰！此後總以戒酒爲第一義；起早亦養生之法，且係保家之道；從來起早之人，無不壽高者。吾近有三事效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於身體，大有裨益；望澄弟於戒酒之外，添此二事。（咸豐十年閏二月初四日致澄沅）

吾生平頗講求惜福二字之義，近來補藥不斷，且菜蔬亦較奢，自愧享用太過；然亦體氣太弱，不得不爾！胡潤帥李希庵常服遼參，則其享受更有過於余者。家中後輩子弟體弱，學射最足保養，起早尤千金妙方，長壽金丹也。（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澄沅）

吾近夜飯不用葷菜，以肉湯炖蔬菜一二種，令極爛如醬，味美無比，必可以資培養，（菜不必貴，適口則足養人。）試炖爾母食之。（星岡公好於日入時，手摘鮮蔬，以供夜餐；吾當時侍食，實覺津津有味，今則加以肉湯，而味尙不逮於昔時。）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崇儉之道也。（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九日諭紀澤）

鼎三體不甚弱，尤爲欣慰。凡後天以脾爲主，脾以穀氣爲本，以有信爲用。望兩弟常告鼎三，每日多吃飯粥。少吃雜物，無論正餐及點心，守定一個時辰，日日不差，若有小小病症，堅守星岡公之教，不輕服藥，至要至要！（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澄沅）

澄弟戒烟，正與阿兄同年；……戒烟似可不必。三兩杯以養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耳。（咸豐二年正月初九日致四位弟）

余少時讀書，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上燈之前，小睡片刻，夜則精神

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後於竹床小睡，燈後治事，果覺清爽。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爲。（同治二年四月日記）

夜洗澡，近製一大盆，盛水極多，洗澡後至爲暢適。東坡詩所謂「淤漕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清。」頗領略得一二。（咸豐九年四月日記）

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煉，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沅甫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論紀澤）

紀澤之病已愈，但尙禁風，後輩體氣，遠不如吾兄弟之強壯；吾所以屢教家人，崇儉習勞；蓋艱苦則筋骨漸強，嬌養則精力愈弱也。（同治三年二月十四日致澄弟）

沅弟言新第不敢再求愜意，自是知足之言。但溼氣一層，不可不詳

察；若溼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亦難入，必須設法祛散溼氣，乃不生病。（咸豐十年二月初八日致澄沅）

怡神

閱范文正集，尺牘年譜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是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往來；如此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硬吃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仍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書，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同治九年二月日記）

放翁每以美睡爲樂，蓋必心無愧怍，而後睡夢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咸豐十年四月日記）

養生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齟睡而後爲佳，但能淡然無慾，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尙足以養生；余多年不獲美睡，當於

此加之意而已。（同治元年正月日記）

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逼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然則人之精神短弱，皆自己有以致之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日記）

日內因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齷齪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常痛懲之，以養餘年。（同治九年二月日記）

寫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軟若不能立者，說話若不能高聲者，衰憊之狀，如七十許人。蓋受質本薄，而疾病憂鬱，多年纏綿，既有以撼其外；讀書學道，志亢而力不副，識遠而力不逮，又有以病其內；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咸豐九年五月日記）

紀澤兒體氣清瘦，系念殊深！或稱其讀書太勤，用心太過，因致以游心虛靜，雖有榮觀，宜處超然之義。（同治二年十月日記）

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後須從心正氣順四字上體驗。（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圍棋太多，讀書太久，目光昏澀，精神因之愈困也。嗣後當戒圍棋，即看書亦宜少減，每日靜坐時許，以資調攝。（同治二年日記）

弟肝氣王，最易傷人，余兄弟皆稟母體，本難強制，然不可不以靜坐制之。（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致沅弟）

寫字時，心稍靜，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法否，以後即以此養心。（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日記）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則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

此卽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日記）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疑空心，不疑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一語，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卽殺生。」有生謂妄初生，殺生謂立予鏟除也。又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注亦相通。（同治九年五月日記）

務觀言：「余養生之道，以目光爲驗。」又言：「忿欲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稍忍須臾，便不傷身。可謂名言至論。（咸豐十一年正月日記）是日忿欲二念皆大動，竟不能止，恐遂成內傷病矣！（道光二十年正月日記）

月日記）

弟在營須保養身體，肝鬱最易傷人，余生平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調之也。（咸豐七年十月初四日致沅浦）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則由於伎心名心，不能盡克之故。在

疾病  
(二)目疾

室中反復自訟，不能治事。（同治十年四月日記）

石芸齋言養目之法，早起洗面後，以水泡目；目屬肝，以水養之，以凝熱之氣，祛散寒翳，久必有效云云。而後漢書方術傳云：「愛畜精神，不極視大」二語，亦養目之法。（咸豐九年四月日記）

近來因眼蒙，常有昏曠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作一聯以自警云：「一心履薄臨深，畏天之鑒，畏神之格；兩眼沐日浴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同治九年三月日記）

甲五眼睛，近日已好十分之七八，右目能視寸大字，左目則能讀小注；每日靜坐二次，以助藥力之不及；鄧先生向來亦多病，得力於靜坐者深也！（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沅浦弟）

楊莘庵寄信言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時，以兩手掌之根擦熱極，加以舌尖之津，閉目擦八十一下，久則有效。日內試爲之；而初睡時擦一次，

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同治十年二月日記）

（二）耳鳴

予身體較九弟在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只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實靜養！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耳鳴近日略好，然微勞卽鳴。每日除應酬外，不能不略自用功；雖欲節勞，實難再節。手諭示以節勞節欲節飲食，謹當時時省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稟父母）

（三）肝鬱

肝氣發時，不特不和平，并不恐懼，確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爲然，卽余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所謂降龍伏虎；龍，卽相火也，虎卽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過，亦不僅余與弟爲然；要在稍稍遏抑，令過熾。降龍以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所謂窒欲，卽降龍也，所謂懲忿，卽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

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倔彊二字，却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彊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彊；若能去忿慾以養體，存倔彊以勵志，則日進無疆矣！（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致沅弟）

蘭泉歸來，……言弟疾頗不輕，深爲憂灼。聞係肝氣之故，余日內甚憊憊，何況弟之勞苦，百倍於我？此心無刻不提起；故火上炎，而血不養肝；此斷非藥所能爲力，必須放心靜養，不可懷忿愾氣，不可提心弔胆，總以能睡覺安穩爲主。（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沅弟）

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輒怒，遇事輒憂」等語。讀之不勝焦慮！……此病非藥餌所能爲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

，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致沅弟）

弟腹泄小愈。腹泄及不食油葷，均不足介意；惟肝脾二家，全仗老弟以心治之，非阿兄所能助謀，亦非良醫所能爲功；弟之天君，卽神醫也！

（同治三年五月初六日致沅弟）

弟以倔強之性，值久勞鬱之後，一見親人，涕泣一場，大鬧一場，皆意中所有之事；然爲涕爲鬧，皆可以發擴積鬱，皆可以暗調肝疾。（同治三年六月初九日致沅弟）

沅弟濕毒與肝鬱二者，總未痊愈。濕毒因太勞之故，肝疾則沅心太高之故；立此大功，成此大名，而猶懷鬱鬱，天下何一乃爲快意之事，何年乃是快意之時哉！（同治三年八月十四日致澄弟）

（四）失眠

弟病以怔忡不寐，爲最要之症；外毒及善忘多感傷，皆不甚要緊；開卷心疼，總由於心肝血虧之故；治之道，非藥力所能遵效，自以不看書

不用心爲良方。(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澄沅弟)

弟病在水不能生木，余亦夙有此疾；非藥物所能爲力，每日無論如何忙迫，總須略有抽閒之時，或靜坐或渴睡或散步，火不動則水得所養矣。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致沅弟)

究竟弟病狀，比在金陵時，痊愈几分？不能構思，則兄於八年春數月，病眼，奄奄欲盡，厥後六月再出，憤發自勵，不過半年，精神大振；弟目下之病，似尙不如余八年之甚。(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致澄沅)

爾胆怯之症，由於陰虧；朱子所謂氣清者魄恆弱，若能善睡酣眠，則此症自去矣。(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諭紀澤)

(五)生育

芝妹又小產，男恐其氣性太躁，有傷天和，亦於生產有礙，以後須平心和氣，伏望大人教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稟父母)

四妹小產以後，生育頗難；然此事最大，斷不可以人力勉強，勸渠家

(六) 手痛  
及皮膚病

只須聽其自然，不可過於矜持。(同日致諸弟)

弟手痛極苦，字蹟亦露艱難之狀，殊深憂系。若專由於風濕，自非藥物不能爲力；若肝家積鬱，血不養筋所致，則心病還須自心醫，非藥力所能達，非他人所能謀也。(同治六年四月十二日致沅弟)

此等皮膚之疾，終可不治自愈；惟夜不成寐，却是要緊之症，須用養心和平之法醫之。(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致澄弟)

瘡癬皆皮膚之疾，決無損於元氣，切不可輕用克伐之劑，謂之無罪攻伐。吾觀弟在途所寄篋軒之對，眉生之屏，皆圓滂秀勁，其福澤必方興未艾。韞齋先生謂京中言及弟者，賢愚皆俯首無異辭；弟若無端而辭，是與無罪而攻伐，同一失也。余近事極順，願兄弟誦棠棣小宛二詩，以自保耳。(同治四年正月十四日致沅弟)

(七) 咳嗽

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果有效驗，可停一二刻不咳；靜坐良久，間

以偃臥，直至燈時，覺咳痰微減矣。（同治六年六月日記）

莫輕服藥

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淨調養，不宜妄施政治。莊子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取在宥二字之訓詁，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政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一端用功，看似粗淺，卻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諭澤鴻）

服藥之事，余閱歷極久，不特標病服表劑，最易錯誤，利害參半，卽本病服參茸等味，亦鮮實效。如胡文忠公李勇毅公，以參茸燕菜，作家常酒飯，亦終無所補救。余現在調養之法，飯必精鑿，蔬菜以肉湯煮之，鷄鴨魚羊豕，炖得極爛，又多辦醬菜鹹菜之屬，以爲天下之至味大補，莫過於此。孟子及禮記所載養老之法，事親之道，皆不出乎此。豈古之聖賢皆愚，必如後世之好服參茸燕菜，魚翅海參，而後爲智耶！星岡公之家法，後世當守者極多，而其不信巫醫地仙，吾兄弟尤當竭力守之。（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致澄弟）

爾體甚弱，咳吐鹹痰，吾尤以爲慮。然總不宜服藥，藥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鄉在外，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見理其

明，故言之極切，爾其敬聽而遵行之！（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季弟病似瘧疾，近已全愈否？吾不以季病之易發爲慮，而以季好輕下藥爲慮。吾在外日久，閱事日多，每勸人以不服藥爲上策。吳彤雲近病極重，水米不進，已十四日矣；十六日四更，已將後事料理，手函託我，余一概應允，而始終勸其不服藥；自初十日起至今，不服藥十一天，昨夜竟大有轉機，瘧疾減去十之四，呃逆各症，減去十之七八，大約保無它變。希庵五月之季，病勢極重，余緘告之云：「治心以廣大二字爲藥；治身以不服藥二字爲藥。」並言作梅醫道不可恃，希乃斷藥月餘，近日病已全愈，咳嗽亦止。是二人者，皆不服藥之明效大驗。季弟信藥太過，自信亦太深！故余所慮，不在於病，而在於服藥；茲諄諄以不服藥爲戒，望季曲從之，沉力勸之。（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致沅季弟）

傷寒而反復者，每以服藥致誤，服補藥則更易誤。欲求季之有轉機，弟須堅持不復服藥。今年吳彤雲之病，余堅持不服藥之說，果得痊愈；雖不可一概而施，然亦可見病情反復之時，惟不服藥，而症乃有定象也。（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致沅弟）

弟臂疼未大愈，膏藥已試貼否？千萬莫多服藥，筋脈之間，豈水藥之力，所能逮到？利未達於筋絡，恐害已中於他臟。吾近年不輕服藥，實有確見，弟可參酌。（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弟足疾復發，極爲虛系，溼毒在下，總非本原之病；然一求速效，雜投藥劑，則難於見功。吾閱歷極久，但囑家中老幼，不輕服藥，尤不輕服剋伐之藥，卽是善於養生之道。（同治五年五月初三日致沅弟）

補劑

我兄弟體氣皆弱，澄弟季弟二人，近年勞苦尤甚，趁此年力未衰，不可不早用補藥扶持；季弟過於勞苦，尤須節之。（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三

日致澄沅季

弟體素弱，比來天熱，尙耐勞否？至念至念！羞餌滋補，較勝於藥；良方甚多，勝於專服水藥也。（咸豐八年五月初五日致沅弟）

福秀之病，全在脾虧；今聞曉岑先生峻補脾胃，似亦不甚相宜。凡五臟極虧者，皆不受峻補也。爾少時亦極脾虧，後用老米炒黃，熬成極醃之稀飯，服之半年，乃有轉機，爾母當尙能記憶。（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諭紀澤）

九弟信，言母親常睡不着；男婦亦患此病，用熟地當歸蒸母鷄食之，大有效驗；九弟可常辦與母親吃。鄉間鷄肉猪肉，最爲養人，若常用黃耆當歸等類蒸之，畧帶藥性，而無藥氣，堂上五位老八食之，甚有益也！望諸弟時時留心辦之。（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稟父母）

高麗參，足以補氣，然身上稍有寒熱，服之便不相宜，以後務須斟酌

用之，若微覺感冒，卽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稟祖父母）

余去歲臘尾，買鹿茸一架，銀百九十兩，嫌其太貴。今年身體較好，未服補藥，亦未喫丸藥，茲將此茸送至金陵，沅弟配製後，與季弟分食之。中秋涼後，或可漸服，但偶有傷風微恙，則不宜服。余閱歷已久，覺有病時斷不可吃藥，無病時可偶服補劑調理，亦不可多。吳彤雲大病二十日。竟以不藥而愈；鄧寅皆終身多病，未嘗服藥一次；季弟病時好服藥，且好易方；沅弟服補劑，失之太多；故余切戒之，望弟牢記之。（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致沅季）

萬籠軒頃送遼參一兩。……吾已蒸食一錢，似尙有力量；餘九錢，茲專人送金陵；季弟病後，服補劑時，可酌服之；但不宜太早，須外症退淨，毫無反復之時，乃可蒸服。（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日致沅弟）

### 第三章 胸襟

續述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辟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怡，陶白蘇陸之趣也。（同治十年二月日記）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即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媿也已！（咸豐九年十二月日記）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几胸懷日闊。（咸豐九年二月日記）

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朓一種和淡之味，和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爾既無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書，時時哦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第宜束身圭璧，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韻灑灑則可，法嵇阮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耳。（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諭紀澤）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孃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蕭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沉吟玩味久之。

（咸豐九年四月日記）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要放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寧之習。（咸豐八年十一月日記）

弟近來氣象極好；胸襟必能自養其淡定之天，而後發於外者，有一段

和平虛明之味。如去年初奉不必專摺奏事之諭，毫無拂鬱之懷；近兩月信，於請餉請藥，毫無激迫之辭；此次於辛田芝圃外家，渣滓悉化；皆由胸襟廣大之效驗，可喜可敬！如金陵果克，於廣大中，再加一段謙退工夫，則蕭然無與，人神同欽矣！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專在此處下功夫，願與我弟交勉之。（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致沅弟）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嶮嶮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闊深矣。（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見氣量之不闊，養氣之不深也。（同治元年七月日記）

和平

此心褊激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咸豐九年十月二日日記）

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如吳樸台凌荻舟之流，指不勝屈。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乃動則怨尤滿腹，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病，以吳樸台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消滅病患；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勿以吾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啜也。（咸豐元年九月初五日致四位弟）

余向來雖處順境，寸心每多沉悶鬱抑，在軍中尤甚，此次專求怡悅，不復稍存鬱損之懷，晉初爻所謂裕無咎者也！望吾弟亦從裕字上打疊，此

心安安穩穩。（咸豐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致沅弟）

余回憶生平，嘗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晚蓋之力；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嘗尤，但求此日行爲，無慚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同治八年八月日記）

溫弟豐神較峻，與兄之亢直簡澹，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爲慮。大抵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燦則傷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時以平和兩字相勗，幸勿視爲老生常談。

（咸豐八年三月三十日致沅弟）

瑣評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道光二十二年

正月日記）

自戒俱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稍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絳絳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唐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日記）

神明則如身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境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之也；墊之壞也，乃所以爲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

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聲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况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日記）

人必中虛，不着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着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着

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知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着也；無私着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虛，天下之至誠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着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着於讀書也；一有着，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日記）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主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却，勉之！（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全上）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卽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尙未也，一

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全上）

澄弟在家無事，每日可仍臨帖一百字，將浮躁處大加收斂；心以收斂而細，氣以收斂而靜；於字也有益，於身於家皆有益。（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致澄季弟）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日記）

沅弟來久談，教以胸境宜淡遠，游心虛靜之域，獨立萬物之表；又每日宜讀書少許，以擴識見。弟園安慶，前後皆有強寇，人數甚單，地段甚廣，晝夜辛勤，事事躬親，雖酷暑大雨，而每日奔馳往返，常五六十里；余恰其太勞，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咸豐十一年八月日記）

九弟有事，求可求功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

囑其游心虛靜之域。（同治元年二月日記）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知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收，惰者歉收，性也；爲稼湯世，終歸焦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人而不親，治人而不治，禮人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盡力若不盡力，此中消息，最難體認；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然泊然爲宗，庶幾其近道乎？（同治元年十月日記）

古人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專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惟是盡心

養性，保全天之所以賦於我者。若五事則完其肅七哲聖謀之量；五倫則盡其親義序別信之分，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此則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着力之處，當自占七分者，屢勉求之；而於僅占三分之文學事功，則姑置爲緩圖焉！庶好名爭勝之念，可以少息，徇外爲人之私，可以日消乎？（同治八年十二月日記）

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只爲不知命；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只爲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媿也！（咸豐九年五月日記）

近日見紀澤牙痛，孫兒小疾，每以家中人口爲慮；又惦念南中諸弟各家，竟日營營擾擾。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峯山扶乩，卽以預知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甫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以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耶？以後當從樂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則日有恆課，治心則

勞恬

純任天命，兩者兼圖，終吾之身而已。（同治八年七月日記）

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沖融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沖融之趣；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沖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沖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沖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爲豁達。推之卽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豁達沖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勞謙君子印章與弟者，此也。（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致

沅弟)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爲添數句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爲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咸豐九年十二月日記）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三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卽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同治十年四月日記）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才，誘之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咸豐九年十月日記）

弟此次兩信，胸懷頗寬舒，心志頗敬慎，以後須常存此意。總覺得人力雖盡到十分，而成功純是天意，不可絲毫代天主張。（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致沅弟）

澄弟身常勞苦，心常安逸，最善最善，余近日事亦平順，以心血大虧，故多憂疑，恆用自警。（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致澄沅季）

夜閱荀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之光陰。」（咸豐九年十月日記）

李中甫自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不怨不尤，

但反身爭個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長。」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意相近，因附識之。（全上）

偶作一聯云：「戰戰兢兢，卽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同治九年五月日記）

因念家中多故，紀澤兒病未全愈，心中焦慮之至；而天氣陰雨作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彌覺憂惶，不能自寧。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彊勉行道；莊敬日強。」上句箴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不能彊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懶散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

（同治三年四月日記）

伎來

倭良峯前峯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台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几；』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

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几，與國家治亂之几相通。」（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嗜欲有未淡耶？機心未消耶？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咸豐十一年七月日記）

古人言：「晝課妻子，夜課夢寐。」吾於睡中夢中，總乏一種好意味，蓋猶未免爲鄉人也。（咸豐十年十一月日記）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惹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余生平賂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伎者嫉賢害能，妒功事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乘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伎不常見，

每發露於名業相伴，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汗。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左：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鶩；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汗。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詭忌，乖氣相倚伏；重者裁汝躬，輕亦滅汝祚。

我今告後生，寂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伎）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來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秦岱；求榮不知壓，志亢神愈忤；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人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慙。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奚事生嗟愴？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諭澤鴻）

知足

心緒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

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大約人常懷媿對之意，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媿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媿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媿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媿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媿對朋友；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媿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此念願刻刻凜之。（同治七年四月日記）

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饑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豐嗇順舛，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嗇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

之尤嗇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母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今年春夏，爾在家中，比余在營更忙；然古今文人學人，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擾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縈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諭紀澤）

男今年不得差，六弟鄉試不售，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然男則正以不得爲喜；蓋天下之理，滿則招損，亢則有悔，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至當不易之理也。男毫無學識，而官至學士，頻邀非分之榮；祖父母父母皆康強，可謂極盛矣；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是以男慄慄恐懼，不敢求分外之榮，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闔家平安，

卽爲至幸。(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稟父母)

得失榮辱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概，人在其中，寢處游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途，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大，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同治元年二月日記)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真豪之

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咸豐九年五月日記）

陳大力來，與之言襟懷貴宏大，世俗之功名得失，須看得略平淡些。

（咸豐十年三月日記）

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游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三端。名心切，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媿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不勝縈擾；用是憂慚跼踖，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卽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一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同治十年三月日記）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

生。」一本孟子養氣章之意，一本論語蔬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緣之私。（日記）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爲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連結於隱微者，深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謂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咸豐九年十月日記）

心緒作惡，因無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適；又以心中實無所得，不能輕視外物，成敗毀譽，不能無所動於心，甚媿淺陋也！（咸豐八年十二月日記）

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

忿忿

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慰勸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縈懷耳！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致諸弟)

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根，不願氣習，偏於剛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日記)(按此唐鏡海先生言)

窒慾常念男兒淚；慙忿當思屬纊時。(咸豐元年十一月日記)

子序之言，欲予捐除雜念，輕視萬事，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余今老矣，忿不能慙，欲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媿憾；吾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咸豐八年十一月日記)

自戒潮煙以來，心神彷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詎有濟哉！（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捐忿之心，蓄於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咸豐八年十一月日記）

心生忿懣，蓋無養之故也。（咸豐八年六月日記）

會客時，有一語，極失檢，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融即發耳。（日記）

自去年十二月廿後，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蓋志不能立，時易放倒，故心無定向；無定向則心不能靜；不靜則不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見，檢點細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細，竟夕躊躇，一端之忤，竟日沾戀，坐是所以忡忡也。又志不立，識又鄙，欲求心之得矣！是夜竟不成寐，展轉千思，俱是鄙夫之見，於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怨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道

光二十三年正月日記

弟近來爲阿兄忿激之時，輒以嘉言勸阻；卽弟自發忿激之際，亦常有發有收，以此卜弟之德器，不可限量，後福當亦不可限量。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氣，氣之鬱積於中者厚，故倔强之極，不能不流爲忿激；以後吾兄弟動氣之時，彼此互相勸誡，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同治三年六月十一日致沅弟）

車中無戒懼意，爲下人不得力，屢動氣；每日間總是忿字慾字，往往知而不克去，總是此志頹放耳，可憾可恥。（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日記）

坐車中頻生氣，雖下人不甚能幹，實由慝忿絕無功夫，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全上）

剛強

## 第四章 律己

至於剛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復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意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卽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尸坐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卽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卽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復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咸豐八年正月初四日致沉弟）

至於相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弟向來偏強之氣，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卽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爲本。（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致沉弟）

強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第強字須從明字

做出，然後始終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瞎鬧者也。余亦並非不要強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見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輕於一發耳。（同治三年七月十一日致沅弟）

弟謂命運作主，余素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凡家之強，必須多得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略爲可久可常；此外鬥智鬥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蕭陳，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

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致沅弟）

六弟實不羈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啓其見識，而堅其志向。且少年英銳之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毋乃太挫其銳氣乎？（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稟父母）

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越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閒遠，則可化刻爲厚。余字汝曰劼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閒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諭紀澤）

渾厚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咸豐九年九

月日記）

余近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爲澤兒言之，宜轉告與鴻

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澤兒天資聰穎，但嫌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同治五年三月十四日諭澤鴻）

余嘗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咸豐九年十月十四日諭紀澤）

澤兒看書，天分高而文筆不甚勁挺；又說話太易，舉止太輕；此次在祁門，爲日過淺，未將一輕字之弊除盡，以後須於說話走路時，刻刻留心。（咸豐十年十月十六日諭澤鴻）

恆  
余生平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爲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咸豐九年十月十四日諭紀澤）

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蒞衆，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可取，惟近來日日有恆，可爲諸弟倡率。（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兄之儻儻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鮮終；此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長傲多言三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爲樞機，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第能懲此三者，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故又在乎振刷精神，

敬

力求有恆，以改我之舊轍，而振家之丕基。弟在外數月，聲望頗隆，總須始終如一，毋怠毋荒；庶几於弟爲初旭之升，而於兄亦代爲桑榆之補。  
(咸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亦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日記)

竹如說理，實有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爲要。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吃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悉個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以揜着者耶？(日記)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園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予第一要藥。(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一時，卽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全上）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過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咸豐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諭紀鴻）

余蒙祖父餘澤，頻叨非分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

## 敬恕

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卽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有家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己有之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五日致四位弟）

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於著功，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諭紀澤）

聖門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徹始徹終，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於敬字無工夫，是以五十而無所成；至於恕字，在京時，亦曾

講求及之，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近於憤，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宜今媿恥無已！弟於恕字頗有工夫，天質勝於阿兄一等，至於敬字，則亦未嘗用力，宜從此自致其功；於論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強行之。臨之以莊，則下自加敬，習慣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場話說，四十五十而無聞也！（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致沅弟）

子姪輩須以敬恕二字，常常教之，敬則無驕氣無怠惰之氣，恕則不肯損己利人，存心漸趨於厚。（咸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致澄季）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入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氣誼孤與不孤哉？（咸豐十年正月日記）

勸善

夏敬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

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咸豐十年八月日記）

前日記所云，思誠則神欽者，不若云耐苦則神欽；蓋必廉於取而儉於用，勞於身而困於心，而後爲鬼神所欽伏，皆耐苦之事也。（同治九年十月日記）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爲一代之偉人，今已養成膏梁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咸豐元年九月日記）

季高言：「凡人須從吃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卽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云云。多見道之語。（咸豐十年四月日記）

身體雖弱，却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

奄無氣，決難成事。（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

精神愈用則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此次軍務，如楊彭二李次青輩，皆係磨鍊出來；卽潤翁羅翁，亦大有長進，幾於一日千里；獨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長進，弟常趁此增番識見，力求長進也。（咸豐八年四月初九日致沅弟）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趨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同治三年三月日記）

人而不動，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家。余於三四月內，不治一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損，愧悚無已！（同治九年五月日記）

陳岱雲姻伯之子，號杏生者，今年入學，學院批其詩冠通場。渠係戊戌二月所生，比爾僅長一歲，以其無父無母，家漸清貧，遂爾勤苦好學，少年成名；爾幸託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寬然無慮，遂爾酣豢快樂，不復

以讀書立身爲事；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佚心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諭記澤）

既知保養，却宜勤勞；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有恆，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諭澤鴻）

甲三甲五等兄弟，總以習勞苦爲第一要義。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則終爲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如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飢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致四位弟）

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卽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伶俐，以爲兒姪之榜樣。一代疎懶，一代淫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

懶；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侄學得怠惰樣子，至要至要！子姪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檯，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咸豐四年八月十一日致四位弟）

爾已到省，城市繁華之地，爾宜在寓中靜坐，不可出外游戲徵逐。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諭記鴻）

儉

儉之一字，弟言時時用功，極慰極慰。然此事殊不易易，由既奢之後，而返之於儉，若登天然，即如雇夫赴縣，昔年僅僱夫二名，挑夫二名，今已增至十餘名，欲挽回僅用七八名，且不可得，况挽至三四名乎？隨處留心，牢記有減無增四字，便極好耳。（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

余往年撰聯贈弟，有儉以養廉，直而能忍二語。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則為阿兄所獨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

也。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卽修造公費，周濟人情，亦須有一儉字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致澄弟）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吾忝爲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諭紀鴻）

余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銀錢賬目，自行經理，講求儉約之法。（同治七年四月日記）

余身體平安，合署內外俱好，惟儉字日減一日。余兄弟無論在官在家，彼此常以儉字相勗，則可久矣。（同治三年正月初四日致澄侯）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歸訟，卽多言也；歷觀名公鉅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

儉謹

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歸訟；靜中默省魯尤，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不外乎此二者。溫弟性格，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狠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第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爲子弟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鍊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機，否則人皆厭薄之矣。沉弟持躬涉世，差爲妥叶，溫弟則談笑譏諷，要強充老手，猶不免有舊習，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軍多年，豈無一節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無一成，故諄諄教諸弟以爲戒也！（咸豐八年三月初六日致沉弟）

沉弟以我切責之絨，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

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尙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卽力戒惰字，以傲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旣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咸豐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致沅季弟）

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

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致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侄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弟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同治七年正月日記）

弟於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已爲天道所不許。吾家子侄，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侄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

惰字，總以不妥起爲第一義。弟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醫藥，不信地仙。）又謹記憑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自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咸豐十年正月初四日致澄侯四弟）

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不爲少。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入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遊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罵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爲慮；前函以傲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誥誡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以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嘗也。（咸豐十年十月初四日致沅季弟）

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

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譏人短長，卽是極驕極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驕字，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戒惰字以不晏起爲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姪也。（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致澄侯四弟）

城事果有可望，大慰大慰。此皆聖朝之福，絕非吾輩爲臣子者，所能爲力；不特余之並未身臨前敵者，不敢涉一毫矜張之念，卽弟備常艱苦，亦須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勞績在臣，福祚在國之義，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存一盛名難副，成功難居之意，蘊蓄於方寸者深，則僥倖克城之日，自有一段謙光，見於面而盎於背。（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致沅弟）

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

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同治五年三月十四日諭澤鴻）

余借人之力，以竊上賞，寸心不安之至！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臨行時，教以三戒首末二條及力去傲惰二弊，當已牢記之矣。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同治二年七月初九日諭紀鴻）

求缺

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旣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旣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旣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平乎！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兄但求缺

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義，時時欲置辦衣服，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吝與凶隨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闈之間，此是缺陷；吾弟常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聽余之言也！（道光三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  
必拂鬱。弟有大功於家，有大功於國。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余待  
希厚雪靈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  
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  
以發舒而生機乃王，余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

圓七字，以爲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  
霆，不知與弟道及否？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  
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爲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  
收齋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  
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  
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滿處，皆在此等關頭，故將余之襟懷揭  
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同治二年  
正月十八日致沅弟）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顛躓之  
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缺名齋，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  
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咸豐十年九月日記）

余所改規模太崇閎。當此大亂之世，興造過於壯麗，殊非所宜，恐劫

數或有他慮，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爲隱慮；此事又繁沅弟與弟作主，不可不慎之於始。弟向來於盈虛消長之機，頗知留心，此事亦當三思。（咸豐十年十月初四日致澄侯四弟）

### 勤敬

諸弟在家教子姪，總須有勤敬二字。無論治世亂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興者；不勤不敬，未有不敗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實行此二字也，千萬叮囑！澄弟向來本勤，但敬不足耳；閱歷之後，應知此二字之不可須臾離也。（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家中兄弟子姪，總宜以勤敬二字爲法。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身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工夫，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姪，務宜刻刻遵守。（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四位弟）

兒姪輩務須教之讀書；凡事當有收拾，宜令勤慎，無作欠伸懶慢樣

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較勤，吾近日亦勉爲勤敬，卽令世運艱屯，而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一定之理，願吾弟及兒姪等聽之省之！（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致四位弟）

勤儉與奢  
伏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恣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澈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

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諭澤鴻）

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宦宦氣習，飲食起居，尙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尙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咸豐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諭紀鴻）

余欲上不媿先人，下不愧沅弟，惟以力教家中勤儉爲主。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尙無五分工夫；弟與沅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儉字則尙欠工夫；以後各勉其所長，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錢，均須三思。（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致澄侯）

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除却勤儉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沅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儉；子弟看大眼吃大口，後來恐難挽回，弟須時時留心。（同治三年正月十四日致澄弟）

處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除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諭澤鴻）

勤謙與傲  
惰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爲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做惰也，謙，所以做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卽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得道，夕死可矣者乎？（咸豐十

年十二月日記)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三字，何惡不去？何善不臻？當多寫幾分，徧示諸弟及子姪。(全上)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凡事皆然。願與諸弟交勉之。此次徽賊竄浙，若浙中失守，則不能免於吳越之痛罵？然吾但從傲惰二字痛下工夫，不問人之罵與否也。(咸豐十年九月二十三日致沅浦弟)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事誤最甚。(咸豐十年九月日記)

傲爲凶德，惰爲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坐路，少坐轎。望弟留心傲戒；如聞我有傲惰之處，亦寫信來規勸。(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致澄侯弟)

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爲首，戒惰以不晏起爲首。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塹拖碑車風景，昔日苦况，安知異日不再嘗之？自知謹慎矣！（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致澄弟）

後輩子姪，總宜教之以禮，出門宜常走路，不可動用輿馬，長其驕惰之氣；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後驕惰則難改，不可不慎。（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致澄季弟）

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以勤苦爲體，謙遜爲用，以藥佚驕之積習。（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致沅季弟）

謹儉與驕  
香  
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姪習於驕奢佚三字。家敗離不得箇奢字，人敗離不得箇逸字，討人嫌離不得箇驕字，弟切戒之。（咸豐十年十月二十四日致澄弟）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與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卽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卽日習於傲矣！書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稱「驕奢淫佚，寵祿過也」。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諭紀澤）

蔭亭歸，余寄百五十金還家，以五十周濟親族。此百金恐尙不敷家用，軍中銀錢，余不敢妄取絲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愛惜，不輕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鮮，而享天下之大名，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而自問總覺不稱，故不敢稍涉驕惰。家中自父親叔父，奉養宜隆外，凡諸弟及吾妻吾子吾姪吾諸女姪女輩，概願儉以自奉。不可倚勢驕人。古人謂無實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禍；吾常常以此儆懼，故不能不詳告賢弟，尤望賢弟時時教戒吾子吾姪也。（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四位弟）

## 第五章 處人

相與爲善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卽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卽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卽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卽與人爲善也。念忝竊高位，巨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同治二年二月日記）

與九弟言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以

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九弟深以爲然。（咸豐十一年八月日記）

作梅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爲善」云云。蓋諷予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咸豐十年九月日記）

沅弟在家，所以潤澤族戚朋友者，皆得其當；若能於族戚之讀書者，更加一番獎勵，暗暗轉移風氣，人人講究品學，則我家之子弟，在觀感，不期進而自進。沅弟於此等處，曾加體驗否？（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致澄沅季）

交誼與信

是夜思人之所以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

（咸豐元年十一月日記）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凡蹊起於相疑，相疑由於自矜明察；我之於小珊，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蹊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樂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處衆人之中，孤零零若無所許可者，自以爲人莫予知，不知在己，本一無足知也，何尤人爲？（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與小岑譚，有不合處，自念一二知己，亦復見疑，則平日之不自修，不見信於人，亦可知矣！可不儆懼乎？（道光二十一年三月日記）

是日因早間聞人言，刑部同堂諸君子，疑我去年所上摺，有參劾刑部

之言，心不怡者一日，以平日不見信於人，遂招此羣疑衆謗也。（道光二十年正月日記）

爽約太多，人必不復見信，望弟與霆，一一詳說，言此番決無爽約之理。（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致沅弟）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篤實

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月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

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鈞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  
（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致沅弟）

至於與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合。迪庵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卻一味渾含，永不發露；我兄弟則時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雪琴與我兄弟最相似，亦所以寡合也。弟當以我爲戒，一味渾厚，絕不發露；將來養得純熟，身體也健旺，子孫也受用；無慣習機械變詐，恐愈久而愈薄耳。（咸豐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沅弟）

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卽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僞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全上）

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袪不祥。」

似頗有義意，而愧未能自體行之。（咸豐九年九月日記）

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道理；退念園莊生各處程儀，尤爲可取；其辦朱家事，亦爲謀甚忠，雖無濟於事，而朱家必可無怨。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慮哉！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致澄植季三弟）

嫌怨

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

也！」（道光二十二年五月日記）

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

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小珊前與余有隙，細思得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卽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慢罵，忿莫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待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又言：「凡人交友，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面自認不是。（全上）（按此是父諭中所云）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卽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卽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偕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

余於左沈二公之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伎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着不得絲毫意見。（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諭紀澤）

李筆峯劉東屏先生，常屈身認庭，究爲不美；澄弟若見之，道予寄語，勸其危行言孫，嬖屈存身八字而已。（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致澄植季三弟）

劉東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書，此等小事，何難一笑釋之；而必展轉辨論，拂大人之意。在尋常人，尙不能無介於中；况大人兼三達尊，而又重以世交，言不見信，焉能不介懷耶？望諸弟曲慰大人之意，大度含容，以頤天和。（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四位弟）

漆壽具既用黃二漆匠亦好，勇斷不與此等小人計較，但恐其不盡心耳。（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稟父母）

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爾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六弟）

予對客有怠慢之容，對此良友，不能生嚴憚之心，何以取人之益？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况見賓如此，邊聞聞屠火滅，修容之謂何？小人哉！（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俗雲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責人者。陳俗雲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蓋怠慢之氣，真切中肯也。又言余於朋友，每相待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直哉俗雲，克敦友誼！（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蕙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僞，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真哉吾友，吾日蹈大罪而不知矣！（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雪琴與沅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曾記咸豐七年冬余答駱文文耆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谷張伴山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於千里之外。觀此二者，則沅弟面色之厲，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季）

禮文

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

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宜隨時斟酌也，（咸豐八年正月十四日致沅浦弟）

聞賀夫人博通經史，深明禮法；紀澤至岳家，須緘默寡言，循循規矩，其應行儀節，宜詳問諳習，無臨時忙亂，爲岳母所鄙笑。少庚處以兄禮事之，此外若見各家同輩，宜格外謙謹；如見尊長之禮。（咸豐六年二月初八日致四位弟）

爾言極以袁塔爲慮，余亦不料其遽爾學壞至此！余卽日當作信教之。爾等在家，却不宜過露痕蹟；人所以稍顧體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拚棄不顧，甘與正人爲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我家內外大小，於袁塔處禮貌，均不可疏忽。（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

渠亦自然學好。（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致四位弟）

坐館以羈束身心，自是最好事。然正齋家，澄弟所深知者，萬一不合，溫弟亦難久坐，見可而留，知難而退。但不得罪東家，好去好來，即無不可耳。（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致澄植季三弟）

言語

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餽，其我之謂乎？以爲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來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爲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記）

凡往日游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尙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平日辨論夸誕之人，不能遽變聲啞；惟當談論漸卑，聞自必

誠，力去狂妄之習。（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日記）

早在朝房言一事，謂無樣子。失言欲以口舌勝人，轉爲人所不服也。

（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赴張雨農飲約，更初方歸。席間面諛人，有要譽意思，語多諧謔，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日記）

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直是鬼蜮情狀，遑問其他！（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記）

凡人涼德之薄，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有惡德敗行，聽之媿輾不倦，妒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凡人受命於天，如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而諸金躍冶，而以鑠鐸于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

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勤，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尙加戒之！

（咸豐九年九月日記）

願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咸豐十年十一月日記）

余生平於酬酢之際，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京師勢利之藪，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尙存於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同治八年正月日記）

各處寫信。自不可少；辭氣須不亢不卑，平穩愜適。余生平以懶於寫信，開罪於人。故願弟稍變塗轍。（咸豐七年十月初十日致沅弟）

少庚早世，賀家氣象，日以凋耗。爾常常寄信，與爾岳母，以慰其意；每年至長沙走一二次。以解其憂。（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諭紀澤）

少庚討信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刻，或倩人幫寫？非謂爾宜自惜精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等差，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諭紀澤）

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卽不請他診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疏；大小喜事，宜常送禮。（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致澄植季三弟）

舅母棄世，紀澤往弔後，弟亦往弔唁。於此等處，吾兄弟有親往者爲妙。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並無厚禮厚物，而意甚懇懃，親去之時甚多；我兄弟宜取以爲法。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多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必有裨益。（咸豐十一年六月十四日致澄弟）

生日在卽，萬不可宴客稱慶，此間謀送禮者，余已力辭之，弟在營亦

宜婉辭，而嚴却之。家門大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之念，或可自保，否則顛蹶之速，有非意計所能及者。（同治二年八月初五日致沅弟）

開弔散計，不可太濫，除同年同鄉門生外，惟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此係無途費，不得已而爲之，不可濫也！卽不濫，我已愧恨極矣！（咸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諭紀澤）

劉午峯張星垣陳穀堂之銀，皆可收；劉陳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也！（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銀錢來往

朱嵐軒之事，弟雖二十分出力，尙未將銀全數取回；渠若以錢來謝，吾弟宜斟酌行之，或受或不受，或辭多受少，總以不好利爲主。此後近而鄉黨，遠而縣城省城，皆靠澄弟一人與人相酬酢；總之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欽，到處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廬，尤宜

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則不爲人所與矣！（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致澄植季三弟）

廟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墮入卑汗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人擔當，正好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致四位弟）

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收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全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卽用盡矣。（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稟叔父母）

信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稟父母）

凡與人交際，當求其誠信之素孚；求其協助，當亮其力量所能爲。弟每求人，好開大口，尙不脫官場陋習；余本不敢開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但略亮我之誠實耳。（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致沅弟）

凡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卽送來亦可退還；蓋我欠人之賬，既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恕也。從前黎樾翁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友之債，是可爲法。（咸豐二年八月初八日諭紀澤）

受惠

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爲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鈞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尙不足以滿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

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益，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致澄植季三弟）

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黎樾喬黃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靜庵袁午稿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人恩情，當爲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咸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諭紀澤）

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爲報；今年必當辭却。（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稟父母）

周濟

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俛助，辦事則竭力經營。（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稟父母）

孫所以汲汲餽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爲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一則各親戚家，皆貧而年老者，今不略爲俛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孫入都後，如彭滿舅會祖，彭王姑母，歐陽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數人矣；再過數年，則意中所欲餽贈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債，今雖不還，後尙可還；贈人之舉，今若不爲，後必悔之。（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稟祖父母）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今日致六九弟）

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不知祖父父親叔父之意云何？男之淺見，不送則家家不送，要送則家家全送；要減則每家減去一半，不減則家家不減；

不然，口惠而實不至，親族之間，嫌怨叢生，將來覺生不測，反成仇讐。伏乞堂上審慎施行。（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稟父母）

又有十兩，若作家中用度，則嫌其太少，添此無益，減此無損；姪意戚族中有最苦者，不得不些須願送。求叔父將此十金換錢，分送最親最苦之處；叔父於無意中送他，萬不可說出自姪之意，使未得者有缺望，有怨言。二伯祖母處，或不送錢，按期送肉與油鹽之類，隨叔父斟酌行之可也。（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稟叔婦）

葛培因昨歸，於玉山解圍案內，保舉主簿。……望寫一信，言明年不可再來投效，來則決不再收；須切實言之，使通境皆聞也。古人言：「今日之恩資，卽異日之怨門。」其理深矣！（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致澄沅季三弟）

## 第六章 倫常

總論

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

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澄叔季三弟）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謂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疎；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欽。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覺有慚德；澄侯沅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

耳！（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諭澤鴻）

孝道

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此尤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弟在家，能婉愉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諸弟堅持此志，日日勿忘，則兄之疚，可以稍釋。（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致四位弟）

信中又有「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諭親於道，不可疵議細節。兄從前常犯此大惡，但尙是腹誹，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陽牧雲並九弟言及之，以後願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親前磕頭，並代我磕頭請罪。（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

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六弟）

季弟往回裏教書，不帶家眷最好；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乃爲承歡之道。季洪十日一歸省，亦盡孝之要也；而來書所云「寡慾多男」之理，亦未始不寓乎其中。（咸豐元年十月十二日致四位弟）

四弟九弟信來，言家中大小諸事，皆大人躬親之，未免過於勞苦。勤儉本持家之道，而人所處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蔭兒孫，外爲族黨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且男忝竊卿貳，服役已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此後萬望總持大綱，以細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謹慎者，必能負荷；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與娛樂，則萬幸矣！（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稟父母）

余癱疾上身全好，自腰以下，略有未淨；精神較前三年竟好得幾分，亦爲人子者仰慰親心之一端。（咸豐元年七月初八日致四位弟）

接紀澤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切。（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諭澤鴻）

余居母喪，並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跼蹐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漸次肅清，卽當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無稍疎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於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閡；兄弟娣姒，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咸豐四年八月十一日致四位弟）

考妣改葬事，決不可緩。余二年七年在家，主持葬事，辦理草草；去冬今春，又未能設法改葬；爲人子者第一大端，問心有疚，何以爲人？何以爲子？總求沅弟爲主，速改葬；澄弟洪弟，幫同料理，爲我補過。

（咸豐九年元旦致澄侯，沅浦，季洪，三弟）

今年添新壽具之時，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以後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此事萬不可從儉，子孫所謂報恩之處，惟此最爲切實，其餘皆虛文也！孫意總以厚漆爲主，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愈厚愈堅，不必多用瓷灰夏布等物，恐其與漆不相膠黏，歷久而脫壳也。（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稟祖父母）

### 學與友

余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九弟在京年半，余懶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余乃稍能立志，蓋余實負九弟矣！余嘗語岱雲曰：「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

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恆，以補我不孝之罪。（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致諸弟）

伏讀手諭，謂男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閱歷工夫；男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言，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稟父母）

女子

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恕，甚爲切當；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麤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

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讐；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弟當援賊圍偏，後濠十分緊急之時，不顧自己之艱危，專謀阿兄之安全，殷殷至數千言。昔人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吾謂讀弟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致沅季弟）

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尙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

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卽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事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卽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官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玷壞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

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衣服書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致四位弟）

規益

來信言余於沅弟，卽愛其才，宜略其小節，甚是甚是！沅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卽當世亦實不多見；然爲兄者，總宜獎其所長，而兼規其短；若明知其錯，而一概不說，則非特沅一人之錯，而一家之錯也。（同

治元年九月初四日致澄弟

溫弟在省所發書，因聞澄弟之計，而我不爲揭破，一時氣忿，故語多激切不平之詞。予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驟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致四位弟）

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雜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摯，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圓牆。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詈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六九弟）

弟軍今年餉項之少，爲歷年所無，余豈忍更有挑剔？况近來外侮紛至迭乘，余日夜戰兢恐懼，若有大禍，卽臨眉睫者；卽兄弟同心禦侮，尙恐衆推牆倒，豈肯微生芥蒂；又豈肯因弟詞氣稍戇，藏諸胸臆，又豈肯受他人千言萬愼，遂不容胞弟片語乎？老弟千萬放心，千萬保養，此時之兄弟，實患難風波之兄弟，惟有互勸互勗互恭維而已！（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致沅弟）

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欲媒孽老弟之短者，必先說與阿兄不睦，吾之常常欲弟檢點者，卽所以杜小人之讒口也。（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致沅弟）

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儘可一一直說。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兄做錯事，惟願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愈平和矣。（同治三

年五月二十三日致沅弟)

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婦和易如常，男夫婦相待亦如常，但不解其思歸之故。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疑於心；如我有不是，弟當明爭婉諷，我若不聽，弟當寫信稟告堂上。今欲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又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萬萬不可也。」等語。又寫書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尙不讀書。……昨接父親手諭，中有示荃男一紙，言「境遇難得，光陰不再」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父親教弟數言，而弟遽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又呈附錄詩一首云：松柏巖危岩，葛藟相鈎帶；兄弟匪他人，患難亦相賴。行酒烹肥羊，嘉賓填門外；喪亂一以聞，寂寞何人會。維鳥有鷦鷯，

維獸有狼狽，兄弟審無猜，外侮將予奈。願爲同岑石，無爲水下瀨；水急不可磯，石堅猶可礪。誰謂百年長，倉皇已老大；我邁而斯征，辛勤共纒糲；來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稟父母）

父親出京後，孫未嘗按期改文，未嘗講書，未能按期點詩文，此孫之過無所逃罪者也；讀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無恆，屢責不改；此九弟之過也。好與弟談倫常，講品行，使之擴見識，立遠志，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將來有路可循，此孫堪對祖父者也；待兄甚敬，待姪輩甚慈，循規蹈矩，一切匪彝滔淫之事，毫不敢近，舉止大方，性情摯厚，此弟之好處也。弟有最壞之處，在於不知艱苦；年紀本輕，又未嘗辛苦，宜其不知；再過幾年，應該知道。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孫恐家中駭異，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憂慮，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至瑣細之故，九弟到家詳述，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無纖介之隙也。（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

一日稟祖父母）

家庭和睦

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稟父母）

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請；男之意，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倚倚，則雖不得祿位，亦何傷哉！（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稟父母）

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厲，斯言明徵。嗣後我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力求和睦。（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致澄沅季弟

澄叔待兄與嫂，極誠極敬；我夫婦宜以誠敬待之，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自然愈久愈親。（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寄歐陽夫人）

九弟信，言諸妯娌不甚相能；尤望諸弟修身型妻，力變此風；若非諸弟痛責己躬，則內之氣象必不改，而乖戾之致咎不遠矣！望諸弟熟讀訓俗遺規教女遺規以責己躬，以教妻子；此事全賴澄弟爲之表率，關係至大，千萬千萬，不勝囑切之至！伏維留心自反爲幸。（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致澄植季弟）

蘭姊蕙妹，二家不睦，將來不宜在一屋居住，卽田地毗連，亦非所宜。（咸豐元年閏八月十三日致四位弟）

事翁姑丈  
聞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大義。（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諸弟）

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諭紀鴻）

羅婿性情可慮，然此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言違忤。三綱之道：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吾家讀書居官，世守禮義，爾當誥戒大妹三妹，忍耐順受。吾於諸女妝奩甚薄，然使女果貧困，吾亦必周濟而覆育之；目下陳家微窘，袁家羅家，並不憂貧；爾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爲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象較之往年，迥不相同。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深抱悔憾；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愾。爾嘗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心，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諭紀澤）

爾爲下輩之長，須常常存簡樂育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況兄弟乎？臨三昆八，係親表兄弟，爾須與之互相勸勉；爾有所知者，常常與之講論，則彼此並進矣。（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諭紀澤）

余於家庭，有一欣慰之端，聞妯娌及子姪和睦異常，有姜被同眠之風，愛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興。然而全賴老弟分家時，布置妥善，乃克臻此！（同治三年六月初一日致沅弟）

## 第七章 治家

總則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雖巍科顯宦，總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謂我是肖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肖也，如以此爲賢肖，則李林甫盧懷慎輩，何嘗不位極人臣，烏突一時，詎得謂之賢肖哉？予自問學淺識薄，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時雖在宦海之中，却時

作上岸之計，要令罷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勞，可以對祖父兄弟，可以對宗族鄉黨，如是而已！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我所言有不符處，望時時切實箴規。（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四位弟）

家中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得忝列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爲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爲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况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種遺規；四弟能信此三語，便是愛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語，便是弁髦老兄，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全係乎

四弟一人之身。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今年以來，未曾動氣，自是我家好氣象。惟兄弟俱懶，我以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二人俱勤，則氣象更興旺矣。（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致澄沅季弟）

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沅弟作主，澄弟不可過執。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問妯娌，不可懈怠奢華；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嫻，宜學燒茶煮菜；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勤之

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諄言之。（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澄沅季三弟）

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爲刻刻留心，故吾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飲食之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興旺，亦不久長。（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諭紀澤）

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爲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卽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鄉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星岡公嘗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最爲認真；故吾戲述爲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此言雖涉諧謔，而擬卽寫屏上，以祝賢弟夫婦壽辰，使後世子孫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風趣也！（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致澄弟）

前致弟處千金，爲數極少，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

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書蔬豬魚，考早掃寶，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所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進門便惱，即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爲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範圍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澄侯弟）

仕途巨細，皆關時運，余持此說久矣！然亦只可言於仕宦，若家事亦雖有運，然以盡人事爲主，不可言運也。（同治十年九月初十日致澄沅弟）

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咸豐四年八月十一

日致四位弟

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同治七年四月日記）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日記）

沉弟信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向不十分悖謬，惟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憾無極！（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澄沅季三弟）

家訓

顏黃門（推之）顏氏家訓，作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英）聰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極精。爾兄弟各覓一冊，常常閱習，則日進矣。（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九日諭紀澤）

閱張清恪之子張懋敬公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興

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同治七年正月日記）

張文端公家訓一本，寄交紀渠姪省覽。渠姪恭敬謙和，德性大進，朱金權亦盛稱之。將來後輩八人，每人各給一本，又給沅弟所刊庭訓格言一本，又以星岡公「書蔬魚猪早掃考寶」八字教之，一門之風氣自盛矣。（同治四年十月初五日致澄沅弟）

澄弟亦須常看五種遺規及呻吟語，洗盡浮華，樸實諳練，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於澄實有厚望焉！（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致澄植季三弟）

耕讀與勤  
儉讓

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隨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爲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佚矣。（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澄侯及諸弟，以後儘可不來營，但在家中教訓後輩，半耕半讀，未明而起，同習勞苦，不習驕佚，則所以保家門而免劫數者，可以人力主之，望諸弟慎之又慎也！（咸豐四年四月十六日致四位弟）

吾精力日衰，斷不能久作此官，內人率兒婦輩，久居鄉間，將一切規模立定，以耕讀二字爲本，乃是長久之計。（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致澄弟）

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些工夫，輔之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待窮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

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致澄侯弟）

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三文，尙餘九十八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儉勤，則爾等所及見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寄紀瑞姪）

家中萬事，余俱放心，惟子弟須教一勤字一謙字。謙者驕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驕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諸弟中外家居之法，則以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八字爲本，千萬勿忘。（咸豐十年十一月十四

日致澄弟

吾家子姪，人人須以勤儉二字自勉，庶幾長保盛美。觀漢書霍光傳，而知大家所以速敗之故；觀金日磾張安世二傳，解示後輩可也。（同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致澄弟）

爾等奉母在寓，總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九日諭記澤紀鴻）

吾家後輩子女，皆趨於逸欲奢華，享福太早，將來恐難到老。嗣後諸男在家勤灑掃，出門莫坐轎；諸女學洗衣，學煮菜燒茶；少勞而老逸猶可，少甘而老苦則難矣。至於家中用度，斷不可不分，凡吃藥染布，及在省在縣託買貨物；若不分开，則彼此以多爲貴，以奢爲尙，漫無節制，此敗家之氣象也！千萬求澄弟分別用度，力求節省，吾斷不於分開後，私寄

銀錢，凡寄一錢，皆由澄弟手經過耳。（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澄沅季弟）

寄銀百五十兩，合前寄之百金，均爲大女兒于歸之用；以二百金辦奩具，以五十金爲程儀，家中切不可另籌銀錢，過於奢侈。遭此亂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儉勤二字，可以持久。（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爲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爾教導諸妹，敬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無宦家風

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箇一定章程；作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尙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

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子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寄歐陽夫人）

弟體亦不甚旺，總宜好好靜養。莫買田產，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同治元年閏八月初四日致澄侯）

讀書乃寒士本業，切不可有官家風味，吾於書箱及文房器具，但求爲寒士所能備者，不求珍異也。家中新居富耗，一切須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門外但掛「宮太保第」一匾而已！（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諭紀澤）

爾侍母西行，宜作還里之計，不宜留連鄂中。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諭澤鴻）

我在家並未帶一僕人，蓋居鄉卽全守鄉間舊樣子，不參半點官宦氣習。（咸豐二年九月十八日諭紀澤）

### 早起

我朝列聖相承，總是寅正卽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卽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近亦黎明卽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旣冠授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咸豐九年十月十四日諭紀澤）

前述祖父之德，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教弟；若不能盡行，尙能行一早字，則家中子弟有所取法，是厚望也。（咸豐十年四月十四日致澄弟）

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諭紀澤）

馮厚里值

余蒙先人餘蔭，忝居高位，與諸弟及子姪諄諄慎守者，但有二語曰，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而已。福不多享，故總以儉字為主，少用僕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矣；勢不多使，則少管閒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亦無怕者，自然悠久矣。（同治三年六月初四日致澄弟）

弟爲余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咸豐十年五月十四日致澄弟）

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鄰。」戒高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弼，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鬆，禮貌宜恭；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除不管閒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諭紀澤）

男意有人作官，則待鄰里不可不略鬆，而家用不可不守舊，不知是  
否？（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稟父母）

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在討人  
惱。（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致四位弟）

九弟勸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後，家中亦  
甚整齊，問率五歸家便知。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九弟所言之  
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莊嚴威厲，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後當以九弟  
言書諸紳，而刻刻警省。（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四位弟）

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詩。現換一周升作門上，頗  
好。余讀易旅卦，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  
曰：「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亦將  
視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

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宜知之。（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致諸弟）

錢產與居處

吾兄弟處此時世，居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爲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弟略見窘狀，不至一味奢侈。……富耗木器不全，請弟爲我買木器，但求堅實，不尙雕鏤，漆水却須略好，乃可經久。屋宇不尙華美，却須多種竹柏，多留菜園，卽占去田畝，亦是無妨。（同治五年七月初六日致澄弟）

所貴乎世家者，不可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子孫能自樹立，多讀書無驕矜習氣。（同治九年十月日記）

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咸豐十年十月十六日諭澤鴻）

卽買竹山灣，又買廟台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無買

田，須賂積錢，以備不時之需。（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致四位弟）

四年所買衡陽之田，可覓人售出，以銀寄營，爲歸還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財，士庶人且然，况余身爲卿大夫乎？（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諭紀澤）

沅弟移居後，新屋氣象，聞尙宏敞，不知居之適意否？凡屋有取直光者，有取斜光者，有取反光者，聞新屋極高，而天井不甚闊，則所取皆直光矣；未申以後，內室尙不黑暗否？（咸豐十年正月初四日致澄沅弟）

吾邑帶勇諸公，置田起屋者甚少，時衡家起屋，亦鄉間結構耳；我家若太修造壯麗，則沅弟必爲衆人所指摘，且亂世而居華屋廣廈，尤非所宜。（咸豐九年元旦致澄沅季弟）

起屋起祠堂，沅弟言外間訾議，沅自任之，余則謂外間之訾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燹，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

爲殷鑒；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閎麗，則傳播尤過；苟爲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咸豐九年二月致澄沅季弟）

凡諭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務宜好爲藏棄。我兄弟五人，無一人肯整齊收拾者，亦不是勤儉人家氣象；以後宜收拾完整，可珍之物，固宜愛惜，卽尋常器件，亦當彙集品分，有條有理，竹頭木屑，皆爲有用，則隨處皆取攜不窮也。（咸豐四年五月初九日致四位弟）

家政瑣錄

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爲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諸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

作醃醢小菜之類，爾等可須留心於蒔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諭澤鴻）

家中遇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而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寄歐陽夫人）

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績，以事縫紉，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職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長上，溫和以待同輩，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係富貴子女，未習勞苦，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咸豐六年二月初八日致四位弟）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

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鍼繡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諭紀澤）

家中興衰，全係乎內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目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諭紀澤）

吾家婦女，須講究作小菜，如腐乳醬油醬菜好醋倒筍之類，常常做些寄與我吃，內則言事父母舅姑，以此爲重。（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諭澤鴻）

種植

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以來相承之家風；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登其庭有一種旺氣；雖多花幾個錢，多請幾個工，但用在此四事上，總是無妨。（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致澄季弟）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規人家興衰氣象。（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季弟）

省雇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坵，用爲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二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澮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橫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土，盡可開墾種百穀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屋前屋後，總須多種竹樹，以期氣象葱鬱。（咸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家書

致澄季弟）

兄此出，立有日記簿，記每日事件，茲鈔付一覽，可得其詳。此後凡寄家書，皆以此法行之，庶逐一悉告，不至遺漏。（咸豐八年七月初七日致沅浦九弟）

余此次出門，略載日記，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聞林文忠家書，即係如此辦法。（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諭紀澤）

伏讀祖父手諭，字迹與早年相同，知精神較健，家中老幼平安，不勝欣幸，游子在外，最重惟平安二字。（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稟祖父母）

## 第八章 雜說

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不必問其貧富，亦可結親；澄弟盍爲

我細細物色一徧。（咸豐元年六月初一日致四位弟）

近世人家，一入宦途，即習於驕奢，吾深以爲戒。三女許字，意欲擇一儉樸耕讀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門也。（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致澄弟）

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佚耳！……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何如？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吃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歐陽牧雲要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乃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致四位弟）

京師女流之輩，凡兒女定親，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知賀女實係庶出，內人卽甚不願；余比曉以大義，以爲嫡出庶出，何必區別？且父親大人，業已喜而應允，豈可復有他議？內人之意，以爲爲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則爲妻者，更有踟躕難安之情，日後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爲慮及。……但兄前有書回家，言親事求父親大人作主，今父親歡喜應允，而我乃以婦女俗見，從而撓惑甚爲非禮；惟婚姻百年之事，必先求姑媳夫婦相安，故不能不以此層上瀆。（咸豐元年十月十二日致四位弟）

茲專人回家，寄銀二百兩，以一百爲紀澤兒婚事之用，以一百爲五十五姪嫁事之用。仕宦之家，凡辦喜事，財物不可太豐，禮儀不可太簡；澄弟用財，豐儉得宜，所患者禮儀過於簡率耳！宜更酌之。（咸豐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致澄弟）

喪祭

我祖星岡公，第一有功於祖宗及後嗣，有功於房族及鄉黨者，在講求

禮儀，講求慶弔，我父守之弗失，叔父於祭禮，亦甚誠敬。賢弟若能於禮字詳求，則可爲先人之令子，若於族戚慶弔，時時留心，則更可儀型一方矣。（咸豐九年十月十八日致澄侯四弟）

十一月初三日，爲母親大人七旬晉一冥壽。欲設爲道場，殊非儒者事親之道；欲開筵觴客，又乏哀痛未忘之意；茲幸沅弟得進一階，母親必含笑於九京，優貢匾額，可於初三日懸挂，祭禮須極豐腆，卽以祭餘讌客可也。（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致四位弟）

父大人初四日周年忌辰，祭祀全依朱子家禮；早起至墳山泣奠，日中在家恭祭也。（咸豐八年二月初二日致沅浦九弟）

叔父生平，外面雖處順境，而暗中却極鬱抑，思之傷心！此次一切從豐，兩弟自有權衡。喪禮以哀爲主，喪次以肅靜爲主。余於聞訃之第三日，進公館設位成禮，擬素食七日，素服十四日，仍行撒靈入營。（咸豐

十年二月初八日致澄沅弟）

古人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尚不可煩瀆，况喪禮而可煩瀆乎？余係一家之主，安慶係省會之地，又係季弟克復之城，一切禮儀，在此行之，卽在此發引登山，想季弟之英靈，亦必默鑒，深以爲然。（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澄弟）

風水

太抵吉地，乃造物所最闕惜，不容絲毫詐力與於其間。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蔭者，其先必係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則難於獲福矣。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既富後而謀地，金蘭常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魏默深都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蔭。蓋皆不免有詐力與於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之，則不應也。（日記）

改葬先人之事，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

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沉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咸豐九年二月致澄沅季弟）

我平日最不信風水，而於朱子所云，「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二語，則篤信之。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爲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致四位弟）

溫弟此事，雖未必由於墳墓風水；而八斗冲，屋後，及周壁冲三處，皆不可用，子孫之心，實不能安；千萬設法，不求好地，但求平安。洪夏之地，余心不甚願；一則嫌其經過之處，山嶺太多；一則既經爭訟，恐非吉壤。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祕惜，不輕予人者也；人力所能謀，只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咸豐九年正月十三日致澄沅季三弟）

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甚好甚好！但孫有略不放心者，孫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卿大夫之末，則祖母墳塋，必須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掃之處須寬闊，其外須建立誥封牌坊，又其外須立神道碑。木斗沖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碑坊與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凶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爲何如？（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稟祖父）

祖母之葬事，既已辦得堅固，則不必說及他事。日前所開山向，吉凶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爲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卽朱堯階易敬臣，亦不必請他尋地。四弟則在家幫父親叔父管家事，時時不離祖父左

右；九弟季弟，則專心讀書。只要事事不違天理，則地理之說，可置之不  
論不議矣。（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致澄植季弟）

④好地峯回氣聚，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樹木。蓋氣之所積，自然豐  
潤，若礲田童山，氣本不聚，鮮有佳城。如廟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斷無吉  
穴矣。大抵凡至一處，覺得氣勢團聚，山水環抱者，乃可以尋地，否則不  
免誤認也。（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稟父母）

墓石之地，其田野頗爲開爽。予喜其擴蕩眼界，可卽並田買之，要錢  
可寫信來京。凡局面不開展，眼鼻攢集之地，予皆不喜。（全日致澄植季  
弟）

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果辦得到否？須略置墓田，令守墓者耕之。凡  
墓下立雙石柱。方柱圓首，柱高而遠，不刻字者，謂之華表；柱矮而刻字  
者，謂之闕；四柱平立，上有橫石二條，謂之坊。凡神道碑，有上覆以亭

者；有左右及後面，皆以磚石貼砌，上蓋圓筒瓦者；有露立全無覆蓋者；三者隨弟斟酌；要之上用螭首，下用龜趺，則一定之式，不可改易。公卿大夫之家有隆禮者，於墓門之南，立墓表磚，又於極南遠處，立神道碑；稍簡者僅立一碑；二者聽弟斟酌；要之宜立於墓門之外，江西立於墳堆之址，湖南立於羅匡之頭，皆非古法，不可學也。至築墳結頂，上年周壁冲結頂，最合古法；今京師王公貝勒一品官之家，墳塋多用此式；勿以其爲吾鄉所創見駭聞，而不用也。（咸豐九年八月初五日致澄沅弟）

方術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姪，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並函誡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咸豐十年十二月日記）

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惟弟服藥過多，又堅囑澤兒請醫守治，余頗不以爲然。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做道場二次，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節，又與家風相背。至醫藥，則合家大小老幼，幾於無人不藥，無藥不貴；迨至補藥吃出毛病，則又服涼藥以攻伐之；陽藥吃出毛病，則又服陰藥以清潤之；展轉差誤，不至大病大弱不止。弟今年春間，多服補劑，夏末多服涼劑，冬間又多服清潤之劑，余意欲勸弟少停藥物，專用飲食調養。澤兒雖體弱，而保養之法，亦惟在慎飲食節嗜欲，斷不在多服藥也。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場押字，將來恐仍有口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以後尙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爲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咸豐十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澄侯四弟

蕙妹於十四去日，乃延至廿日始大殮，未免太遲。凡地師及選擇方術之言，其近情理者信之，其不近情理者，決不必信；七日始大殮，此不近情理之言也！吾祖星岡公於僧道巫醫及堪輿星命之言，皆不甚信，故凡不近情理之言，不敢向之開口；以後吾家兄弟子姪，總以恪守星岡公之繩墨爲要。（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致澄弟）

地仙爲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澄叔季弟）

今年慧星出於北斗與紫微垣之間，漸漸南移，不數日而退，出右輔與搖光之外，並未貫紫微垣，亦未犯天市也。占驗之說，本不足信，即有不祥，或亦不大爲害。（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總須立志讀書，不必想及此等事。（道光

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第二編 修 養

三〇三



## 第三編 公務

### 第一章 國政

總綱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為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外交

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着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概可憾可惡，而遠識者尙不宜在此等

着眼。吾輩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等具爲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真具，逆則報逆，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同治元年五月日記）

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南北咽喉，逆夷旣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無少損；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宴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稟祖父母）

此事似非官相所能爲力，渠未必肯向夷會說，夷會亦未必聽渠之話。若果來東流與余相會晤，余窺其意旨，尙可以理論情感，必力爲開說；倘其暗助髮逆之志甚堅，亦可於言外得之，則奏明另籌大計耳。（咸豐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年所失寧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城，尙未收復。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爲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稟父母）

### 禮樂風俗

賀宏勳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龠等六人來。邱係穀士先生之子，六人謂皆承穀士之教，講求古樂。帶來樂器：琴一、瑟一、鳳簫一、洞簫一、匏一、塤篪一、笙一。因令奏樂，以鼓節之；音節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昔聖王修己治人之術，其精者全在乎樂，而後世之獨闕者，乃首

在樂。余因古人治兵之道，作詩之法，皆與音樂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爲恥。（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日記）

在何宅聽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日記）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里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日記）

洪琴西來，與之言風俗移人，凡才人皆隨風氣爲轉移，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尚之外。因言余老無能有所樹立，但不能開壞風氣，導天下以惡習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日記）

一省風氣，依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俗爲轉移者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日記）

與作梅談：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求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因引顧亭林所謂「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咸豐十年九月日記）

#### 鹽厘

淮鹽向以江督爲主，江督猶東，運司猶佃也。弟欲從鹽中設法生財，不謀之於我，而謀之於喬，何也？鹽務利弊，萬言難盡；然扼要亦不過數語。太平之世兩語，曰：「出處防偷漏，售處防侵佔。」亂離之世兩語，曰：「暗販抽散厘，明販收總稅。」何謂出處防偷漏？鹽出於海濱場灶，商販赴場買鹽，每斤完鹽價二三文，交灶丁收；納官課五六文，交院司收；其有專完窻丁之鹽價，不納院司之官課者，謂之私鹽，卽偷漏也。何

謂售處防侵佔？如兩湖江西，均係應銷淮鹽之引地；主持淮政者即須霸住三省之地，只許民食淮鹽，不許鄂民食川私，湘民食粵私，江民食閩私，亦不許川粵閩各販，侵我淮地，此所謂防侵佔也。何謂暗販抽散厘？軍興以來，細民在下游販鹽，經過賊中金陵安慶等處，售於上游華陽吳城武穴等處，無引無票無照，是謂暗販；無論賊卡官卡，到處完厘，是謂抽散厘也。何謂明販收總稅？去年官帥給票與商人和意誠號，本年喬公給票與商人和駿發號，目下余亦給票與和駿發，皆令其在秦州運鹽，在運司納課，用洋船拖過九洑州，在於上游售賣；售於湖北者，在安慶收稅，每斤十文半，在武昌收九文半；售於江西者，在安慶每斤收十四文，在吳城收八文；此所謂明販收總稅也。弟前令劉履祥在大通開官鹽店，小屯小賣，是暗販之行徑；今欲令二三商人，赴喬公處領鹽，駛上行銷，是明販之行徑。若使照和意誠和駿發之例，亦在運署納課，亦雇洋船拖過九洑洲，亦

在皖與武昌完二十文，皖與吳城完二十二文，則此外爲利無幾；若不照和意誠和駿發之例，概不完厘，則有益於弟，有損於兄，殊不足以服衆。本年四月，劉履祥在下游運鹽數船駛上，亦用洋船拖過賊境，被荻港卡員王壽祺攔住，劉履祥寄函與王，謂完厘釋放；厥後過鹽河華陽，竟未完厘，此事人多不服，余亦惡之，擬卽將劉履祥撤去，並將大通官鹽店拆毀，蓋所得無多，徒壞我名聲，亂我紀綱也。弟亦不必與喬公謀鹽，弟以後專管軍事，莫管餉事可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致沅浦九弟）

改商棧爲官棧，自是目前急務。然楚岸西岸，已被川私粵私佔盡，上游鹽價大減。淮引厘卡太多，成本太重，不特商運有虧本之虞，卽官運票鹽，亦必無利可圖。若不於江西湖北，力堵鄰私，淮鹽竟無售處，雖有良法，無如之何！吾之所以遲遲不講求鹽利者以此。（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致沅弟）

郭帥與金前司所陳鹽務，一一閱過，金所慮者，恐難緩第一批之厘。究之鹽務變法，無論改何新章，斷無不緩厘免厘之理；若概如今日之逢卡抽厘，則不得謂之新章，不得名曰鹽法矣。余所慮者，却不在緩厘，而在終無實效，蓋江西自道光年間，從無銷足額引之事；亂後人口漸少，即令全食淮引，官鹽亦不能銷至六萬大引之多，况引地被鄰私侵佔殆盡，焉能一一驟爾奪回？商人湊辦三萬引之成本四十餘萬，已極不易；二分之利，又不足動其涎羨之心；加以引地毫無把握，銷售難期暢旺，時日稍滯，獲利愈微。商利既薄，則所謂包繳厘金盈餘者，皆成拖欠展緩之局，余之所慮無實效者，謂此類也。然此時辦法，除重稅鄰私，指岸認運二者，別無下手之處，應即照金君所擬辦理。（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沅弟）

鹽務自應由余與運司兩衙門作主，界限不可不清，始基不可不慎。獲

票不必由弟營填發，船單與認旗，皆可不用，惡其全是洋人規模也。凡商皆可招，不必認說全歸大營認辦，並不必立營運名目，總之余之主意，重在商運，不重在官運營運；金君之主意，時重商，時重官營，夾雜之中，不免自相矛盾；故此次刊刻新章，不可不慎，以其徧傳官紳商賈也。（同治二年八月三十日致沅弟）

衡州之粵鹽，只禁船載，不禁路挑，弟所見極爲有理。江西新城縣，亦爲禁閩鹽之路挑，竟被私販將委員毆斃。現在衡州每挑既補二百四十，若再加亦必激變；從前道光年間，衡州嚴禁粵私，從未禁遏得住；將來新章到衡，弟可與府縣及厘卡說明，只有水卡查船載之私，每斤加作八文，其陸卡查路挑之私，概不再加分文；亦不必出告示，亦不必辦公牘，但得水卡一處稽查，便算依我之新章耳。（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澄弟）

衡永寶三府，改食粵引，澄弟所陳，本係便民之舉。然鹽法不便民者

極多，如瓜州係淮鹽出產之區，然對岸之鎮江府，僅隔八里，例食浙引，不准食淮引，不便孰甚焉。蓋處處求便於民，則近者只食三四文之鹽，而遠者雖出錢一二百，而尙無鹽可買；故不能不畫配引地，以銷貨，均勻貴賤以裕課也。（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致澄沅弟）

文輔卿辦厘金甚好。現在江西厘務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重，此外則不知誰何之人；如輔卿者，能多得幾人，則厘務必有起色。吾批二李詳文云：「須冗員少而能事者多，入款多而坐支者少。」又批云：「力除官氣，嚴載浮費。」弟須囑輔卿二語：「無官氣有條理。」守此行之，雖至封疆，不可改也。（咸豐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致沅季弟）

長江數百里內，厘卡太多；若大通再抽船厘，恐商賈裹足，有礙大局。（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致季弟）

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所費不過百千，而其差總家丁，

開報至三四千串之多；縣令無所出，則於錢糧不解，積爲虧空，皆天家受其弊。故湖北州縣，現無絲毫差事；如有向例由州縣辦差者，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令其發給，不使州縣賠墊分毫，其名則天家吃虧，其實則州縣無所藉口，錢糧掃數清解，爲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信爲知言。（咸豐十年四月日記）

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大錢三萬餘千，每都幾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窮鄉般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

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致四位弟）

邑中勸捐彌補虧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萬不可勉強勒派。我縣之虧，虧於官者半，虧於書吏者半，而民則無辜也。向來書吏之中飽，上則吃官，下則吃民；名爲包徵包解，其實當徵之時，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當解之時，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猶索食於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終不肯吐，所以積成巨虧；並非實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今年父親大人議定糧餉之事，一破從前包徵包解之陋風，實爲官民兩利；所不利者，僅書吏耳。卽見制台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諸弟皆宜極力助父大人辦成此事。惟捐銀彌虧，則不宜操之太急；須人人願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則好義之事，反爲厲民之舉；將來或翻爲書吏所藉口，必且串通劣紳，仍還包徵包解之故智，萬不可不預防也。

（咸豐元年九月初五日致四位弟）

錢漕一稟，批語宜乾淨斬截，此事究應由地方官，以全力主持，乃爲切實；不然，恐吾批愈結實，而人愈疑貳，此等處頗費斟酌。（咸豐七年正月十五日致沅弟）

周濟與社  
君

定城南城外發賑章程。因冒濫者多，十六日發至四萬四千人之衆，後此斷難爲繼；乃定爲每人發小票一紙，十九日察看真正飢民，給與一票，二十二日，持票領米；二十三日，再加察看，給二十五日之米票；二十五日，再加甄別，給二十八日之米票；每三日一發，上次給下次之票，庶幾漸免於冒濫。（同治元年四月日記）

周濟受害紳民，非汎愛博施之謂；但偶遇一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遷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或與之數千金，以周其急。先星岡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佈施，專以目之所

觸爲主；即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日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必爲地方官所譏；且有挂一漏萬之慮，弟之所見，深爲切中事理。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無力濟之，而推而及於吉安，非欲弟無故而爲沽名之舉也。（咸豐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致沅弟）

鄉里凶年賑助之說，予曾與澄弟言之。若逢荒歉之年，爲我辦二十石穀，專周濟本境數廟貧乏之人。自澄弟出京之後，予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倉之制，若能做而行之，則更爲可久。朱子之制，先捐穀數十石，或數百石，貯一公倉內；青黃不接之月，借貸與飢民，冬月取息二升收還，（每石加二斗）若遇小歉，則蠲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則全蠲之，（借一石還一石）但取耗穀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後天下法之，後世效之，今各縣所謂社倉穀者是也。其實名存實亡，每遇凶年，小

民不會得借貸顆粒；且並社食而無之，僅有常平倉穀，前後任尙算交代，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蓋事經官吏，則良法美政，後皆歸於子虛烏有。國藩今欲取社倉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穀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勸其量爲捐穀，於夏月借與貧戶，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每石加一斗）豐年不增，凶年不減。凡貧戶來借者，須於四月初間，告知經營社倉之人，經營糧穀之多少，分布於各借戶；令每人書券一紙，冬月還穀銷券，如有不還者，同社皆理斥議罰加倍。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几石；或有地方爭訟理屈者，罰命量捐社穀少許；每年增加，不過十年，可積至數百石，則我境可無飢民矣。蓋夏月穀價昂貴，秋冬價漸平落；數月之內，一轉移之間，而貧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無量矣！吾鄉昔年，有食雙穀者，此風近想未息，若行此法，則雙穀之風可息。前與澄弟面商之說，我家每年備穀救地方之戶；細細思之，施之既不能及遠，行之又不可以久；

且其法止能濟下貧乞食之家，而不能濟中貧體面之家。不若社倉之法，既  
可以及遠，又可以貞於久；施者不甚傷惠，取者又不傷廉；卽中貧體面之  
家，又可以大享其利。本家如任尊，楚善叔，寬五厚一各家，親戚如寶田  
騰七宮九荆四各家，每年得借社倉之穀，或亦不無小補。澄弟務細細告之  
父大人叔父大人，將此事於一二年內辦成，實吾鄉莫大之福也！我家捐  
穀，卽寫會呈材祥雙名，頭一年捐二十石，以後每年或三石或五石或數十  
石，地方每年有樂捐者，或多或少不拘，但至少亦須從一石起。吾思此事  
甚熟，澄弟試與叔大人細思之，並稟父親大人，果可急於施行否？（咸豐  
元年三月初四日致四位弟）

社倉之法，有借無還，今日風俗，誠然如此；澄弟所見，良爲洞悉時  
變之言。此事竟不可議舉行。王介甫青苗之法，所以病民者，亦以其輕於  
借而艱於還也。（咸豐元年七月初八日致四位弟）

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此亘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來，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爲本境置義田，以贍救念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爲京官者，自治不暇；卽使外放，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鴻嗷乎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終不能償。然予之定計，苟住官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喜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爲義田之用。（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自致四位弟）

實錄

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其法以火蒸水氣，貫入筒，筒中四竅，閉前二竅，則氣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氣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氣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約試演一時，竊喜洋人之智巧，我國人亦能爲之；彼不能傲

我，亦其所不知矣！（同治元年七月日記）

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之夏布，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無論貧富男婦，人人依以爲業，此並不足爲駭異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澄叔季弟）

水利與河

十二連橋，卽西沱也！宋河承矩爲滄州節度使，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百七十里，築堤瀦水，爲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於是雄奠霸州平戎破魯順安等軍，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張淀水溉田，獲漁稻之利。而水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此東淀西淀之所由起也。（咸豐二年日記）

裴耀卿置輸場於河口。河口。卽泔水達於黃河之口也。南人舟運江淮之米，自泔以達河口。吳人不習河漕，便令輸米於河口之倉而去，則吳人

便矣。三門卽砥柱山，在洛陽之東；地最險，不可行舟。耀卿於三門之東西，各置一倉，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江淮之米，卽輟於河口之倉矣。官爲別雇舟，汭河漕至三門之東，視水可達，則徑以舟過；三門水險，則由車路挽過三門，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然後入渭，以漕關中。自江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門，自三門入渭，至長安，凡三次轉搬，乃得達也。今天下之漕糧，概用長運。漕至袁浦，黃高於清，則百端營謀，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黃倒汙湖之巨患，種種敝壞，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於袁浦置倉；楊莊各倉，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運兩次。爲河帥者，治河則不顧淮，治淮則不顧河，治運則不顧河淮，庶幾易爲力乎？（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樅陽塌工未成，亦屬意中之事，不必焦灼。大江極深，古人所謂江深五里，海深十里也。兩岸支河入江者，極淺極高，夏月江漲，則支河更

高，倒灌各小河之內，冬月江涸，落至二三丈不等，小河之水，入口時，小水高而江水低，如二三丈之懸崖，甚至江船不能入小河，小河之船不能出江，以其太陡峻也。……至塞壩工程，非絕大才調，不能，不知弟所用者何人？余屢寫信，均言未能築成者，蓋目中未見有此大才之人也！（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沅季弟）

將看永定河工，行十一里，至玉皇廟茶尖；旋行三里許，至灰霸看減河；減河原所以減洩正河之盛漲，近因正河之身，高於減河之堤，遂至正河反奪減河之全溜，而正河乾枯，積沙日高，減河下游，亦凝塞矣。（同治八年日記）

旋至第十二十三號，此處河如之字；初向北，則十三號當其衝；折而向南，則南四汛當其衝，故兩岸皆險也。（同上）

旋至九號看堤。自九號至十二號，河身極窄，切逼南堤，河中隆起高

土，如埂如山，高過南堤，寬至數十倍過之，若非剗挖河中大埂，南隄三四里，極可危也！旋至十七八處，打茶尖，看大壩。此處於上年三月決口，四月堵塞，將合龍而不成；八月上流決口，此處河乾，乃築大壩，避坑塘之深，棄原隄不用，而於河中另築一隄，約五里許；開一引河，余嫌其淺窄也。自南四汛二十號起至南五汛十三處，堤卑不過三四尺，寬不過三尺許，土牛高不過二尺許，真同兒戲！（同上）

至南六二十七號。該處無工可查，但旗民貪看游河沃饒之地，紛紛至戶部呈報升科，據爲已業，亦一勘視。旋至南七三四號，此處爲上年決口之處，內外坑塘甚深；河身中爲一大洲隆起，其高過於南隄，土膠而堅；洲之南，隄之北，僅十餘丈，不足以容河身，又曲折迎溜頂衝，極可危也！再下二三里，看六七號新開引河；於河路堅土中，生開一河，底寬僅四丈五尺，面寬僅十二丈，深僅一丈四尺，斷不能容永定河之全溜。聞此

下十六里，並聞河影，純仗新開新河；十六里以下，雖有河影，而節節高仰；計永定一河，非處處開挖河身，別無良法，甚可憂也！（同上）

## 第二章 人事行政

求才與選才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往時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爲急，其闕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咸豐六年四月初九日致沅弟）

余告彼輔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又囑其求潤帥左郭及沅薦人，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筱荃。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般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咸豐十年七月初八日致沅季弟）

和州尙未委員；玉溪口巢縣柘皋三處厘卡，亦尙無人可辦。平日不隸

才，臨事難於派員。（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致沅弟）

沅弟信，極論文士之涉於虛空，不可用其言。頗切當。（咸豐十年八月日記）

弟謂余用人往往德有餘而才不足，誠不免有此弊，以後當留心懲改。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沅弟）

吳退庵事，余實不便失信；其確不可用，用必僨事之處，余亦殊無所見；不知諸君子何以燭照幾先，遂能爲此十成語。余閱歷多年，見事之功與否，人之得名與否，蓋有命焉，不盡關人事也。（咸豐十一年元旦致沅浦九弟）

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諭澤鴻）

許惇詩有才而名聲太壞。南坡專好用名望素劣之人，如前用湖南胡聰

泉彭器之李茂齋，皆爲人所指目；卽與裕時卿金眉生交契，亦殊非正人行徑；弟與南坡至好，不可不知其所短。余用周弼甫，亦係許金之流；近日兩奉寄諭查詢，亦因名望太劣故。毀譽悠悠之口，本難盡信，然君子愛惜聲名，常存冰淵惴惴之心，蓋古今因名望之劣而獲罪者極多，不能不慎修以遠罪。吾兄弟於有才而無德者，亦當不沒其長，而稍遠其人。（同治元年六月初十日致沅季弟）

金眉生與鶴儕積怨甚深。吾輩聽言，亦須獨具權衡；權衡所在，一言之是非，卽它人之榮辱予奪係焉。弟性爽快，不宜發之太驟。（同治二年七月初一日致沅弟）

金眉生參者極多；二三年來，勝帥屢疏保之，升於九天；袁帥屢疏劾之，沉於九淵；……卽如下游諸公，李吳喬，皆痛惡眉而不知其美；郭又酷好眉而不知其惡；此等處弟須詳詢密查，不可憑立談而遽信其人之生平

耳。（同治二年八月初五日致沅弟）

用人極難，聽言亦殊不易；全賴見多識廣，熟思審處，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如眉生見憎於中外，斷非無因而致；筠仙甫欲調之赴粵，小宋即函告吾廣東京官，以致廣人之在籍在京者，物議沸騰。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則彈章嚴旨，立時交至；無益於我，反損於渠；余擬自買米外，不復錄用。（同治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沅弟）

李雨蒼於十七日起行赴鄂。渠長處在精力堅強，聰明過人；短處即在舉止輕佻，言語傷易；恣潤公亦未能十分垂青。（咸豐八年二月十七日致沅弟）

楊鎮南之不足恃，余於其平日之說話知之。渠說話最無條理。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担斤兩者，其下必不服；故說文君字后字從口，言在上位者，出口號令，足以服衆也。（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致沅弟）

小泉赴粵，取其不開罪於人，內端方而內圓融。（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用人

李牧在趙，匈奴不侵；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林甫爲相，閣鳳反；盧杞柄政，李懷光叛；反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謹置左右之臣，其益於人國者多矣。（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督撫本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籌餉。籌兵則恐以敗挫而致謗，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壞聲名。而其物議沸騰，被人參劾者，每在於用人之不當。沅弟愛博而面軟，向來用人失之於率，失之於冗，以後宜慎選賢員，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數員，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資淺，貌貴溫恭，心貴謙下，天下之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用人不率冗，存心不自滿，二者本末俱到，必不可免於咎戾，不墜令名。（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致澄沅弟）

寄諭中似飭弟就近履任，卽辦鄂境之檢。朝廷爲地擇人，亦卽爲人擇地；聖恩優渥，無以復加。（同治五年二月初一日致沅弟）

余爲地方官，若僅帶一胞弟在身邊，則好事未必見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嫌疑之際，不可不慎。（咸豐十年五月初四日致澄侯弟）

賴賊赴下游買米，日內有信來安慶否？弟可與黃昌岐細細說明，大約不外平日結以厚情，臨時啗以厚利，以期成安慶一簣之功耳。（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二日致沅弟）

勇丁有不願留徐者，亦聽隨茂堂歸；總使吉中全軍，人人榮歸，可去可來，無半句閒話，惹人談論。（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致澄沅弟）

用紳

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責，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廩給；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勸，而不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吾弟初出

辦事，而遂揚紳士之短；且以周梧岡之閱歷精門爲可佩；是大失用紳士之適也，戒之慎之！（咸豐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致沅弟）

王震軒來辭行，將以明日往南豐。余告以用紳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震軒深以爲然。（咸豐八年十二月日記）

近年如吳幼丹在江，蔣香泉在浙，皆以聯絡紳士，大得名譽，跪道攀留；而雲仙以疎斥紳士，終不得久於其位。……弟此次赴鄂，雖不必效沈蔣之遠道干譽，然亦不可如雲仙之譏侮紳士，動輒荆棘。大約禮貌宜恭，銀錢宜鬆，背後不宜多着貶詞；縱不見德，亦可以遠怨矣。（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致澄沅弟）

吾在江西，各紳士大爲我勸捐八九十萬，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今年丁憂，奔喪太快，若忽然棄去，置紳士於不顧者，此余之所悔也。（若少

遲數日，與諸紳往復書問乃安。弟當爲我彌縫此闕，每與紳士書札往還，或接見暢譚，具言「江紳待家兄甚厚，家兄抱媿甚深」等語。就中如劉仰素、甘子大二人，余尤對之有媿；劉係余請之帶水師，三年辛苦，戰功日著，渠不負吾之知，而余不克始終與共患難；甘係余請之管糧台，委曲成全，勞怨兼任，而余以丁憂遽歸，未能爲渠料理前程；此二人皆余所慚對，弟爲我救正而補苴之。（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下  
育才與取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咸豐九年九月日記）

爲督撫之道，卽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般般之意，卽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侮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卽取人爲善之意，孔子爲之不厭也。爲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意爾！（同治元年三

月日記)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卽以圍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薑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衆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衆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衆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可得，是猶執策而嘆無馬，是真無馬哉！（咸豐九年十月日記）

九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旁燭，則嚴不中禮耳。（咸豐十一年十月日記）

見羅瞿三縣令，因言語不合理，予怒斥之甚厲；頗失「爲人上者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之義。（咸豐十年九月日記）

黃正齋竟爲本部司員，頗難爲情，余一切循謙恭之道，欲破除藩籬，而黃總不拘謹。（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致四位弟）

### 保舉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衆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余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假大君之器，以市一己之私息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頹風，深爲慚愧！（同治二年四月日記）

余昔在軍，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仙屏在營，弟須優保之，借此以汲引人才。余未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淪下位，至今以爲太愧太憾之事。仙屏無論在京在外，皆尙有所表見。成章鑑是上等好武官，亦

宜優保。(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致沅弟)

惲中丞余曾保過。凡臣密保人員，終身不宜提及一字，否則近於挾長，近於市恩。此後余與湘中函牘，不敢多索協餉，以避挾長市恩之嫌；弟亦不宜求之過厚，以避盡歡竭忠之嫌。(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致沅弟)

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爲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爲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本人不以爲德，反成仇隙者；余閱世已深，卽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同治二年八月初五日致沅弟)

懲罰

次青事，須渠來營一次，乃能定案。今天下雖已大亂，而法律不可全廢。如普不重懲，卽無以服江楚軍民之心；重懲普而不薄懲青，卽無以服徽人，亦無以服普之心。(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沅季弟)

沅弟以余待朱唐等稍失之薄，余心亦覺不甚安帖。然天道不能有舒而無慘，王政不能有恩而無威；近日劾吳少村，及驅逐在徐之王刁兩團數

千人，全回山東，亦似稍失之薄；而非此實辦不動也。（同治五年正月十五日致澄沅弟）

意欲嚴懲何銑，竟不知如何下手，乃爲恰如題分。蓋譴罰有罪，亦須切當事理，乃服人心。（同治二年七月十一日致沅弟）

### 共事

嚴公長短，余所深知。媚嫉傾軋，從古以來，共事者皆所不免，吾輩當躬自責而薄責於人耳。（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致沅弟）

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匡衡抑其功，僅得封關內侯；祁靈荃得突厥默，宋璟抑其功，僅僅得授郎將；其後湯以非罪而流，靈荃以慟哭而死；宰相妨功，病能人之不得伸其志者，多矣！（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季弟決計出外，不知果向何處？今日辦事之人，惟胡潤芝左季高，可與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時信時疑，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沅弟宜再三開導，令季弟擇人而事，不可草草。（咸豐九年元旦致澄沅季三弟）

弟總認定是湖北之委員，以官胡西帥爲上司，諸事稟命而行，此外一概疏疏落落。希庵於此等處，界限極清，人頗嫌其疏冷；然不輕進人，卽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異日不妄疏人之本，處弟之位，行弟之法，似尙妥叶。（咸豐十年七月十五日致沅弟）

陳竹伯中丞，辦理軍務，不愜人心，與余諸事亦多齟齬。凡共事和衷，最不易易。（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致四位弟）

聞官帥奏請以希庵實授鄂撫，並力保雪琴爲皖撫，想朝廷亦必俯從所請。其辦事合手可喜，其黨類太盛，爲衆所指目，亦殊可懼。（咸豐十一年九月十四日致澄弟）

李希庵於閏八月念三日安慶開行，奔喪回里；唐義渠卽於是日到皖。兩公於余處，皆以長者之禮見待，公事毫無掣肘；余亦推誠相與，毫無猜疑，皖省吏治，或可漸有起色。（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諭紀

澤)

少荃宮保，於吾兄弟之事，極力扶助；雖於弟劾官相，不甚謂然，然但慮此後做官之不利，非謂做人之有損也。弟於渠兄弟，務須推誠相待，同心協力，以求有濟。淮軍諸將在鄂中者，有信至少荃處，皆感弟相待之厚；劉克仁感之尤深。大約淮湘兩軍，曾李兩家，必須聯為一氣，然後賊匪可漸平，外侮不能侵。（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致沅弟）

現在衙門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於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極協和。男雖終身在禮部衙門，為國家辦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盡就條理，亦所深願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稟父母）

### 第三章 治事

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

為政（治  
道作吏，  
澤民）

，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以過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同治元年四月日記）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弊。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莊爲體，禹墨爲用，以不與不違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記）

吳子序言：「聖人言保國天下，老子言取國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子有殺機」云云。其義甚精。（道光二十三年四月日記）

與作梅……論天下之理，惟易簡乃可行，極爲契合。（咸豐十年正月日記）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謂次青好爲逾恆之謙，啓寵約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

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和，謂用人當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也。（咸豐十年八月日記）

溫循吏傳，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尙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思爲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爲先，不貴煦嫗也。（咸豐九年三月日記）

謝絕陋習，慎重公事，嚴密以防門內，推誠以待制府，數者皆余見相合，聲譽亦必隆隆日起矣。（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用人太濫，用財太多，是余所切戒阿弟之大端。李黃金本屬擬於不倫；黃君心地寬厚，好處甚多，而此二者，弟亦當愛而知其惡也。在安慶未虐使軍士，未得罪百姓，此二語兄可信之。拚命報國，側身修行。此二語弟亦當記之。（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致沅弟）

弟因時賢開府，論及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一節，極是極是。余三

年以來，因位高望重，時時戰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舉太濫，是余亂政；不辦團，不開捐，是余善政；此外尙不了了。（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沅弟）

我近來精神日減，此次之出，惡我者拭目以觀其後效，好我者關心而慮其失墜。……專望弟來，照料一切，外和軍旅，內檢瑣務，大小人才，悉心體察，庶可補余之短。（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致沅弟）

委員之道，以四者爲最要：一曰習勞苦以盡職，一曰崇儉約以養廉，一曰勤勉問以廣才，一曰戒傲惰以正俗。（咸豐十一年八月日記）

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志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曰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人

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徵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燈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同治元年八月日記）

余前在江西，所以鬱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剝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僚，晉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款愜，則或而獲咎。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伸。然此只坐不應駐紮省垣，故生出許多煩惱耳。弟今不駐省城，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至愛民聯紳三端，皆可實心求人。現在餉項頗充，凡抽厘勸捐，決計停之；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爲我宣達一二。（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民宜愛而刁民不必愛，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調理分

明，則凡兄之缺憾，弟可一一爲我彌縫而匡救之矣！（咸豐八年正月十九日致沅浦九弟）

若紳民中實在流離困苦者，亦可隨便周濟。……應酬亦須放手辦，在紳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咸豐八年正月十四日致沅弟）

三代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結，不足以得民心。（咸豐九年九月日記）

爲疆吏者，全仗年豐民樂，此心乃可以自恬；若事事棘手，則竟日如在繻栝中矣。（同治八年五月日記）

此次之出，約旨卑思，腳踏實地，但求精而不求闊。（咸豐八年六月初四日致沅弟）

約旨卑思四字，實近來方寸穩微之弊，亦閱歷太久，見得天下事，由命不由人也。（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十日致沅弟）

治事精神  
（卑約，  
靈心，  
恆積，  
勞力，  
忍持，  
氣持）

凡辦大事，以識爲主，以才爲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

往年攻安慶時，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張。贍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也；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或添他軍來助圍師，或減圍師分撥他處，或功墮於垂成，或無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張也。譬之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抬頭，此人謀主張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主張者也。苦恐天意難憑，而廣許神願；若恐人謀未臧，而多方設法；皆無識者之所爲。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鎮靜以緩圖之，則善耳。（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天下事焉能盡如人意？古來成大事者，半是天緣湊泊，半是勉強遷就。（同治二年九月十七日致沅弟）

貢院九月可以畢工，大慰大慰！但規模不可狹小，工程不可草率；吾

輩辦事，動作百年之想。（同治三年八月初五日致沅弟）

戊戌同年團拜，余爲值年，承辦諸事；早至文昌館，至四更方歸。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須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余今日媿無此見，致用費稍浮；又辦事有要譽的意思，此兩者皆是。他日大病根，當時時猛省！（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日記）

余以二十八日奉署理兩江總督之命。以精力極疲之際，肩艱大難勝之任，深恐踴蹶，貽笑大方；然時事如此，惟有勉力作去，成敗禍福，不敢計也！（咸豐十年四月二十九日致澄侯四弟）

余癱疾未愈，用心尤甚，夜不成寐，常恐耿耿微忱，終無補於國事；然辦一日事，盡一日心，不敢片刻疎懈也。（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致四位弟）

人心之境，又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

則不能復計較矣。（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今日天雨如注，氣象陰森，寒似深秋，實增焦灼；想老弟亦同此愁悶。然事至今日，惟有小心安命，埋頭任事二語，兄弟互相勸勉；舍此更無立脚之處。（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致沅弟）

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卽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卽享福之人。此次軍務，如克服武漢九江安慶，積勞者卽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致沅弟）

吾兄弟誓拚命報國，然須常存避名之念，總從冷淡處着筆，積勞而使  
人不知其勞，則善矣。（同治元年十月初三日致沅弟）

昨奉年終頒賞福字荷包食物之類，聞弟有一分，春霆亦有一分，此係

特恩。吾兄弟報國之道，總求實浮於名，勞浮於賞，才浮於事，從此三句，切實切實做去，或者免於大戾。（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致沅弟）

兩宮太后及恭邸，求激濁揚清，賞罰嚴明，但患無可賞之實，不患無不次之賞。而罰罪亦毫不假借；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今年之戮林米何，與近日拿問勝帥，又拿問前任蘇藩司蔡映斗進京，諭旨皆嚴切異常。吾輩忝當重任，不恃無意外之罰，而恃無可罰之實。（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沅弟）

弟在吉安，聲名極好；兩省大府，及各管員弁，江省紳民，交口稱頌，不絕於吾之耳；各處寄弟書，及弟與各處稟牘信械，俱詳實妥善，犁然不當，不絕於吾之目。……弟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譽望一損，遠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咸

豐八年四月初九日致沅弟

作事貴於有恆，精力難於持久，心須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幾常葆令名，益崇德業。（咸豐八年正月十九日致沅弟）

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余之短相箴，乞無忘也！（咸豐八年二月十七日致沅弟）

吉安克復，尙無把握，千萬不可焦急；日慎一日，以求其事之濟，一懷焦憤之念，則恐無成耳！千萬忍耐，千萬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處朋友爲然，卽凡事亦莫不然。（咸豐八年七月十四日致沅弟）

弟肝氣尙旺，遇有不稱意之端，必加惱怒，不知近日如何？實深慮系。天下之道，無感不應，無絀不伸，以吾心之且憐且敬，知外間必千里

應之，亦必憐弟敬弟，萬口同聲。弟稍耐數月以待之，而後知吾言之不謬也。（同治三年八月初二日致沅弟）

大約軍事在吉安撫建等府結局，賢弟勉之，吾爲其始，弟善其終，實有厚望。若稍參以客氣，將以敦志，則不能爲我增氣也。（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

接弟信，報撫州之復；它郡而吉州難，余固恐弟之焦灼也！一經焦燥，則心緒少佳，辦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廢弛，亦以焦燥故爾！總宜平心靜氣，穩穩辦去。（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致沅弟）

余近來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澄弟近日肝氣尤旺，不能爲我解事，反爲我添許多唇舌爭端。（咸豐四年四月十六日致四位弟）

澄弟自到省幫辦以來，千辛萬苦，鉅細必親；在衡數月，尤爲竭力盡

治事方法，處事則  
斷，了本則  
立，了本則  
日，推求，和  
心，問明，務  
好，問明，務  
神，問明，務  
輕，問明，務

心，衡郡諸紳佩服，以爲從來所未有。昨日有鄭桂森上條陳，言見澄侯先生，在相陰時景象，渠在船上，不覺感激泣下云云。澄弟之才力誠心，實爲人所難學；惟近日公道不明，外間悠悠之口，亦有好造謠言，譏弟之短者；而澄弟見我諸事不順，爲人欺侮，愈加憤激，肝火上炎，不免時時惱怒，盛氣向人；人但見澄弟之盛氣，而不知實有激之逼之使然者也！人以盛氣凌物，謂澄，澄以盛氣傷肝致病；余恐其因抑鬱而成內傷，又恐其因氣盛而招怨聲，故澄歸之後，卽聽其在家養息，不催其仍來營中。（咸豐四年四月二十日致四位弟）

沅弟勸我規模宜闊，我可勉而幾也！其謂處事宜決斷，則尙有未能。用情之厚薄，惟李家賻儀略厚，以渠以厘金濟我軍已二萬餘，不可無以酬之；此外皆循舊規耳。（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致澄沅季三弟）

去年諸公議中空一段，又弟未多請破船，此時皆不必悔；向使此二

事，當日籌謀周密，而他處或又有隙可乘；凡事後而悔己之隙，與事後而議人之隙，皆閱歷淺耳。（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二日致沅弟）

沅弟能隨南翁以出，料理戎事，亦足增長識力。南翁能以赤手空拳，幹大事而不甚著聲色，弟當留心做而效之。（咸豐六年九月十七日致沅弟）

如係派我北上，沅弟願同去否？爲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迴避；爲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望沅弟即日定計，復書告我。無論或派我或派潤帥，皆須帶萬人以行，皖北皖南兩岸，局勢必大爲抽動；請弟將如何抽法，如何布置，開單見告，一切皆暗暗安排，胸有成竹，一經奉旨，旬日即可成行，兩弟以爲何如？（咸豐十年九月初七日致沅季弟）

凡事豫則之，本日下午天，因明日有天壇興工，監視行禮，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日內未經慮及，頗覺心中不定，懼致貽誤，皆不豫之故也。

（咸豐元年十月日記）

每日應辦之事，積擱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咸豐元年閏八月日記）

料理官事：摘由備查，一也；圈點報京，二也；注解縉紳，三也。此三者夜間之功課，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日記）

余此事再出，已滿十月，而寸心之沉毅憤發，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咸豐九年四月二十日致澄沅季三弟）

余自去年六月再出，無不批之稟，無不復之信，往年之嫌隙尤悔，業已消去十分之七八；惟辦理軍務，仍不能十分盡職，蓋精神不足也！賢弟聞我在外，近日尙有錯處，不妨寫信告我。（咸豐九年五月初六日致澄弟）

兄自患目疾，肝鬱日甚，署中應治之事，無一能細心推求；居官則爲溺職之員，不仕又無善退之法，恐日趨日下，徒爲有識所指摘耳！（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澄沅弟）

山西號稱富國。然年來京餉，全以該省爲大宗；厘金尙未辦動，入款較道光年間不見增多，出款則較昔浩大；去京極近，銀錢絲毫，皆戶部所深知。沅弟有手筆太靡之名，既爲安靜省分督撫，則正雜各款，不能不謹慎節儉，絲絲入扣。（同治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致澄沅弟）

官階初晉，雖不足爲吾季弟榮；然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順，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咸豐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致季弟）

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時，亦常說及；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無奈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翫易之也。（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致澄沅洪弟）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澈，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同治二年

二月日記）

弟昨信勸我不必引前事以自艾。余在外立志，以愛民爲主；在江西捐銀不少，不克立功，凡關係民事者，一概不得與聞；又性素拙直，不善聯絡地方官，所在齟齬；坐是中懷抑塞，亦常有自艾之意。（咸豐八年二月初二日致沅弟）

昨信言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則心雖有等

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此也！去年與弟握別之時，諄諄囑弟，以效我之長，戒我之短；數月以來，視弟一切施行，果能體此二語，欣慰之至！（咸豐八年正月十九日致沅弟）

蔣益澧之事，唐公如此辦理，甚好。密傳其家人，詳明開導，勒令激出銀兩，足以允服人心，面面俱圓。請蘋翁即行速辦，但使探驪得珠，即輕輕著筆，亦可以辦到矣。（咸豐五年四月二十日致四位弟）

蔣薊泉之事，唐蘋翁迫於邑紳之言，不能不辦；但總須輕妙，不著痕迹；若過於著迹，必至大傷體面，將來使帶勇者，人人有自危之心，即羅山迪葬，亦覺爲之不怡，非所宜也！（咸豐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致四位弟）

哥老會之事，余意不必曲爲搜求。左帥疏稱，要拿沈海滄兄，未見其原摺，便中鈔寄一閱。提鎮副將，官階已大，苟非有叛逆之實蹟實據，似

不必輕言正法。如王清泉係克復金陵有功之人，在湖北散營，欠餉尙有數成，未發；既打金陵，則欠餉不清，不能全歸咎於湖北，余亦與有過焉！因欠餉不清，則軍裝不能全激，自是意中之事；卽實缺提鎮之最可信爲心腹者，如蕭孚泗朱南桂唐義訓熊登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無軍裝，亦難保別人不誣之爲哥老會首。余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職，總須以禮貌待之，以誠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緩頰而保全之。卽明知其哥老會，喚至密室，懇切勸諭，令其自悔，而貸其一死。惟柔可以制剛狠之氣，惟誠可以化頑梗之民。卽以吾一家而論：兄與沅弟帶兵，皆以殺人爲業，以自強爲本；弟在家當以生人爲心，以柔弱爲用；庶相反而適以相成也。（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致澄弟）

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須加一番工夫。弟文筆不患不詳明，但患不簡潔，以後從簡當二字上着力。（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致沅弟）

公文

摺稿皆軒爽條暢，儘可去得。余平日好讀東坡上神宗皇帝書，亦取其軒爽也！弟可常常取閱，多閱數十遍，自然益我神智；譬如飲食，但得一殺，適口充腸，正不必求多品也。（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致沅弟）

奏摺一事，弟須用一番工夫。秋涼務閒之時，試作二三篇，眼界不必太高，自謙不必太甚。上次惠甫次卿二稿，只須改潤一二十字，儘可去得。……以後凡有咨送摺稿到弟處者，弟皆視如學生之文，圈點批抹。每摺看二次：一次看其辦事之主意，大局之結構；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穩否。一日看一二摺，不過月餘，即可周知時賢之底蘊；然後參看古人奏稿，自有進益；每日極多，不過二三刻工夫。（同治二年七月初一日致沅弟）

弟此時講求奏議，尙不爲遲，不必過於懊悔。天下督撫二十餘人，其奏疏有過弟者，有魯衛者，有不及弟者；弟此時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

恆；以弟攻金陵堅苦之力，用之他事，又何事不可爲乎？（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總理既已接札，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似我疎懶，置之不理也。（咸豐八年正月十一日致沅弟）

金陵戰事，弟自行具奏亦可，然弟總以不常奏事爲安。凡督撫以多奏新事，不襲故常爲露面；吾兄弟正在鼎盛之際，弟於此等處，可略退縮一步。（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致沅弟）

嗣後奏事宜請人細閱熟商，不可壹意孤行，是已非人爲囑。弟克復兩省，勦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爲深固，但患不能達，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着想。吾亦不甘爲庸庸者，近來閱歷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致沅弟）

弟之奏稿及咨札稿，動稱勦滅此股，亦欠斟酌。余於奏咨函牘，但稱或可大加懲創而已。余見弟與各處函牘，亦頗覺煩瀆忙亂，以後調度文書，以少爲好。昔胡文忠亦失之太多；多則未有不紛亂者；殄滅等字，不可輕用也！（同治六年正月十日致沅弟）

世局日變，物論日淆，吾兄弟高爵顯官，爲天下第一指目之家。總須於奏疏中，加意檢點，不求獲福，但求免禍。雲仙得藉詞規避之批，蓋仍遵前旨，進京候簡等語，本不穩妥也。（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余初聞弟摺已發，焦灼彌月；直至十月朔日，得見密稿，始行放心。所言皆係正人應說之事；無論輸贏，皆有足以自立之道，此後惟安坐聽之而已。（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沅弟）

## 第四章 從公修養

忠職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咸豐十年六月日記）

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爲激切，而聖量如海，尙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亶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而好諛，則此日臣二，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卽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

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摺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賜矜曲，自是以後，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事；余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償家中舊債，卽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於意中。（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自以菲材，久竊高位，兢兢慄慄；惟是不貪安逸，不圖豐豫，以是報聖主之厚恩，以是稍惜祖宗之餘澤。（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致丹閣叔）

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爲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同治七年四月日記）

粵西事，用銀已及千萬兩，而尙無確耗，戶部日見支絀，內庫亦僅餘六百萬，時事多艱，無策已補救萬一，實爲可愧！明年擬告歸，以避尸位

素餐之咎。（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四位弟）

朝廷於此等處，苦心斟酌，可感孰甚！吾兄弟報稱之道，仍不外拚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至軍務之要，亦有二語，曰堅守已得之地，多籌游擊之師而已。（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致沅弟）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玩息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遊戲者一也！莊子所謂「臧穀所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語，殊有媿矣！（同治二年二月日記）

### 愛民

有人言，莫善徵聲名狼藉，既酷且貪，弟細細察明。凡養兵以爲民，設官亦爲民也；官不愛民，余所痛憾！（咸豐十年七月初三日致沅季弟）

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勘定之理。吾惟

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勤一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爲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致沅季弟）

原敘

聞劉覺香先生言，渠作外官景况之苦，愈自我輦舍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若冀倖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瘠則無以自存，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惧哉！（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日記）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權絜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真白不移，澹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爾！（咸豐九年十一月日記）

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風示僚屬，卽以此仰答聖主。（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澄弟）

余在外未付銀至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發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百計經營，至今以爲深痛！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儘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咸豐八年五月五日致沅弟）

沅弟近來所辦之事，無不愜當；銀錢一事，取與均極謹慎斟酌。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每柱田宅價在內，公存銀一萬，爲祀田刻集之費在外。）督撫二十年，真不可及！（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致澄沅兩弟）

鄧寅皆兄，總以到館爲妙。渠非願受乾修之人，余亦向不肯薦乾館；天下不義之財，乾館亦其一也！（同治二年三月十四日致澄弟）

鐵慎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家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至困窮。唐天寶之八載；帝觀帑藏，金

帛充牣，古今罕儔；曾不數年，祿山反叛，九廟焚毀，六飛播遷，遂以大變。故國之富不足恃，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一心耳。（咸豐元年七月日記）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與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懷乎朽素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殞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爲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咸豐十年六月日記）

寸心鬱鬱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寧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

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二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爲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同治元年九月日記）

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沅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百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

將精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尤爲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明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背栗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錢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並未稟明，經招三千人，此在地統領，所斷做不到者，在弟尙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已！沅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燄。面色言語，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飲憾。以後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詒之福，

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季）

沉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措意；而言及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此豈自今日始哉？蓋從古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常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同治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致沅季弟

弟於吾勸誠之信，每不肯虛心體驗，動輒辯論，此最不可。吾輩居此高位，萬目所瞻，凡督撫是己非人，自滿自足者，千人一律；君子大過人處，只在虛心而已！不特吾之言，當細心尋繹；凡外間有逆耳之言，皆當平心考究一番，故君子以居上位而不驕爲極難。（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九弟信言：「古稱君有爭臣，臣有爭君，今兄有爭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爲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又得一二嚴憚之友，時以正言相勸勸；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咸豐十年十一月日記）

去年進兵雨花台，忠侍以全力來援，俾浙滬皆大得手；今年攻克各石

城，俾二浦速下，揚州天六之賊皆回南岸；此弟功之最大處。然此等無形之功，吾輩不宜形諸奏牘，並不必騰諸口說，見諸書牘；此是謙字之真工夫，所謂君子所不可及，在人之所不見也。（同治二年五月十六日致沅弟）

辭謝之說，余亦熟思之。謂才不勝任，則現在並不履浙江任；謂請改武職，則廩生優貢出身，豈有改武之理？且過謙則近於僞，過讓則近於矯；謂請改京卿，則以巡撫而兼頭品頂戴，必改爲侍郎，斷無改三品卿之理；三者均難著筆，只得於謝摺之中，極自明其惴慄之意，其改武一層，弟以後不宜形諸筆墨，恐人疑爲矯僞不情也。（同治二年四月初六日致沅弟）

昨接弟咨，已換署新銜，則不必再行辭謝。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第一則以方寸爲嚴師；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

案，及部下營哨官之屬；又其次乃畏清議。今業已換稱新銜，一切公文體制，爲之一變，而又具疏辭官，已知其不出於至誠矣！（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致沅弟）

事事落人後著，不必追悔，不必怨人，此等處總須守定畏天知命四字。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勳，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於人力？天於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老子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者，卽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歲初進金陵，余屢信多危悚儆戒之辭，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強求。今少荃二年以來，屢立奇功，肅清蘇；吾兄弟名望雖減，尙不致身敗名裂，便是家門之福，老師雖久，而朝廷無貶辭，大局無他變，卽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養身卻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千囑千囑，無煎迫而致疾也！（同治三年四月二十日致沅弟）

吾輩方鼎盛之時，委員在外，氣餒薰灼，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近；吾輩若專尙強勁，不少斂抑，則委員僕從等，不關大禍不止。（同治二年七月十一日致沅弟）

忍渾和平

光陰似箭，冉冉又過十年。念德業之不進，媿位名之久竊；此後當於勤儉謙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渾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炳燭之明，作補牢之計。（同治元年十二月日記）

弟開罪於軍機，凡有廷寄，皆不寫寄弟處，概由官相轉咨，亦殊可詫；若聖意於弟，則未見有處薄，弟惟誠心竭力做去。吾嘗言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若甫在嚮用之際，而遽萌前卻之見，是貳也；卽與他人交際，亦須略省己之不是；弟向來不肯認錯，望力改之。（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致澄沅弟）

長沙官場，弟可通信否？此等酬應，自不可少；當力矯我之失，而另立

塗轍。余生平制行，有似蕭望之蓋寬饒一流人，常恐終蹈禍機；故教弟輩制行，早趨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褊激也！（咸豐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沅弟）

王璞山之驕蹇致敗，貽誤大局；凡有識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數百鄉勇，在石潭殺殘賊三十人，遂報假勝仗，言殺賊數百人，余深惡之。……朱石樵在岳州戰敗逃回，在寧鄉戰敗，逃奔數次；到省城仍令其署寶慶府事，已於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顛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惱懣，諸事皆不順手，只得委曲徐圖。昨當面將朱石樵責備，渠亦無辭以對；然官場中多不以我爲然。將來事無一成，辜負皇上委任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豈能怨人乎？怨人又豈有益乎？大抵世之亂也，必先由於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諸弟必欲一一強爲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嘔氣到底，願諸弟學爲和平，學爲糊塗；璞山之事，從今以後，不特不可出諸口，而且不可存諸心。（咸豐四年四月二十日致四位弟）

疑謗

吾因近日辦事，名望關係不淺，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則謂我不應  
述及。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勸，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可秘而不宣？鄂之於季，自係有意與之爲難，名望  
所在，是非於是乎出，賞罰於是乎分，卽餉之有無，亦於是乎判。去冬  
金眉生被數人參劾，後至抄沒其家，妻孥中夜露立，豈果有萬分罪惡哉？  
亦因名望所在，賞罰隨之也！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  
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  
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熄。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願弟  
等敬聽吾言，手足貳好，同禦外侮；不願弟等各逞己見，於門內計較雌  
雄，反忘外患。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  
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  
弟等，吾顛墜之時，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

誠，庶幾免於大戾。（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致沅弟）

林秀三因聲名不好，撤回省城，自通城平江之官紳庶民，及省城之官員，無不說秀三壞話者。毀譽之至，如飄風然，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不知其所自，人力固莫能挽回也。（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致四位弟）

大抵清議所不容者，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

（同治二年八月初五日致沅弟）

沅信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自根本第一層工夫；此處有定力，到處皆坦途矣！（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澄沅弟）

余近無他苦，惟腰痛畏寒，夜不成眠；羣疑衆謗之際，此心不無介介；然回思邇年行事，無甚差謬，自反而縮，不似丁冬戊春之多悔多愁也。（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諭紀澤）

沉弟病雖愈而尙黃瘦，實深懸系。建非常之功勳，而疑謗交集，雖賢哲處此，亦不免於抑鬱牢騷。然蓋世之事業，既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悠悠疑忌之來，只堪付之一笑。但祝積年之勞傷溼毒，日漸輕減，則正氣日旺，固可排遣一切耳。（同治四年六月初五日致澄沉弟）

戈登今日來此晤談，亦甚服弟之營壘堅固，號令嚴肅。吾觀近日認真辦事者，外間尙有公論。如弟元年初進金陵，遠近噴有煩言，至二年而浮言盡息，三年而衆論翕服，從未聞有謗議入吾耳者；蓋實見弟辦事極有條理，軍民之最近者心悅誠服，則遠處之浮言，亦無由而起；若親者如楊如鮑，疏者如竇如戈，則尤極口贊歎。不知弟耳中別聞毀言否？如有所聞，亦望置之度外，照常治事。到底不懈。（同治三年五月十九日致沉弟）

拂逆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悉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心，委

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此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同治元年九月日記）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咸豐二年日記）

弟之憂灼，想尤甚於前，然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余愜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齧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軍之敗，三縣之失，亦頗有打脫門牙之象；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齧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子美倘難整頓，恐須催雲南來鄂；鄂中向有之水陸，其格格不入者，須較法籠

給之，不可灰心嫻慢，違萌退志也！（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沅弟）

十八之敗，杏南表弟陣亡。營官亡者亦多，計親族鄰里中，或及於難，弟日內心緒之憂惱，萬難自解。然事已如此，只好硬心狠腸，付之不問；而一意料理軍務，補救一分，即算一分。弟已立大功於前，即使屢挫，識者猶當恕之；比之兄在岳州靖港敗後，棲身高峯寺，胡文忠在寥山敗後，舟居六溪口氣象，猶當略勝；高峯寺六溪口尙可再振，而弟今不求再振乎？此時須將官相之案，聖眷之隆替，言路之彈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灶，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鍊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云：「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敲牙厲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餒也！（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致沅弟）

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又添此至交齟齬之事，想心緒益覺難堪。然事

已如此。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朱子嘗言：「悔字如春，萬物蘊蓄初發；吉字如夏，萬物茂盛已極；吝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枯凋。」又嘗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貞字配冬。兄意貞字，卽硬字訣也！弟當此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庶幾可挽回一二乎？……申夫閱歷極深，若遇危難之際，與之深談，渠尙能於惡風駭浪之中，默識把舵之道；在司道中，不可多得也。（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致沅弟）

運氣一壞，萬弩齊疾，沅弟急欲引退；余意此時名望大損，斷無遽退之理，必須忍辱負重，敲牙做去；待軍務稍轉，人言稍息，再謀奉身而退，作函勸沅，不知沅弟肯聽否？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余已於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恆懼罹於大戾；弟來信勸我總宜遵旨辦理，萬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儘可放心。禍咎

之來，本難逆料，然惟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

（同治六年三月初七日致澄弟）

余日來諸事忙冗，尙未作信勸靈；向來於諸將有挾而驕者，從不肯十分低首懇求，亦硬字訣之一端，余得金陵已六日，應酬紛繁，尙能勉強支持；惟畏禍之心，刻刻不忘。弟信以咸豐三年六月，爲余窮困之時；余生率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僧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其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峯寺，爲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爲有本領，不敢自以爲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鍊後得來。弟今所吃之塹，與余甲寅岳州靖港敗後相等，雖難處各有不同，被人指摘稱快則一也。弟

力守悔硬字兩訣，以求挽回。弟自任鄂撫，不名一錢，整頓吏治，外間知者甚多，並非全無公道；從此反求諸己，切實做去，安知大慚之後，無大伸之日耶？（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致沅弟）

鄂署五福堂有回祿之災，幸人口無恙，上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想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人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同治六年正月十二日致沅弟）

免題

予於十一日具摺奏溫弟殉節事，蓋至是更無生還之望矣，慟哉！……如實尋不得，則招魂具衣冠以葬；余上無以對祖考妣及考妣，下無以對姪兒女。自古皆有死，死節尤爲忠義之門，奕世有光，本無所憾；特以骸骨

未收，不能不抱憾終古。（咸豐九年正月十三日致澄沅季弟）

此等大事，冥冥中有主之者，皆已安排早定；若兄則久已自命，與其偷生而叢疑謗，又不如得所而泯悔憾耳。（咸豐九年三月十三日致澄沅季弟）

余自從軍以來，卽懷見危授命之志；丁戌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屬下，渝我初志，失信於世；起復再出，意尤堅定，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諭澤鴻）

余此次出外兩年，於往來未了之事，概行清妥，寸心無甚愧悔，可更可西，可生可死，襟懷甚覺坦然，吾弟儘可放心。（咸豐十年四月十四日致澄弟）

江浙賊勢大亂，江西不久亦當震動，兩湖亦難安枕。余寸心坦坦蕩蕩，毫無疑怖；爾稟告爾母，儘可放心，人誰不死，只求臨終心無愧悔

耳！（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諭紀澤）

目下春季必尚有危險迭見，余當謹慎圖之，泰然處之。（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諭紀澤）

危急之際，惟有專靠自己，不靠他人為老實主意。（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致沅弟）

### 第五章 仕宦

居高位，或兢兢，功業之艱難，享盛名之招誘，忌之，若疑誘

觀民心之思治，賊情之渙散，金陵似有可克之機。然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致沅季弟）

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同治

三年三月日記

軍事久不得手，弟之名望，必且日損，深以爲慮。吾所過之處，千里蕭條，民不聊生；當亂世處大位，而爲軍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氣爲之一阻，」若兄則不特氣阻而已，直覺無處不疚心，無日不懼禍也！（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疏辭兩席一節，弟所說甚有道理。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今因弟之所陳，不復專疏奏請，遇便仍附片申請；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亦是一妙。（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致沅弟）

余視江督一缺，實難稱職；前數年幸未潑湯，此際何必再作馮婦？留軍而不握大符，或者責望稍輕，疑謗稍減，是好下場也！（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致沅弟）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同治三年三月日記）

陸放翁謂「得壽如得富貴，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躋高年」；余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犬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餗負乖之咎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日記）

此間幕客有言，不必進京，宜請一省墓假回籍，余意與鶴仙義渠情事，迥乎不同；古稱郭子儀功高望重，招之未嘗不來，麾之未嘗不去，余之所處，亦不能不如此。（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致沅弟）

唐宣宗之立，不能平李德裕，至毛髮爲之灑浙；此與霍光驂乘，而宣帝芒刺在背者，何以異？功高震主，或不無自伐之容，公孫碩膚，赤鳥幾

幾，此周公所以爲大聖也。（咸豐元年九月日記）

沅弟近日疊奉諭旨，譴責嚴切，令人難堪。固山劾官胡二人，激動衆怒；亦因軍務毫無起色，授人以口實；而沅所作奏章，有難免於訕笑者，計沅近日鬱抑之懷，如坐針氈之上。……大約凡作大官，處安榮之境，卽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紀澤臘月信，言宜堅辭江督，亦思之爛熟，平世辭榮避位，卽爲安身良策，辭世僅辭榮避位，尙非良策也。（同治六年二月初五日致澄侯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爲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致四位弟）

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

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諭紀澤）

良田美宅，來人指摘，弟當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實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實不小；而猶沾沾培墳墓，以永富貴，謀田廬以貽子孫，豈非過計哉！（同治元年七月初一日致沅季弟）

宦場（繁俗無當，徇精破物，多風險喜傾軋）

吾兄弟數人，雖共事一方，然皖中爲地極大，賊數極多，事勢極難，各有所圖，不相妨礙，不必嫌疑；季弟既受胡中丞之知，卽竭力圖功，不必瞻顧。九弟……此次既出，今冬似不宜歸去；身既在官，則衆人觀瞻所係，去來不可太輕。（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致澄沅季弟）

吾近於宦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卽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致四位弟）

日內應酬煩多，神昏氣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同治二年二月日記）

在京酒食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鄙俗之見，甚無謂也！（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記）

韞帥無大處分否？宦途險巇，在官一日，卽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實不易易。如韞帥之和厚中正，以爲可免於險難；不謂人言藉藉，莫測所由，遽至於此！（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七日致澄沅弟）

余兩次在京，不善應酬，爲羣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議沸騰，以後大小事件，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以是余心緒不免悒悒。閱歷數十年，豈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險，有興必有衰；而當前有不能遽釋者，但求不大干咎戾，爲宗族鄉黨之羞，足矣！（同治十年八月初十日致澄沅弟）

宦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下場鮮

有好者。孫在外已久，閱歷已多，故再三苦言，勸率五居鄉，勤儉守舊，不必出外做官。（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稟祖父母）

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每效母親大人，指腹示兒女曰：「此中畜積多少閒氣，無處發洩。」其往年諸事，不及盡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謗怨沸騰，萬口嘲譏，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自四月以後，兩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難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軍事之萬一有濟；現雖屢獲大勝，而愈辦愈難，動輒招尤，倘賴聖主如天之福，殲滅此賊，吾實不願久居官場，自取煩惱。四弟自去冬以來，亦屢遭求全之毀，突來之謗，幾於身無完膚；想宦途風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四位弟）

苗沛霖前後所上僧邸各稟，痛詆楚師，令人閱之髮指；僧邸所與苗黨

之札，亦袒護苗練而痛斥楚師。世事變化反覆，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飽歷事故，烏知局中之艱難哉！（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致沅弟）

當此亂世，黑白顛倒，辦事萬難；賢弟……以後，務須隱遁，無論外間何事，一概不可與聞；卽家中偶遇橫逆之來，亦當再三隱忍，勿與計較。吾近來在外，於忍氣二字，加倍用功；若仗皇上天威，此事稍有了息之期，吾必杜門養疾，不願聞官事也。（咸豐五年四月初八日致四位弟）

出處

余年來出處之間，多可媿者，爲之跼蹐不安，如負重疚；年老位高，豈堪常有咎悔之事！（同治九年十月日記）

余昨日具疏告病：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不能不縮手以釋羣疑。一則金陵倖克，兄弟皆當引退；卽以此爲張本也。（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致沅弟）

來信「亂世功名之際，實爲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致沅弟）

雲仙之出處，聽渠自爲主。當今之世，處未必非福，出未必非禍；從嚴公赴豫，恐不相安，雲公根器厚而才短，與嚴未必鉞芥耳！（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沅季弟）

天下紛紛，沅弟斷不能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卒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卽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終不失爲上策。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澄沅弟）

進退大吏傷易，余亦深以爲慮。然少荃不果赴洛，霞仙不果去位，朝

廷擇善而從，不肯堅執自用，卽恭邸大波，亦不久卽平；是非究不顛倒，沅弟自以再出爲是。（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澄沅弟）

湖北軍政，多出於閩人僕隸及委員之嗜利者，奏牘則一味欺蒙，深爲可歎！以各省用事之人言之，軍事將見日壞，斷無日有轉機之理。沅弟假滿出山，與各鄰省督撫共事，亦必齟齬者多，水乳者少；然吾兄弟受厚恩享大名，終不能退藏避事，亦惟循前信所言，置禍福毀譽於度外，坦然做去，行法俟命而已！（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致澄沅弟）

沅弟出處大計，余前屢次言及，謂臘月乃準信；近來熟思審處，勸弟出山不過十分之三四，勸弟潛藏竟居十分之六七。部中新例甚多，余處如金陵續保之案，皖南肅清保案，全行議駁；其餘小事，動遭駁詰。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甚苛，措辭甚厲，令人寒心。軍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頭緒繁多；西北各省，餉項固絀，轉運尤難。處山西完善之區，則

銀錢分文，皆須入奏，難以放手辦事；若改調凋殘之省，則行剝民斂怨之政，猶恐無濟於事。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方萬分艱窘，戶部猶將江西厘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羣譏以爲恃功驕蹇。爲出山之計，實恐愜氣時多，適意時少。若爲潛藏之計，亦有須熟籌者；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如孔翠灑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與大吏議論時政，以致與劉玉坡制軍不合，復思出山，近徐松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復行出山；二人皆有過人之才，又爲本籍之官所擠，故不願久居林下。沅弟雖積勞已久，而才調實未能盡展其長，恐難久甘枯寂；目下李筱荃中丞，相待甚好，將來設與地方官不能水乳交融，難保不靜極思動，潛久思飛。以余飽閱世變，默察時局，則勸沅行者四分，勸沅藏者六分；以久藏之不易，則此事須由沅內斷於心，自爲主持；兄與澄，不克全爲代謀也！（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澄沅弟）

國藩不肯回江督之任，實因告病在先，回任之命在後；作星使則病勢甚重，作江督則病痊甚速，謂非取巧而何？君子不特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且方寸先不自許，是以屢疏辭之。又自揣精力日衰，實不能多閱公牘，多見賓客，是以但求解要職以清責任，不求離軍營以圖安逸。乃數疏上後，外間紛紛揣擬，乃有匪夷所思，極可詭笑者；不知長沙桑梓，置議如何？世人蹈常習故，偶見有稍異者，便爾驚怪，以爲天下不應有如此；豈人人之出處語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郭意城）

爲紳

紳士之道，以四者爲要：一曰保愚懦以庇鄉；一曰崇廉讓以奉公；一曰禁大言以務實；一曰擴才識以待用。（咸豐十一年八月日記）

我家既爲鄉紳，萬不可入署公事，致爲官長所鄙薄；卽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爲倚勢凌人。（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

十九日稟父母)

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已事，皆不宜與聞。地方官外面應酬，心實鄙薄；設或敢於侮慢，則徑覷然爲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其負疚當何如耶！（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稟叔父母）

前信莫管閒事，非恐大人出入衙門，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黨邪嫉正；設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則於彼大有不便，必且造作謠言，加我以不美之名，進讒於官，代我構不解之怨；而官亦陰庇彼輩，外雖以好言待我，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甚且當面嘲諷。且此門一開，則求者踵至，必將日不暇給，不如一切謝絕。（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稟父母）

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我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民除害

之說，爲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致澄植季）

唐萃洲父台，愷惻慈祥，吾邑士民愛戴，此際去任，自必攀轅挽留。留好官非干預公事可比；余之信所能止者，沅弟之信亦能止之；弟不可早發，徒生疑竇耳。（咸豐五年十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吾家於本縣地方官，不可力贊其賢，不可力詆其非；與之相處，宜在若遠若近，不親不疎之間。渠有慶弔，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須紳士助力者，吾家不出頭，亦不躲避；渠於前後任之交代，上司衙門之請託，則吾家絲毫不可與聞。弟既如此，并告子侄輩，常常如此。子侄若與官相見，總以謙謹二字爲主。（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致澄弟）

捐務公事，余意弟總以絕不答一言爲妙。凡官運極盛之時，子弟經手公事，格外順手，一倡百和；然閒言卽由此起，怨謗卽由此興。吾兄弟當

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爲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總以不干預公事爲第一義，此阿兄閱歷極深之言，望弟記之。（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澄弟）

父大人至縣城兩次，數日之經營，爲我邑造無窮之福澤，上而邑長生感，下而百姓歌頌，此誠盛德之事。但鄉民可與謀始，難與樂成，恐歷時稍久，不能人人踴躍輸將，未必奏效無滯。我家倡義，風示一邑，但期鼓舞風聲，而不必總攬全局；庶可進可退，綽綽餘裕耳。（咸豐九年七月初八日致四位弟）

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卽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當留心也！（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致四位弟）

安良會極好，他方有盜賊，我家出力除之，正是我家此時應行之事。細毛蟲之事，尚不過分；然必須到這田地，方可動手；不然，則難免恃勢欺壓之名。（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四位弟）

## 第六章 附錄——清制

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爲儲才養望之地而已。（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稟父母）

十二月十二，蒙恩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廿二日，又得充文淵閣直閣事。……講官共十八人，滿八缺，漢十缺；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須輪四人侍立。直閣事四缺，不分滿漢，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稟父母）

從前閣學，雖兼部堂銜，實與部務毫不相干；今既爲部堂，則事務較繁，每日須至署辦事；八日一至圓明園奏事，謂之該班；間有急事不待八日而卽陳奏者，謂之加班。（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稟父母）

今來三載考績，外官謂之大計，京官謂之京察。京察分三項；一二品大員，及三品之副都御史，皇上皆能記憶其人，不必引見，御筆自下硃諭，以爲彰瘴，此一項也。自宗人府丞以下，凡三四五品京堂，皆引見，有黜而無涉，……此一項也。自五品而下，如翰林內閣御史六部，由各堂官考察，分別一二三等；一等則放府道，……此一項也。（全日致四位弟）

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可班補，雖撫藩不能稍有變動。……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墊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撫藩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致四位弟）

朝廷立法，所以待大員子弟，防範頗嚴。如在京不准保送軍機，不准保送御史；皆因其聲勢較廣，恐其營私樹黨。（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沅浦弟）

余日來核改水師章程，將次完竣。惟提鎮以下至千把，每年各領養廉若干，此間無書可查，澤兒可翻會典，查出寄來。凡經制之現行者，查典；凡因革之有由者，查事例。武職養廉，記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文職養廉，記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內；爾細查武養廉數目，卽日先寄。又提督之官，見明史職官志都察院條內；本與總督巡撫等官，皆係文職而帶兵者，不知何時改爲武職？（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諭澤鴻）

國初提督尙文武兼用；厥後專用武職，不知始於何時？前明有掛印總兵；以總兵而掛平西將軍征南將軍等印；國朝總兵，亦間存掛印之名，而實無真印；不知何時並掛印之名，而去之？爾試問劉伯山，能記之否？水

師章程，定於十二月出奏，如其查不出，亦不要緊，凡辦事不必定講考據也。（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諭紀澤）

考試制度

三月初六日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向來大考，大約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考，到今僅滿四年，萬不料有此一舉；故同人聞命下之時，無不惶悚。孫與陳岱雲等在園同寓。初十日卯刻進場，酉正出場。……通共翰詹二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場者三人，病愈仍須補考；在殿上搜出夾帶，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十一日皇上親閱卷一日；十二日欽派閱卷大臣七人，閱畢，擬定名次進呈；皇上欽定一等五名，二等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孫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十四日引見，共升官者十一人，記名候升者五人，賞緞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賞緞；孫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講。（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稟祖父母）

五月初六日考差，孫安帖完畢，雖無毛病，亦無好處。首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經題「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詩題「賦得角黍得經字」。共二百四十一人進場。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每人分卷廿本；傳聞取七本，不取者十三本，彌封未拆；故閱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所黜何人；取與不取，一概進呈，恭候欽定。……亦有真第一而不得，有真未取而得差者，靜以聽之而已。（光道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稟祖父母）

三月廿八大挑，甲午科共挑知縣四人，教官十九人；四月初八日發會試榜，……十二日新進士覆試，十四發一等廿一名。十六日考差。……十八日散館，一等十九名；本家心齋取一等十二名，陳啓邁取二等第三名，二人俱留館；徐綦因詩內斂字誤寫斂字，改作知縣，良可惜也！廿二日散館者引見，廿六七兩日考差者引見。廿八日新進士朝考，廿一日新進士殿試，廿四日點狀元，五月初四五兩日新進士引見。初一日放雲貴試差。初

二日欽派大教習二人，初六日奏派小教習六人，余亦與焉。初十日上奉諭翰林侍讀以下，詹事府洗馬以下，自十六日起每日召見二員。……從來無逐日分見翰詹之例，自道光十五年始一舉行，足徵聖上勤政求才之意；十八年亦如之，今年又如之。此次召見，則今年放差大半，奏對稱旨者居其半，詩文高取者居其半也。（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致四位弟）

今年新科覆試，正場取一等三十七人，二三人數甚多，四等十三人，罰停會試二科。補覆者一等十三人，二三等共百六十八人，四等五人，亦罰停二科。立法之初，無革職者，可謂寬大。（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致四位弟）

余蒙皇上天恩，得派武會試正總裁，又派武殿試讀卷大臣。會試於十三日入闈，十七發榜，覆命後始歸。殿試三十日入內闈，初四發榜始歸。其中額六十四人。殿試讀卷，不過閱其默讀武經；其弓矢技勇，皆皇上親

自閱看。初二日皇上在紫光閣閱馬步箭；初三日皇上在景運門外箭亭內看弓刀石。讀卷大臣及兵部堂官兩人，皆在御前侍班。湖南新進士譙瓊林以石力不符，罰停殿試一科。今年但有狀元榜眼，而無探花，仰見皇上慎重科名之意。（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致澄沅季弟）

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己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未考而得者亦三人。（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咸豐三年新例，捐銀萬兩者，除各該捐生家，給予應得議叙外，其本縣各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去年今春，湖南辦捐輸加額一案，長善陰澗潭醴六屬，各加學額十名。（捐銀至十萬以上者，加額亦以十名爲止。）（咸豐八年八月十四日致沅弟）

官吏懲戒

兩大將軍皆鎖拏解京治罪，擬斬監候。英夷之事，業已和撫，去銀二千一百萬兩；又各處讓他碼頭五處；現在英夷已全退矣！兩江總督牛鑑，

亦鎖解刑部治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按此指鴉片之役）

廖老師名鴻基，去年放欽差至河南塞河決，至今未成功，昨革職，賞七品頂戴，在河工効力贖罪。黃河大工不成，實國家大可憂慮之事，如何如何！（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三月底盤查國庫，不對數九百二十五萬兩；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皆革職分賠，查庫大臣亦攤賠，此從來未有之鉅案也！湖南查庫御史，有石承藻劉夢蘭二人，查庫大臣有周系英劉權之何凌漢三人；已故者令子孫分賠。（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稟父母）

山西巡撫王西帥，欽差大臣陳孚恩審出各款，擬定發往新疆；皇上未允，嚴旨解交刑部，會同軍機再行鞠審。茲將御史原摺子付回，足見仕宦者一不自慎，身敗名裂。（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向例武舉人武進士覆試，如有弓力不符者，則原閱之王大臣，每一名

罰俸半年。今年僅張字圍不符者三名，王大臣各罰俸一年半；余闈幸無不符之人，不然則罰俸年半，去銀近五百金，在京官已視爲切膚之痛矣！（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致四位弟）

十一日，刑部主事朱壽康，戶部主事袁銓，廣西提塘李鵬飛，俱因在娼家飲酒，提督府鎖拿交刑部治罪。（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致澄植季弟）

#### 贈封祭禮

稽察中書科，向係於開學四人中欽派一人；祇算差使，不算升官。其屬員有中書六人，筆帖式八人；其所管之事，爲冊封誥命。凡封親王用金冊，封郡王用銀冊，封貝勒貝子以下用龍邊牋冊，封鎮國公以下及文武五品以上官俱用誥命，六品以下俱用勅命；以上皆在中書科繕寫。（全上）

祖父大人係賜封中憲大夫，父親係誥封中憲大夫，祖母賜封恭人，母辦誥封恭人；京官加一級請封，侍講學士是從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致子植季洪）

諭祭文到日，遣官致祭；其遣來之官，卽天使也！京師大員，得邀諭祭者，係禮部堂官充天使。余曾充過數次，奠酒三杯，天使立而不跪；讀文畢，天使三揖而退；孝子跪迎跪送；喪酒以酒席陪敬天使，並贈送袍褂朝珠冠補等物，極多八色，少或六色四色；此京中以尙書侍郎充天使者之概也。外間充天使者，從前陶文毅家係省城派道員前往；近來羅李王家，皆係派本縣知縣；其儀注如何，余不得知也。（同治三年三月十四日致澄侯弟）

## 第四編 軍事

### 第一章 治軍

總論

帶勇之法；以體察人才爲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得勝歌中各條，一一皆宜詳求。……餉項既不勞心，全副精神，講求前者數事；行有餘力，則聯絡各營，款接紳士。（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

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爲第一義；倘圍攻半歲，一旦被賊沖突，不克抵禦，或致小挫，則令望墮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爲得珠。能愛民爲第二義。能和協上下官紳爲第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咸豐八年四月初九日致沅弟）

弟之職分：以戰守爲第一義，愛民次之，聯絡上下官紳及各營弁勇又

次之，已屢言之矣，務望持之以恆，始終如一爲要。（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致沅浦）

帶勇總以能打仗爲第一義。現在久頓堅城之下，無仗可打，亦是悶事，如可移紮水東，當有一二大仗開。第弟營之勇，銳氣有餘，沈毅不足；氣浮而不斂，兵家之所忌也，尙祈細察。偶作一對聯箴弟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咸豐八年正月初四日致沅弟）

余前言弟之職，以能戰爲第一義，愛民第二，聯絡各營將士各省官紳，爲第三。今此天暑困人，弟體素弱，如不能兼顧，則將聯一層稍爲放鬆，卽第二層亦不必認真，惟能戰一層，則刻不可懈。（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致沅弟）

吉安於中秋夜克復，欣慰之至。自弟從軍以來，變故百出，危疑困

乏，極難下手；弟內治軍旅，外和官紳，應酬周密，調理精嚴，卒能成此功。（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致沅弟）

郭雲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家，勸我幫辦團練等事。哥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懼，理宜出而保護桑梓，即於十七日由家起行，廿一日抵省。先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爲要務，其次則勤於操練。江岷樵所帶之壯勇二千甚爲可恃，即留於長沙防守；弟又招湘鄉壯勇千名，亦頗有紀律，若日日操練，可期得力。現在大股業已順長江而下，只怕分股回竄，不得不嚴爲防備，幸張撫台至明決，勇於任事，鄉紳亦多信吾之言，或可辦理得宜。（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歐陽牧雲）

弟在省辦事，以查辦土匪爲第一要務，以各縣之正人，辦各縣之匪徒，總在訪求公正紳耆爲下手工夫；其次則操練兵勇，三年之艾，亦須及時收蓄，以爲七年治病地步。（咸豐三年正月十二日致歐陽牧雲）

人皆言捻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余謂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勝，即鮑劉等與之相遇，勝負亦在不可知之數。如鮑劉不敗，羣捻幸出鄂境，弟當將各軍大加整頓，無以曾克安慶金陵，遂信麾下多統將之才，杏岳亦非可當一面者，祈慎使之，即與鮑劉周張等通信，亦勿以滅賊勸之，姑以不敗期之。百戰之寇，屢衰屢盛，即僅存數十人，尙是鉅患，况數萬乎？人心日僞，大亂方長，吾兄弟惟勤勞謙謹，以邀神佑，選將練兵，以濟時艱而已！（同治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致沅弟）

帶勇本是難事，弟但當約旨卑思，無好大無欲速，管轄現有之二萬支，甯可減少，不可加多。口糧業得一半，此外有可設法更好，即涓滴難求，亦自不至於脫巾潰散，但宜極力整頓，不必常以欠餉爲慮也。（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余所以不願多立新營者：一則餉項極絀，明年恐有斷炊之虞，二則局

而愈大，真氣愈少，和張晚年覆轍，只是排場廓大，真意銷亡，一處挫敗，全局瓦裂，不可不引爲殷鑒；三則余擬於新年疏辭欽篆江督兩席，以散秩專治軍務，如昔年侍郎督軍之象，權位稍分，指摘較少，亦與弟請改武官之意，暗相符合。（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弟處各營有最弱者，或裁，或併，或換營官，總宜時時存一整飭之意。弟初赴吉安時，不過三千人，足打一枝大賊，今增至八九倍，而野戰擬尙無把握。練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爛熟之文，則布局立意，常有熟徑可尋，而腔調亦左右逢原，凡讀文太多，而實無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簡練之營，有純熟之將領，陣法不可貪多而無實。

（同治元年十月十七日致沅弟）

剿撫兼施之法，須在軍威大振之後，目下各路俱獲大捷，賊心極渙，本可專爲招撫。第撫以收其頭目，散其黨衆爲上；收其頭目，准其賂帶黨

衆數百人爲次；收其頭目，准其帶所部二三千如韋軍者，爲又次，若准其仍帶全部，并盤踞一方，則爲下矣；今之李兆壽踞滁全者，是也，弟可於此四等中，酌度辦理。（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致季洪弟）

金陵果克，弟之部曲，斷不能全數遣散。一則江西是管轄之境，湖南是桑梓之邦，必派勁旅，防禦保全。二則四五萬人，同時遣撤，必無許多銀錢；而坐轎者願息，抬轎者不肯，其中又有許多人情物理，層次曲折。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亂，痕迹不可太露；待兄弟相見，着着商定，再行辦理。（同治三年二月十一日致沅弟）

營務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總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弟之總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軍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親自記注，擇人而授之。古人以鎧仗鮮明，爲威敵之要務，恆以取勝；劉峙衝於火器，亦勤於修整，刀矛則全不講究，余曾派裕景昌赴河南採辦白鐵桿子，又辦腰

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頃胡潤芝中丞來書贊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愛之；才根於器，良爲知言。（咸豐七年十月初四日致沅浦）

親族往弟營者，人數不少。廣廈萬間，本弟素志；第善覘國者，視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覘軍者亦然。似宜略爲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賃民房，令往營外；不使軍中，有情漫喧雜之象，庶爲得宜。（咸豐八年三月三十日致沅弟）

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咸豐十年正月日記）

洋烟爲壞營規之最，盡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或看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

行查營一事也。(日記)

劉峙衡營務整肅，治全軍如治一家，每日皆飯畢始近黎明，深堪佩服。普承堯寶勇營，亦隊伍整齊。(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致澄沅季三弟)

營中吃飯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本朝聖聖相承，神明壽考，即係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即現在粵匪暴亂，爲神人所共怒，而其行軍，亦係四更吃飯，五更起行。男營中起太晏，吃飯太晏，是一大壞事，營規振刷不起，即是此咎；自接慈諭後，男每日於放明燉時起來，黎明看各營操演，而吃飯仍晏，實難驟改，當徐徐改作天明吃飯。(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稟父)

接弟信，言早起太晏，誠所不免。吾去年住營盤，各營皆畏慎早起，自臘月廿七，移寓公館，至撫州亦住公館，早間稍晏，各營皆隨而漸晏，未有主帥晏而將弁能早者也，猶之一家之中，未有家長晏而子弟能早者

也！（咸豐九年六月初四日致澄弟）

欲得巡邏嚴密，須自弟營爲始。弟既有總理名目，又夙爲人望所屬，弟行則衆營隨之以行，止則衆營隨之以止，勤則皆勤，怠則皆怠，觀瞻之所在也！僧王每夜於五更自出巡濠，天明方歸，此近人所傳頌者。（咸豐八年二月十四日致沅弟）

令哨勇各私其馬，卽水師令哨官各私其船也；法同意同，而效不同，亦視乎統領營官，爲何如人耳！（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致沅弟）

帶兵與練兵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卽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卽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

勇之不治哉！（咸豐九年八月日記）

帶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但兵以力作主，巧作客。

（日記）

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日記）

呂蒙誅取鎧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則無以警衆耳？（日記）

練勇之道，心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鷄伏卵，如鑪煉丹，未宜須臾稍離。（咸豐六年日記）

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

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諭衆。（咸豐十年七月初八日致沅季弟）

方此軍初至東流衆口交贊之時，雪琴卽有信來，言其勇不可恃。沅弟平日曾言，造塿者須下一層好，其理至精；將來恐須全行遣散，另招二千人耳。（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沅季）

余前接辦張小浦之徽防，其弁目人人皆有洋鎗；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風，而張部亦次第裁汰。凡兵勇須有寧拙毋巧，寧故毋新之意。而後可以持久，第莫笑我爲老生迂談也。（同治元年九月二十日致沅弟）

吉安此時兵勢頗盛，軍營雖以人多爲貴，而有時亦有人多爲累。凡軍氣宜聚不宜散，宜憂危不宜悅豫；人多則悅豫而氣漸散矣！營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營；人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

後枝葉有所託；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後椽瓦有所麗。今吉安各營，以余意揆之；自應以吉中營及老湘胡朱等營爲根株爲柱梁，此外如長和如湘後如三寶，雖素稱勁旅，不能不儕之於枝葉椽瓦之列。遇小敵時，則枝葉之茂，椽瓦之美，儘可了事；遇大敵時，全靠根株培得穩，柱梁立得固，斷不可徒靠人數之多，氣勢之盛。倘使根株不穩，柱梁不固，則一枝折而衆葉隨之，一瓦落而衆椽隨之，敗如山崩，潰如何決，人多而反以爲累矣！史冊所載戰事，以人多而爲害者，不可勝數。近日如撫州萬餘人，卒至敗潰，次青本營，不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瑞州萬餘人，卒收成功，時衡一營，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弟對衆營立論，雖不必過於軒輊，而心中不可無一定之權衡。（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致沅浦九弟）

湘勇柔脆，實難北征，一渡淮水，共食麥麵，天氣苦寒，必非湘人所能耐。擬於日內復奏，陳明楚軍所以不能北行之故。（咸豐九年十月初四

日致澄侯四弟)

沅弟信中，言於今冬謀爲蟬蛻之計，尤可不必再行添募。蓋凡勇皆服原募之人，不甚服接帶之人，多一營頭，則蟬蛻時，多一番糾結也。(咸豐十年三月十九日致澄沅弟)

客兵與新  
兵

趙玉班帶五百湘勇來此，若獨成一枝，則不足以自立；若依附塔軍，依附羅軍，則去我仍隔數百里之遠，若依附平江營，則氣類不合。(咸豐五年四月二十日致四位弟)

都將軍派兵四營來助守，固屬可喜，而亦未必可恃。凡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臨危而先亂，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退。幸四營人數不多，或不致攪動弟處全局；否則彼軍另有風氣，另有號令，恐非徒無益，而反有損，弟宜謹慎用之。(同治元年九月十三日致沅季弟)

白齊文部下，名爲洋兵，實皆廣東寧波之人，驕侈成俗，額餉極貴；弟軍斷不宜與之共處。凡長濠以內，總須主兵強於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號令歸一，而後不至僨事。（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致沅弟）

聞霆軍營處馮標說，霆營現以病者安置城內，盡挑好者紮營城外，亦是一法。弟處或可做而行之，將病者傷者，全送江北，令在西梁連漕等處養息，專留好者在營。（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致沅弟）

永豐十六里，團練新集之衆，以之壯聲威則可，以之打仗則恐不可；澄弟宜認真審查一番。（咸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致四位弟）

新添之營太多，臨大敵未必可靠。唐桂生在徽兩挫，亦因新勇太多之咎；弟處安慶一軍，亦嫌新勇太多；前後濠本可堅守無虞，特恐未敗而自潰，不可不防也。（咸豐十年三月十七日致沅季弟）

季弟各營所守一段，乃弟之糧路所關，其營皆新集之卒，未歷戰陣，

民夫

未經風波，恐大股賊甫至，而各營望風先潰；糧路一失，弟所統各營，亦有不能不退之勢，則大局立壞。（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希厚雪三人，皆主土城合圍之說，自應及時興辦。……土功太大太難，恐勇尙有不敷，可商之莫善徵雇用民夫；其始略用霸道，其後日日給價，民間亦必悅服，多用銀數千兩，兄必辦解不惜也。盛暑興工，宜以早夜爲之，午未申三時，均宜停止。（咸豐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婁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軍營用民夫，其先則廣取之虐役之；其後則體恤必周，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日記）

匪與辦團練

現在粵西未靖，萬一吾楚盜賊，有乘間竊發者，得此好官，釐定章程，以後吾邑各鄉，自爲團練；雖各縣盜賊四起，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如秦之桃花源，豈不安樂？須將此意，告邑之正經紳耆，自爲守助。（咸

豐元年十月十二日致四位弟

十一月念九，奉旨命弟在本省幫同辦理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所辦之事，亦難尋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須徧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資集事，恐爲益勤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再四思維，實無裨於國事。（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歐陽牧雲）

聞吾鄉銀錢奇窘，不練團則有事難於應變，常練團則中戶難於捐資；此中大費斟酌，兩弟爲一邑之望，此等處頗難措手。（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澄沅弟）

與李少荃許仙屏言團練之無益於辦賊，直可盡廢。如必欲團練，卽不可不稍假以威權。（咸豐九年四月日記）

現存悍賊，僅石達開韋俊陳玉成數人，奔命於各處，實有日就衰落之

勢。所患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並陷，遂靡然以爲天傾地坼，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蓄髮助戰，希圖充當軍帥旅帥，以訛索其鄉人，虜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我軍爲之震駭。若果能數道出師，禽斬以千萬計，始則江西從逆之民有悔心，繼則廣東新附之賊生疑貳，而江西之局勢必轉，粵賊之衰象，亦愈見矣。（咸豐六年九月十七日致沅弟）

吾鄉他無足慮，惟散勇回籍者太多，恐其無聊生事；不獨哥老會一端而已。又米糧酒肉，百物昂貴，較之徐州濟寧等處數倍，人人難於度日，亦殊可慮。（同治五年七月初六日致澄弟）

哥匪之外，又有齋匪，所在蔓延，吾鄉未形之患，誠不知有所極；然亦只宜批却導竅，以無厚入有間，未可概用斤斧，陵節而施。舍澄弟在湘鄉辦理哥匪，則排擊不中理解，徒足以堅脅從者從逆之心；而梟桀者或多

遁匿，無辜者或遭刑戮，國藩前恐激之生變，寓書邑侯劉明府極從寬弛；頃又致函韞齋中丞，申內嚴外寬之說，——在湘鄉專主一寬字，其有真正頭目須予嚴懲者，則拏解省垣，聽中丞委審定奪。——不知韞帥以爲然否？竊意湘鄉果辦理得法，則他屬之哥匪易戢；哥匪辦理得法，則通省之齋匪亦孤。欲湘鄉之悉就範圍，則生殺之權當操之撫帥，湘邑不准擅殺一人；獄訟之權，當操之邑侯，局紳不准擅斷一獄；湖南大局之福，亦寒門私家之幸也！望閣下佐中丞力爲主持，他縣或可放鬆，惟湘鄉舉動，纖細必使撫署呼吸皆知，明以照之，靜以鎮之，或可化有事爲無事耳。（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致郭意城）

左光八爲鄉巨盜，能除其根株，掃其巢穴，則我境長享其利，自是莫大陰功。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往往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現在制軍程公特至湖南，卽是奉旨查辦此事；蓋恐粵西匪徒窮竄，一入湖南境內，則楚

之會匪，因而竊發也！左光八一起，想尙非巨夥入會者流；然我境辦之，不可過激而生變；現聞其請正紳保舉，改行爲良，且可捉賊自効，此自一好機會；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易發難收也；（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致四位弟）

#### 帶兵之難

帶兵之事，千難萬難，澄弟帶勇至衡陽，溫弟帶勇至新橋，幸託平安，嗣後總以不帶勇爲妙。吾閱歷二年，知此中構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諸弟在家，侍奉父親，和睦族黨，盡其力之所能爲；至於團練帶勇卻不宜，澄弟在外已久，諒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致四位弟）

帶勇之事，千難萬難，任勞任怨，受苦受驚，一經出頭，則一二年，不能離此苦惱，若似季弟吃苦數月，便爾脫身，又不免爲有識者所笑。余食祿有年，受國厚恩，自當盡心竭力，辦理軍務，一息尙存，此志

不懈，諸弟則當伏處山林，勤儉耕讀，奉親教子，切不宜干涉軍政，恐無益於世，徒損於家。（咸豐五年十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兵凶戰危，一經帶勇，則畏縮趨避之念，決不可存。兵端未息，恐非二三年所能淨盡，與其從事之後，而進退不得自由，不如早自審度，量而後入，想諸弟亦必細心籌維也。（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九日致四位弟）

此事登場甚易，收身甚難，鋒鏑至危，家庭至樂，何必與兵事爲緣？李次青上年發憤帶勇，歷盡千辛萬苦，日昨撫州一敗，身辱名裂，不特官紳嘖有煩言，卽其本邑平江之勇，亦怨詈交加。兵猶火也，易於見過，難於見功；弟之才能不逮次青，而所處之位，尙不如次青得行其志；若頓兵吉安城下，久不自決，以小戰小勝爲功，以勸捐辦團爲能，內乖脊令之義，外成騎虎之勢，私情公誼，兩無所取，弟之自計，不可不審。（咸豐六年十月初六日致沅弟）

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豈能辦此滔天之賊？卽前此屢有克捷，已爲僥倖，出於非望矣！你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鍼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諭澤鴻）

## 第二章 將領

選將與將略

來書言弁目太少，此係極要關鍵。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胆識，（特有胆，迪厚有胆有識。）四曰營務整齊。吾所見諸將，於三者略得梗概；至於善覘敵情，則絕無其人。古之覘敵者，不特知賊首之性情伎倆，而并知某賊與某賊不和，某賊與僞主不

協；今則不見此等好手矣！賢弟當於此四大端下工夫，而卽以此四大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於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則未弁中，亦未始無材也！（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致沅浦弟）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此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日記）

選將以打仗堅忍爲第一義，而說話宜有條理，利心不可太濃，兩者亦第二義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致沅弟）

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沅弟，旣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胆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卽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大

哥豈不欣然哉！（咸豐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致季洪弟）

沉弟多選好官遴選將才二語，極爲扼要。然好人實難多得，弟爲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敢輕視。（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致沅季兩弟）

厚庵部下諸將，與弟久處者，不下十餘人，弟察看其中可靠者，以何人爲最？弟營經此番風波，諸將之胆識力量，長短分寸，纖悉畢露，其中可帶三四千人，獨當一面者，更有何人？望詳告我。（同治元年十月初八日致沅弟）

弟又新派王可陞五營前去一助，兵力不爲不厚；然無一統領，調度得宜，則此皆如散錢委地，不足恃也。（同治元年十月十九日致沅弟）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爲恥。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鑄造就。

（咸豐九年九月日記）

杏南而外，尙有何人可以分統，亦須早早提拔。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致沅浦弟）

勉將及叔

省三琴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識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而獎成之。

（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諭澤鴻）

五人亦均勝統帶之任。杏南將來或可比金逸亭，晴窗或可比劉嶽昭，蕭張劉，則朱唐之亞也。時時勤教勸講，渠輩亦有進益，弟亦可互相警惕。（同治元年六月十二日致沅季弟）

凡善將兵者，日日申誠將領，訓練士卒。遇有戰陣小挫，則於其將領，責之戒之，甚者或殺之，或且泣且教，終日絮聒不休，正所以愛其部

曲，保其本營之門面聲名也。不善將兵者，不責本營之將弁，而妬他軍之勝己；不求部下之自強，而但恭維上司，應酬朋輩，以要求名譽，則計更左矣。余對兩弟絮聒不休，亦猶對將領且責且戒且泣且教也。（同治元年七月初一日致沅季弟）

地道又被門穿三洞，實堪憤悶；然與其轟開而被賊以火毯堵住，傷亡尤多，又不如被其掘穿，我之士氣，不大挫滅也。弟須多方勸慰諸將，無過憂鬱；凡子弟生徒，平日懶惰，場文荒謬而不售者，則當督責之；至平日勞苦，場文極佳而不售者，則當獎慰之；弟所統諸將，皆勞苦佳文之生徒也。（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近來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日記）

李世忠之緘，兄付之不答。此人最難處置，其部下人詭計竊道，頗善

戰守；弟現與之偪處，常相交涉，宜十分以禮讓自處，若不得已而動干戈，則當謀定後戰，不可輕視。（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致沅弟）

李世忠窮困如此，既呼籲於弟處，當有以應之；三千石米，五千斤火藥，余即日設法，分兩次解弟處，由弟轉交李世忠手。此輩暴戾險詐，最難馴馭，投誠六年，官至一品，而其黨衆，尙不脫盜賊行徑。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一則不與爭功；遇有勝仗，以全功歸之，遇有保案，以優寵獎之。應嚴者：一則禮文疏淡；往還宜稀，書牘宜簡，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則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與百姓爭訟，而適在吾輩轄境，及來訴告者，必當剖決曲直，毫不假借，請其嚴加懲治。應寬者，利也，名也；應嚴者，禮也，義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強兵，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同

治元年四月十一日致沅弟）

梧岡關於大局，不能受風浪；若紮營放哨巡更發探打仗分枝，究係宿將，不可多得。（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致沅弟）

梧岡於軍中小事，尙能辦理妥叶；遇有大事，則無識無胆，設有探報，稱東路有賊數千，西路來賊數千，南北兩路各數萬，風聲鶴唳，大波特起，則梧岡搖惑無主，必須吾弟作主也。（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沅弟）

楊鎮南之哨官楊光宗，頭髮橫而盤，吾早慮其不馴。楊鎮南不善看人，又不善斷事。弟若看有不妥叶之意，卽飭令仍回兄處，兄另撥一營與弟換可耳。（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致沅季兩弟）

逸齋知人之明，特具隻眼，豪俠之骨，瑩澈之識，於弟必相契合；但軍事以得之閱歷者爲貴，如其能來，亦不宜遽主戰事。（咸豐七年十月初

十日致沅弟

迪庵之陸師，更勝於塔羅合軍之時；厚庵水軍，亦超出昔年遠甚；而皆能不矜不伐，可敬愛也！（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沅浦弟）

李迪庵新放浙中方伯，此亦軍興以來一僅見之事。渠用兵得一暇字訣，非獨其平日從容整理，卽其臨陣亦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弟理繁之才，勝於迪庵，惟臨敵恐不能如其鎮靜。（咸豐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沅弟）

凡糧台事件，弟皆自行當家，不必一一請示。或有疑義，就近與希庵商之；渠閱歷頗久，思力沉着，與弟可互相切磋，互相資益也。（咸豐十年六月十九日致沅浦）

潤帥謀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臨事復派人救援六安，與吾輩及希庵等之初議，全不符合，鎗法忙亂；而弟與希庵皆有驕矜之氣，至爲可慮。希庵論事最爲穩妥，如潤帥有鎗法稍亂之時，弟與希婉陳而切諫

之；弟與希之矜氣，則彼此互規之，北岸當安如泰山矣！（咸豐十年九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韋志凌初降之時，亦言包打蕪湖；不特降人好說大話，即投効之將官，亦多好說硬話，余實厭聽久矣！（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致季洪弟）

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澄心定慮，不可發之太驟。

（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致沅弟）

將領之治  
軍修養  
（鎮靜，  
莫倚賴，  
穩慎，勤  
恆專）

此數者若件件做到，亦自不無小補；特患最危最急，在廿五六七日；而余所發之援兵，均在九月初五後乃到，乃知軍事呼吸之際，父子兄弟，不能相顧，全靠一己耳。（同治元年九月初一日致沅弟）

危急之際，莫靠他人，專靠自己，乃是穩著。弟惟專待新勇到齊，出濠一戰，不必別有盼望。（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致沅弟）

蔣軍正在力攻湯溪之際，又恐侍逆回泐，必不能飭鄉救甯；吾每說軍

事但靠自己，莫靠他人，蓋閱歷之言也。（同治元年十月二十日致沅弟）

弟此刻到營，宜專意整頓營務，毋求近功速效；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尙有求速之念；此時自治，毫無把握，遽求成效，則氣浮而乏內心，不可不察。（咸豐七年十月初十日致沅浦）

吉安尙無克復之耗，千萬不必焦急。達生編六字訣，有時可施之行軍者，戲書以佐吾弟之莞爾。（咸豐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致沅浦）（接達生編六字訣，曰：一睡，二忍痛，三慢臨盆）

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守，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各路之赴援，以多鮑爲正援集賢之師，以成胡爲後路纏護之兵，以朱韋爲助守牆濠之軍，此人事也，其臨陣果否得手，能否不爲狗會所算，能否不令狗會逃遁，此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爲，而天事則聽之彼蒼，

而無所容心。(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三日致沅弟)

此間軍事，近日極得手。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沅叔連克巢縣和州含山三城，暨銅城開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滿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魯港一隘。現仍穩慎圖之，不敢驕矜。(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諭紀澤)

城上有黑氣灰氣，意者天欲殄此寇乎？然吾輩不恃天人之徵應，而恃吾心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實。……只要各軍有可食之米，吾兄弟有敬畏之心，此役當有了日耳！(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十日致沅弟)

弟增十六小壘，開數處地道，自因急求奏功，多方謀之，聞杭城克復之信，想弟亦增焦灼，求效之心，尤迫於星火。惟此等大事，實有天意與國運爲之主持，非吾輩所能爲力；所能自主者，虛心實力勤苦謹慎八字，盡其在我而已。(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致沅弟)

好事多磨，自古而然。卽東壩疏失，餽軍小挫，亦未始非意中或有之事；雖有其事，而弟軍仍安如泰山，乃爲錢漢。自蘇杭克復，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獨不期其速，而期其穩，故發信數十次，總戒弟之欲速；蓋深知洪逆非諸賊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此等處，吾兄弟須有定識定力，望老弟巍然不動，井然不紊。將克未克之際，必有一番大風波；吾弟若破地道，且待大風波經過之後，再行動手，實不爲晚。吾所慮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營猛攻地道，多損精銳，而無以禦援賊耳！弟其體我此意，穩慎圖之。（同治三年四月初六日致沅弟）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嫺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日記）

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咸豐八年正月十

四日致沅浦九弟

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又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爲知言。（咸豐十年四月日記）

來書謂意趣不在此，則興會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它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或；卽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爲鑒戒。現在帶勇，卽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以外，則一

概不管；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作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弟宜以李迪庵爲法，不慌不忙，盈科後進，到八九箇月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余生平坐無夜流弊極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誡吾弟吾子！（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

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咸豐八年正月十一日致沅弟）

弟目下在營，不可看書，致荒廢正務；天氣炎熱，精神有限，宜全用於營事中也。（咸豐八年五月二十日致沅弟）

將領之私人修養  
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爲業，擇術已自不慎；惟於禁止擾民，解散脅從，保全鄉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於殺人之中，寓止暴之意。（咸豐十

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致沅弟)

出隊以護百姓收穫甚好；與吉安散耕牛籽種，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爲事，可爲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致沅季弟)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心思有所表見，以自旌異於人；好勝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爲主帥，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見，而後可與言道。(咸豐十年四月日記)

萃忠侍兩會，極悍極多之賊，以求逞於弟軍久病之後，居然堅守無恙；人力之瘁，天事之助，非二者兼至，不能有今日也！當弟受傷，血流

裹創，忍痛騎馬，周巡各營，以安軍心，天地鬼神，實鑒此忱！以理勢論之，守局應可保全。然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無論如何勞苦，如何有功，約定始終不提一字，不誇一句；知不知壹聽之人，願不願壹聽之天而已！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弟以保身爲主，無論少荃與余會剿與否，於弟威名微減，而弟之才德品望，毫無損也。（同治三年五月十七日致沅弟）

目下金陵大局，苦於無人接辦，而儘可不必遠出鵬剿，尤不宜親身督隊；除堅守金陵老營外，有餘力則派人助剿合巢蕪廬一帶。今年望弟篤守恐懼和平四字，以弭災而致福。（同治二年正月十一日致沅弟）

此間軍事，危迫異常；九洑洲之賊，紛竄江北，巢縣和州含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憂灼，智盡能索，一息尙存，憂勞不懈，他非所知耳！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諭紀澤）

茲請畢山至金陵一行，勸慰老弟寬懷，專以國事爲重。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於金陵，猶不失爲志士。弟以季之歿於金陵，爲悔爲憾，則不可也！袁簡齋詩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當時以爲名句。（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 第三章 兵法

泛論

用兵之道：全軍爲上，保城池次之。弟自行默度，應如何而後保全本軍？如不退而後能全軍，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後能全軍，退可也。（同治元年十月十五日致沅弟）

弟寄胡公信，欲成紮三安舖與多合勢，且待端節後，匏至南岸時，再說不遲。凡軍事做一節，說一節，若預說幾層，到後來往往不符。（咸豐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弟論兵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割晰微茫。如鮑軍或打南岸或留北岸，此大處也；往返動須兩月，調度不可錯誤，北岸或紮集賢關或攻宿松，南岸或援江之瑞義或援鄂之興冶，此小處也。（咸豐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致沅弟）

分兵極難；若無得力統將，分之則兩損。鮑公素不肯分兵，余亦素不肯分兵，且屢囑鮑公不可分兵；又深知鮑部下，僅宋國永一人，不可須臾離鮑左右，此外別無可當一路者；即決計不强之分兵，令其全軍援懷。

（咸豐十一年三月三十日致沅弟）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日記）

今年軍事，沅弟緘言，穩紮穩打，機動則發，良爲至論。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餘當一一奉爲箴言。（咸豐九年三月初八日致澄沅季三弟）

志營萬不可恃，雖有五營，弟觀之如無一營可也。神策太平二門，斷不可合圍；人以收全功求速效望於弟，吾所望者，一穩字而已，不求速不求全也！（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致沅弟）

審機審勢  
與審力

去年三月十四日左季帥在樂平之戰，全在善於蓄勢審機，茲將渠原信寄弟一閱。兵無常法，弟不可泥左之法以爲法，拘左之機以爲機；然亦可資參採。大約與巨寇戰，總須避其銳氣，擊其情歸，乃爲善耳。（同治元年九月十五日致沅弟）

審機審勢，猶在其後；第一先貴審力。審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實工夫也。弟當初以孤軍進雨花台，於審力工夫微欠；自賊到後，豈意苦守，其好處又全在審力二字；更望將此二字直做到底。古人云：「兵驕必敗。」老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不審力則所謂驕也；審力而不自足，卽老子之所謂哀也。（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弟堅持不浪戰之義、甚是甚是。凡行兵須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  
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之道也。弟營現雖士氣百倍，而不肯浪戰，正所  
謂留有餘之力也；孤軍駐雨花台，後無退路，勢則竭矣，吾欲弟於賊退  
後，趁勢追賊，由東壩進溧陽宜興，所謂蓄不竭之勢也；望弟熟思定計。

（同治元年九月三十日致沅弟）

用兵人人料必勝者，中卽伏敗機；人人料必挫者，中卽伏生機。莊子  
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此次多鮑成朱援皖，人人皆操必勝之權，  
余慮其隱伏敗機，故前寄弟信，言不必代天主張。（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二  
日致沅弟）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强者多敗。  
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敵者多敗。（日  
記）

勝情哀樂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日記）

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之士，尙難養得恰好，况弁勇乎？（咸豐八年日記）

凡軍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惰氣則有淹滯之色，須時時察看而補救之。（日記）

弟軍士氣甚王，可喜。然軍中消息甚微，見以爲王，卽寓驕機；老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其義最宜體驗。（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致沅弟）

余與少荃皆視賊太輕，以致日久無功；弟則視賊尤輕。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咸豐三年以前，粵匪爲哀者；咸豐十年以後，官軍

爲哀者。今擒匪屢勝，而其謹畏如故；官軍屢敗，而其驕蹇如故；是哀者尙在擒也，可慮孰甚！（同治六年正月十二日致沅弟）

兵者陰事也。衰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况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浪藉，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卽墨，將軍有死之心，生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而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

殺之義也！（咸豐九年日記）

各處敗賊，俱萃甯國。楊七麻以著名梟悍之渠，當拚命力爭之際；鮑軍屢勝之後，雜收降卒，頗有驕矜散漫之象；余深以爲慮。（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八日致沅弟）

運漕可乘機取，巢縣亦未始不可乘機攻取；吾意取之易而收之難，目下且專守廬江無爲二處，稍息兵勇之力，亦稍抑其矜情躁氣，待水師肅清巢湖後，運漕巢縣，皆囊中物耳。吾於水師實不放心也。（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軍心士氣

田單攻狄，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在卽墨，坐則織簣，立則仗鍤，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

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論。同治三年，江寧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散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東河南剿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謂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旨也。其後余因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尙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將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當也。（同治十年日記）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

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耳。（咸豐十年十月日記）

羅老義確及李光榮之川勇，三路衝入，將賊營三座蹋平。燒毀其牆三重，高皆盈丈，又濠三層，引江水入壕內，通青林湖，竹簽密布十丈，用釣橋出入；彼自奔潰，並此而不能守，軍事純視氣之盛衰，不盡關人力也。（咸豐四年九月寄駱中丞）

渠言外之意，覺弟兵不可野戰；吾則因金陵士卒用命，樂爲之死，覺弟兵儘可野戰；不知弟自度己力，野戰果有幾分把握否？要之能得衆心，未有不可酣戰之理。（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沅弟）

初一日酉刻，廣西勇收隊回來，在劉公磯一帶開礮，訛傳爲賊船上來；岳城百姓，紛紛逃奔，扶老攜幼，號泣於道；南津港各船，皆掛帆開逃，嚴禁之而不能止；軍心總不堅定，頗可虞也！現在力求鎮定，總以不

出隊不開仗爲主。（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二日致四位弟）

頓兵城下，爲日太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日已廢之饌，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咸豐八年三月三十日致沅弟）

古來豪傑，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爲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惟數萬人，困於堅城之下，最易暗銷銳氣；弟能養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致沅弟）

吾觀霆軍之布置散漫，主意慌亂，人心離怨，恐此次必難支持。（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致沅弟）

主客奇正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

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戮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卽格開，而卽戮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札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游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退佯敗，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咸豐九年日記）

多公函寄還，渠每主先出隊尋賊，余每主待賊來撲我，所見不同；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最審也。（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致沅弟）

初五日，城賊猛撲，憑壕對擊，堅忍不出，最爲合法。凡撲人之牆，

撲人之濠；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主爲客，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爲主，所謂致人至不致於人也。穩守穩打，彼自意興索然。峙衡好越濠擊賊，吾常不以爲然。凡此等處，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庵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弟以類求之可也。（咸豐八年四月十七日致沅浦九弟）

接弟一緘，知賊出大隊，前來搦戰；我軍堅坐不動，反客爲主，最爲得勢。（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致沅弟）

賊若來撲弟之營濠，在秣陵關等處打館，往返太遠，我已反客爲主，渠於烈日之下，必難久熬。（同治元年六月十二日致沅季弟）

呆活輕重

弟在軍已久，閱事頗多，以後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輕兵，少用重兵。進退開合，變化不測，活兵也；屯宿一處，師老人頑，呆兵也；多用大礮輜重，文員太衆，車船難齊，重兵也；器械輕靈，馬馱輜重，不

用車船轎夫，飄馳電擊，輕兵也。弟軍積習已深，今欲全改爲活兵輕兵，勢必不能；姑且改爲半活半呆半輕半重，亦有更戰互休之時，望弟力變大計，以金陵金柱爲呆兵重兵，而以進剿東壩二溧爲活兵輕兵，庶有濟乎？（同治元年十月二十日致沅弟）

再添十營，從弟之請可也；金陵老營，永不拔動，從弟之請可也，至以數萬人，全作呆兵，圍合長圍，則余斷斷不從。余之拙見，總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輕兵，缺一不可；以萬人爲呆兵重兵，屯宿金陵；以萬人爲活兵輕兵，進攻東壩句容二溧等處；以八九千人，保後路蕪湖金柱，隨時策應；望弟熟審，以此次回信定局。（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致沅弟）

弟則須另立門面，分爲呆兵一枝，活兵一枝。呆兵堅築石壘，縮小地方；活兵多或二萬，少亦萬四五千，與呆兵之在金陵者，更番休息，千萬依我行之。（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古人用兵，最貴變化不測；吾生平用兵，失之太呆，弟亦好從呆處着想。霆軍五月從燕子磯南渡，本是呆着，挖地道則更呆；此際皖南危急，不能不調之使活耳。（同治二年八月初九日致沅弟）

弟統二萬餘人，必須分出一枝活兵在外；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換，乃能保常新之氣。（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致沅浦）

調回彭杏南各營，守濠之呆兵愈多，游擊之活兵愈少。弟統三萬人，不籌出一枝結實可靠之活兵在外，縱橫馳擊，而專以合圍攻堅爲念，似非善計。……杏雲甫成一枝活兵，而又急於調回，則空處全不着筆，專靠他軍，可盡恃乎？（同治二年五月初四日致沅弟）

余定以李幼荃劉省三兩軍，爲游擊之師；而徐濟歸德臨淮周家口等處，仍舊駐防不動。駐防者，以備攔頭要截；游擊者，以備跟蹤尾追。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致澄沅兩弟）

攻安慶  
期之謀略

到吉後，約以半月爲率，卽速襲出，作游兵馳剿各處，不可久頓城下。（咸豐六年十月十九日致沅弟）

#### 第四章 軍謀

調東流之兵，助守樅陽則可；調湖口之兵，助守樅陽則不可；以賊蹤距湖口城，尙不過三四十里，難遽鬆動也。調陳軍助守樅陽則可，調陳軍助圍安慶則不可；以平日未經弟訓練有素，臨危急之際，必不聽令也。（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沅季兩弟）

此時不宜再作圍賊之計，只作野戰與自全兩計而已！多在挂車，鮑在關外，必與狗逆，有一場惡戰；如能大捷，尙可克城；如僅小勝，或反小挫，則不特不能克城，且當思所以自全之策。弟軍欲求自全，須請鮑軍由江濱進紮，與弟營聯絡一氣，不爲赤關嶺之賊壘所隔；趁狗在桐未歸之

時，趕緊紮成；如圍棋然，兩塊相粘，連則活矣。或鮑紮原處，而成鎮七營進紮亦可；其擇地須請楊鮑成與弟同看，十三四必須看定；或請韋又堂來一看亦可，以渠熟於賊計也。（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三日致沅浦）

僞忠王李秀成一股，攻圍建昌，養素派兵往援，不知能解圍否？若建昌有失，恐其徑犯省城；若建昌幸保無恙，亦恐其由樟樹以犯瑞臨；一至瑞臨，則九江與國武甯義甯通山通城，處處震動，安慶之圍必解矣！左季翁料及此著，余亦深慮此著。如建昌之賊，西趨樟樹，則余帶朱唐出防江邊一路，抽出鮑軍渡湖，由九江以赴瑞臨；鮑公之所以不能渡北岸者，以防此著爲第一義。北岸既有霍山余營之控，則希軍必發兵援應；山內多軍，祇能自固，不能再顧安慶。萬一賊由集賢關攻安慶各營之背，弟須堅守五日；鮑軍現在下隅坂，若渡江救援，一日可以渡畢，兩日可抵集賢關，縱有風雨阻隔，五日總可趕到；弟可先與鮑公預爲訂約，並與

楊彭預定渡兵之船，兄亦當預告鮑公也。鮑公聲名，爲賊所憚，目下不必輕於撥動，專留爲此二著之用：一著救安慶官軍被圍之急，一著防賊由樟樹瑞臨竄出九江；此外各著，皆少緩矣。（咸豐十一年二月初七日致沅季）

官相既已出城，則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甚是矣。希庵既已南渡，狗逆必回救安慶，風馳雨驟，經過黃梅宿松，均不停留，直由石牌以下集賢關，此意計中事也。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吶喊，槍礮不能命中者，不許亂放一聲，穩住一二日，則大局已定；然後函告春霆渡江救援，並可約多軍，二面夾擊。吾之不肯令鮑軍預先北渡者：一則南岸處處危急，賴鮑軍以少定人心；二則霆軍長處甚多，而短處正坐少一靜字。若狗賊初回集賢關，其情切於救城中之母妻眷屬，拚命死戰，鮑軍當之，勝負尙未可知；若

鮑公未至，狗賊有輕視弟等之心，而弟等持以謹靜專一之氣，雖危險數日，而後來得收多鮑夾擊之效，卻有六七分把握。（咸豐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致沅季兩弟）

羣賊分路上犯，其意無非援救安慶；無論武漢幸而保全，賊必以全力回撲安慶圍師；卽不幸而武漢疏失，賊亦必以小支牽綴武昌，而以大支回撲安慶；或竟棄鄂不顧，去年之棄浙江而解金陵之圍，乃賊中得意之筆，今年鈔寫前文無疑也。無論武漢之或保或否，總以狗逆回撲安慶時，官軍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轉不能轉。安慶之濠牆能守，則武昌雖失，必復爲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轉機也；安慶之濠牆不能守，則武昌雖無恙，賊之氣燄復振，是乾坤無轉機也。弟等一軍，關係天地剝復之機，無以武漢有疏，而遽爲震搖，須待狗逆回撲，堅守之後，再定主意。

（同上）

季弟謂縱使江夏或有疏失，安慶圍師仍不可退，與余前寄弟信相符。蓋李軍速到，賊縱有破鄂之勢，斷無守鄂之力；江夏縱失，尚可旋得，安慶一弛，不可復圍；故余力主不弛圍之說。但近日狗逆由黃州折回，猛撲集賢關，兩弟當拚命堅守，庶既有定識，又有定力，不徒託之空言耳。（咸豐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致沅季弟）

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力求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遑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只在二三月可決耳。（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諭紀澤）

目下各處主意，紛紛無定；余將余之深知而自決者，告弟知之，謹記之；其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亦告弟知之，聽弟酌之。多軍宜全繫桐懷，專

擊援賊，弟軍宜專主圍懷，此兄之深知而自決者也。鮑軍或穩駐集賢，或援瑞州，或打宿松，或剿蘄黃，或打南岸，俱未十分妥善，此兄之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也。自孔壘至二套口隆坪一帶，一片皆水；往年湖寬八九十里，今年必百餘里，鮑軍若由黃梅行走，不特不能至二套口，以過南岸，並不能由廣濟以達二蘄；此兄之深知而自決者也。鮑若從興國下手，共須渡水幾次，而後可至興境？成胡赴南岸，共須渡水幾次？此兄之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也。（咸豐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致沅弟）

攻金陵時  
期之謀略

弟欲親率五千人南渡，助功蕪魯則斷不可。用兵以審勢爲第一要義。以弟軍目下論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斷金陵蕪湖兩賊之氣，下窺秣陵關是爲得勢；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師，與分攻魯港之兵隔氣，是爲失勢。余已調鮑公全軍，與季弟會攻蕪魯；弟軍破西梁山後，將巢和西梁山三處，派兵守定，卽作爲弟軍後路根本；然後親

率七八千人，由采石渡江。聞太平府城已拆，該逆毫無守禦，應易收復。弟駐軍太平一帶，與隔江和州西梁之兵，陰相犄角；水師自裕溪口起，至烏江上，聯絡屯紮，兩岸亦易通氣；如此布置，則弟軍上可夾攻東梁蕪湖，下可規取金陵，似爲得勢。余意如此，弟再細詢熟於地形者，或親赴南岸一看，乃可定局。其渡江之早遲，亦由弟自行酌度；或待廬州克復，或廬未克而先渡，弟與多公函商行之。至進兵金陵之早遲，亦由弟自行審察機勢；機已靈活，勢已酣足，早進可也；否則不如遲進，與其頓兵城下，由他處有變而退兵，不如在四外盤旋作勢，爲一擊必中之計，兄不遙制也。（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致沅浦）

由采石太平一帶南渡，本是妙著，亦是險著。妙著有四：使金陵蕪湖兩賊，隔絕不通，一也。陸師紮於南岸，水師直入內河，可進黃池灣，可由青弋江以達涇縣，可由東路水陽江以達寧國；凡鮑軍之在涇在寧者

皆可由水運糧，二也。陸軍紮采石東梁山等處，水師紮黃池灣沚等處；則蕪湖之賊，四面被圍，三也。青弋水陽二江，可通石臼等湖，可通寧廣各屬，並可由東壩以通蘇州，四也。險處有二：初渡采石，營壘未定，恐大股來撲，一也。北岸無大枝活兵，恐四眼狗竄出，亂擾無廬巢舍，又恐九洑洲之賊上犯，二也。有此四妙二險，故南渡之遲速難決；速或四月，遲或七月，由弟與多帥商定辦理。（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致沅浦弟）

弟目下將操練新軍，甚善甚善；惟稱欲過江斜上四華山紮營，則斷不可。四華山上逼蕪湖，下逼東梁，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則我軍無勢無趣，不得不退回北岸矣。弟軍南渡，總宜在東梁山以下，采石太平一帶；如嫌采石下面，形勢太寬，即在太平以上渡江，總宜奪金柱關，佔內河江阿爲主。余昨言妙處有四：一曰隔斷金陵蕪湖之氣，二曰水師打通涇縣寧

國之糧路，三曰蕪賊四面被圍，四曰抬船過東壩可達蘇州，猶妙之小者耳！又有最大者，金柱關可設厘卡，每月進款五六萬；東壩可設厘卡，每月亦五六萬；二處皆係蘇皖交界，弟以本省之藩司，抽本省之厘稅，尤爲名正言順。弟應從太平關南渡，毫無疑義，余可代作主張；其遲速則仍由弟作主耳。西梁上下兩岸，從三山起至采石止，望弟繪一圖寄來，至要至要。（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致沅弟）

由太平南渡一著，余意在必行。陸師能紮金柱關，水師能入內河，紮黃池灣，則全局皆振，筋搖脈動，蕪湖寧國，皆易於得手矣。至渡江之遲早，則由弟作主，余不爲遙制。（同治元年四月初八日致沅弟）

金陵地勢宏敞，迥非他處可比；進兵之道，須於太平采石南路進一  
枝，句容淳化東路進一枝，浦口九洑洲西路隔江進一枝。鎮江北路，縱無  
兵來，此三枝必不可少；句容東路，縱無兵來，隔江一枝，則斷不可少。

此次弟不候多軍至九洑洲，而孤軍獨進，余深爲焦慮；又上游南陵空虛，季弟不留兵守之，於寧國蕪湖均有妨礙；望弟暫屯紮周村一帶，以待多軍之至，季弟分兵守南陵，以固後路。（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致沅季）

沅弟進兵，究嫌太速，余深以爲慮：一則北岸多軍未到；二則後面句容一路無兵，恐援賊來鈔官軍之尾；望弟與沅穩慎圖之。第一莫使金陵太平，稍有疎失；第二莫使賊出江邊，梗陸軍之糧道。金陵地勢太寬，弟等宜多看多問。（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致季弟）

賊之來援金陵，羣酋大會二次，各路布置周妥而後來。賊處心積慮，以求逞於我；我輕心深入，以僥倖於不可得之城。弟之驟進，余之調度，皆輕敵而不能精審；此次經一番大驚恐，長一分大閱歷。如忠侍等會解圍而去，弟當趁勢退兵，以傷病羸弱者，循江濱退至金柱關；選精銳者整隊追賊，追至大官圩小丹陽一帶，與鮑軍互爲聲援；待新募之卒到後，認

眞整練，再行進兵。弟由高淳東壩溧陽以進宜興，鮑由建平廣德以進長興，兩路排進，相去常在百里內外；水師棋布於丹陽石臼南漪等湖，與陸軍相去，常在數十里內，旌旗相望；弟以金柱爲後路根本，鮑以蕪湖爲後路根本，處處聯絡，庶無全局瓦解之患。宜興長興兩城，皆在太湖西岸，陸軍到此休息停頓；待李朝斌水師辦成，駛入太湖後，陸軍再行前進；此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不可不早爲定計。若長紮雨花台，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該處，援賊不來，則終歲清閒，全無一事；援賊再來，則歸路全斷，一蠲潰隄；此等最險之着，只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爲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追爲退，不著痕蹟。行兵最貴機局生活，弟在吉安安慶，機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則更呆矣。（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吾前有信，囑弟以追爲退，改由東壩進兵，先剿溧陽以至宜興，先佔

太湖之西岸；水師亦由東壩進兵，俾李朝斌先在太湖西岸，立住脚跟，則戰船處處可到。而環湖之十四府州縣，處處震動，賊則防不勝防，我則後路極穩，較之株守金陵者，有死活之分，有險易之別，但無赫赫之名耳！凡行軍最忌有赫赫之名，為天下所指目，為賊匪所必爭；莫若從賊所不經意之處下手，既得之後，賊乃知其為要隘，起而爭之，則我占先著矣。余今欲棄金陵而改攻東壩，賊所經意之要隘也；若佔長興與太湖西岸，則賊所不經意之要隘也；願弟早定大計，趁勢圖之，莫為浮言所惑，謂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動，貪赫赫之名，而昧於死活之勢，至囑至囑！如弟之志，必欲圍攻金陵，亦不妨掀動一番，且去破東壩，剿溧陽，取宜興，佔住太湖西岸，然後折回再圍金陵，亦不過數月間事，未為晚也。（同治元年十月初三日致沅浦）

鮑張果有挫失，則蕪湖三山等處，必十分吃緊；中段空虛，弟在下游

斷難久佔；不如趁金陵賊退之時，鮑軍未敗之先，以追爲退，以東西梁山蕪湖金柱連漕無爲，爲弟軍之基業；然後相機再進，庶爲可戰可守，可伸可縮之軍。咸豐五年，余率水陸駐紮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關；五六兩年，竟不能攻破；七年余丁憂回籍，寸心以此爲大憾事。羅羅山於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圖功，卽決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時有識者，皆佩服羅山用兵，能識時務，能取遠勢；余雖私怨羅山之棄余而他往，而亦未嘗不服其行軍有伸有縮，有開有合也。觀多公之決志不肯南渡，與各軍秋間之多病，靈營目下之難支，是天意不欲遽克金陵，已可概見；吾輩當一面順天意，一面盡人事，改絃更張，另謀活著。古人用兵，最重變化不測四字；弟行軍太少變化，此次余苦口言之，望弟與季弟審度行之，卽日退紮金柱蕪湖；分五千人至灣沚西河助剿，所以救鮑，卽所以救張，卽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致

沅弟）

余所慮者，忠曾往年以偏師攻破浙江，分官軍之勢，而以全力攻撲金陵老營；此次或以攻竄和合巢廬，效往年破浙之故智，而以全力再攻弟營，與金柱；不知弟部下諸將，能如前此四十六日之堅守否？（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致沅浦）

余之定計以蕭毛進無爲一路，不進柘臯一路，蓋亦略有苦心：當時不知弟派南雲上來，無爲究嫌力薄，一也。柘臯等處，無米可辦，無夫可雇，二也。進南路恐賊待柘臯以攻廬郡，其禍遲；進北路恐賊從盛家橋以犯桐城，其禍速，三也。前此迭接弟信十餘件，皆言北渡之賊，氣勢浩大；李世忠之咨，則更言賊多且悍；吾因蕭毛皆係中才，恐不宜置之柘臯用馬用衆之地，四也。（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沅弟）

此次鮑軍從無爲州進援石澗埠，杏南與蕭軍從黃維河進援石澗埠，以

理推之，當可解圍。解圍之後，吾意以鮑軍從南關，進攻桐城關之前；杏南與南雲，從西梁山五顯集攻桐城關之背；卽竹丹一軍，亦不必再紮石澗埠，儘可與杏南南雲三人，合以一路，均作游擊之師。三部將近萬人，鮑軍亦有萬人；鮑以無爲運漕爲後路，杏竹雲以西梁裕溪口爲後路；兩枝活兵，縱橫馳擊，則無巢和含境內，當可次第肅清。上游舒桐廬合，節節皆有防兵；吾又派成李兩軍，爲游擊之師；大局必不致決裂。蕭爲則一軍，分守運漕三汊河雍家鎮三處；黃洛河儘可不設守兵，此外概不置守，不可佔住有用之活兵也。巢合等處得手，以全力進攻橋林江浦浦口等處，直打九洑洲；北岸大定，再行回顧南岸江西；余意如此，請弟與雪帥妥意行之。（同治二年三月十六日致沅弟）

鮑軍過江，則必須打開橋林江浦浦口九洑洲，北岸一律肅清，然後可以南渡。卽南渡後，亦不遽紮燕子磯，以作呆兵；仍當進剿東壩二溧，以

作活兵。以理勢論之，該逆經營一年，攻取二浦，無非固九洑之後身，作金陵之犄角，必將竭力堅守。余之拙見，二浦未克之前，不可先攻九洑，九洑未克之前，鮑彭劉不可南渡；東壩二溧未克之前，不可圍紫孝陵，燕子磯；此三者皆極大關鍵，余計已定，弟切勿執見辨駁；余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軍之力，受氣不少，此後余決不肯多用圍城之呆兵矣。

（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致沅弟）

救援

此時甚難爲計，欲卽沅江爲夔府之行，則弟與凱所部之萬人，自須全數帶去，而景鎮一鬆，撫建必陷，臨江瑞袁，在在可虞；是未救無事之蜀省，先失初定之江西。欲不爲夔府之行，則川陝兩省，尙稱完善，保川卽所以保陝，早一著卽占一分之便宜，大局亦何可不顧？特此專便與弟熟商。（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致沅浦）

賊既占湖北，自必窺伺湖南；兄與塔公一軍，恐不能不回救桑梓。而

回救之法，人少則無濟於事，人多則口糧無出；且全軍回救，而戰船之在江西鄱湖以內者，又復無人統領，殊不放心。（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致四位弟）

羅山一軍，定計由崇通以進剿武漢；駱中丞奏調羅軍回剿湖南境內。余令其掃蕩崇通一帶，則巴陵平江皆安，即所以固湘省北門之鎖鑰也；由崇通以擣武漢，則有裨於大局，不僅保全桑梓；年內仍可來南康湖口，與余軍會合。（咸豐五年八月十三日致四位弟）

浙事危險之至，屢求救援，此間力不能及，現擬以多軍進攻廬州，以鮑軍進攻甯國，去浙甚近，或亦可少分浙之賊勢也。（咸豐十一年九月十四日致澄弟）

石澗埠營盤，儘可不紮。余前疏於考核，迨親閱以後，明知其散漫難守，又不能立刻調開，致掣動各處勁兵往救，尙不知救得上否？（同治二

年三月十四日致沅弟）

敵情

夷船至上海天津，亦係恫喝之常態。彼所長者，船礮也；其所短者，路極遠，人極少；若辦理得宜，終不爲患。（咸豐八年四月十七日致沅浦）

與此賊戰，有兩難禦者：一則以多人張虛聲，紅衣黃旗，漫山彌谷，動輒二萬三四萬不等；季洪岳州之敗，梧岡樟樹之挫，皆爲人多所震眩也。一則以久戰伺瑕隙，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又進，頑鈍詭詐，揉來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綻可伺，則彼必乘隙而入；次青在撫州諸戰是也，二者皆難於拒禦，所幸多則不悍，悍則不多；蓋賊多則中有裹脅之人，彼亦有生手，彼亦有破綻，吾轉得乘隙而入矣。（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沅弟）

北路洋口之賊，已被周天培擊破，僅存順昌股匪，數不滿萬；南路

汀州之賊，亦極散漫。所慮零匪不成大股，此剿彼竄，難於奏功耳。（咸豐八年十月初三日致澄季兩弟）

來書謂狗部有馬賊二千五六百，似亦未確；係臨陣紙數乎？抑係投誠賊供乎？聞賊探多假稱投誠者，弟宜慎之。（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三日致沅弟）

韋志凌深明賊情，究竟現在之偽輔王名楊輔清者，卽七麻子否？其與金陵洪首逆，尙是貌合神離否？少荃信言，忠侍璋珩諸王，皆與狗逆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確否？現竄鄱陽之劉官方，與黃老虎孰強孰弱？四眼狗手下之人，以何人爲最悍？四年羅大綱在湖口，身邊有洋鬼子三人，現忠逆侍逆身邊，皆有洋鬼子；係用錢雇無足重輕之鬼乎？抑實與夷中大員說明乎？一一詳詢見復。（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一日致沅弟）

當此酷暑，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

穩；多公亦宜用靜字法，此賊萬無持久之道，弟不必慮多軍之久困也。（或出隊，或不出隊，或過練潭，或不過練潭，由多公作主；余所謂靜者，不焦急耳。）昔曹操八十萬人，自荊州東下，吳以五萬人禦之。而周瑜策其必敗者：一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劉表水師新附，不樂爲用；三料暑熱久疲。其後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聞德安克復，雪琴專函來報；又言成蔣軍，病人太多，不能全進；又聞鮑軍病者極多；以此而推，狗輔之部，病必更多，故料其不能持久。（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致沅弟）

捻匪忽來忽往，瞬息百里，探報最難的確。余於不確之信，向不轉行各處，反不如聽各統領，自探自主，自進自止，猶爲活着。（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沅弟）

此賊故智：有時疾馳狂奔，日行百餘里，連數日不少停歇。有時盤於

百餘里之內，如蟻旋磨，忽左忽右；賊中相傳祕訣曰：「多打幾個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縣之敗，係賊以打圈之法疲之也。吾觀捻之長技，約有四端：一曰步賊長竿於槍子如雨之中，冒煙衝進；二曰馬賊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里，時而旋磨打圈。捻之短處，亦有三端：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只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寨，賊即無糧可擄；二曰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脅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奇兵，襲其輜重，必大受創。此吾所閱歷而得之者。弟素有知兵之名，此次軍事甚不得手，名望必爲減損；仍當在選將練兵，切實用功；一以維持大局，掃淨中原之氛，一以挽回令名，間執讒慝之口。（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沅弟）

曲寨進攻  
之真實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記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袁顗相距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游，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追，進退疑阻，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回湫，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得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與興世。興世率其衆，沂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屢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旣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逕趨

錢興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搦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則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河汊；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收兵而下，興城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袁顛等在上游之農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鵲尾，更上乃爲錢溪。越農湖鵲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鵲尾農湖並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秦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揚，戍東安，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難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

斷劉彧北顧之地，絕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尙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既破，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郢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不設備；〔西陽卽今黃州〕侯景以江夏空虛，使宋子仙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柵口，侯瑱屯東岸之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瑱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瑱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破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旣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陣，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原之守必弱，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敵之奇

兵也；太宗不從，無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泌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靈朔之寨，直搗媯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擣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爲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十六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

整羈約；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道質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歸。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鄰，嘉魚陸田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

南，（卽澶淵，今開州。）王彥章進逼鄆州。（今東平府）唐臣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梁約合；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自下游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勢難入援，

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

（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蘄州，秦曰綱據田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啓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

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爲轉移。耳（日記）

## 第五章 守禦

穩守

賊若有大股從練潭來集賢關，弟軍足支持二三日否？千言萬語，都不要緊，惟此是性命關頭。次青以不能戰守，身敗名裂；弟所爭者，在能守與否。若能守住四五日，則希庵之援兵必至矣；專意待希之救，萬一希被桐城等處之賊牽制，不能援懷，亦事勢之所時有；弟此刻與諸將約定，預爲守營五日晝夜不息之計。賊初來之日，不必出隊與戰，但在營內靜看；看其強弱虛實，看得千準萬準，可打則出營打仗，不可打則始終堅守營盤，或有幾分把握。聞迪庵於六年八月，在武昌擊石逆援賊，卽堅守靜待之法；每日黎明，賊來撲營，堅守不動，直至申酉間，始出擊之，故無

日不勝。（咸豐十年十月初五日致沅弟）

僞忠王之初計，本以全力先攻鮑軍，不知何以變計，改而先攻弟軍，必有獻策者，言鮑軍堅而弟軍瑕也。看來半月內，該逆必不干休，必再多方猛撲；弟軍若出濠打仗，恐正中賊之計，賊所求之而不得者；似以堅守不出爲最妥，不必出而擾賊凶鋒。半月以後，自齊文必至；一月以後，新募之卒必至；我有日增之象，賊處已竭之勢，則我操勝算矣。（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致沅弟）

下游賊勢浩大，合武昌漢口之賊，盡銳上犯，水師太單，恐難得力；吾惟靜慎謹守，以固軍心而作士氣。（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四位弟）

弟此次撥營赴樅陽赴鮑家冲，余覺主意不甚老靠。蓋撥去未必有益，收回則頗有損；收回鮑家冲二營，則反以長賊之燄。收回樅陽一營，則反以滅韋之勢。然大敵將至，總以早早收回爲是；養足勢力，堅守前後兩

濠，意不旁注，神不外散，或有濟乎？（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沉季）

蕪賊甚悍，弟兵太薄；以新集之卒，但極窘之時，以之分守繁魯南陵三處，尙恐疎失；豈可更謀進取？况弟與各弁勇晝夜不眠，未免太勞，雖自守已穩，亦未得片刻休息。此時宜將南繁魯防守事宜，布置妥善。（同治元年四月初五日致季弟）

卽奏調多軍回援金陵，至速亦在五個月以後；而金陵與鮑軍之危迫，必在兩月以內，遠水不能救近火；弟惟就現有兵力，專謀堅守，不圖出戰，早早布置，或尙可爲。兩弟共統兵二萬，若責以合圍，責以攻城，誠有不能。若責以專守營壘，似亦無辭可以諉謝。病疫乃是天意，弟與鮑張朱唐各軍皆病，多軍東返，遂能保其不大病乎？弟當與各營官，力圖自，身固居絕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切不可專盼多軍，致將卒始因求助而

懈弛，後因失望而氣餒也。（同治元年閏八月十八日致沅弟）

城之能克與否，仍看援賊到時，官兵守後濠之能穩與否；山虧於一簣，病忽於新愈，不可不慎。（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致沅弟）

紮營與守營

紮營一事，男每苦口致各營官，又下札教之。言築牆須八尺高，三尺厚；壕須八尺寬，六尺深；牆內有內壕一道，牆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濠內須密釘竹籤云云。各營官總不能遵行；季弟於此事，尤不肯認真；男亦太寬，故各營不甚聽話。岳州之潰敗，即因未能紮營之故，嗣後當嚴戒各營也。（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稟父）

廿一日羅山由金口移營至河泊山，水師出隊接應；恐賊因我營壘未成，而遽來撲也。（咸豐四年九月寄駱中丞）

紮營不可離城太近，寧先遠而漸移向近，不可先近而後退向遠。（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致沅弟）

在吉安紮營，不宜離城太近。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於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難於取勢；各營同戰，難於分股。一經紮近之後，再行退遠，則少餒士氣，不如先遠而爲愈也。（咸豐七年十月十六日致沅浦）

大凡初紮險地，與久經紮定者迥乎不同。久經紮定者，濠已深，牆已堅，槍礮已排定，雖新勇亦可穩守；初紮險地者，雖老手亦無把握。久紮者，千人守之而有餘，初紮者，二千人守之而不足。（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致沅季）

余前日四妙二險之說，現在廬州既克，揚州屢捷，北岸已無險矣；不知南岸初到紮營之時，果能化險爲夷否？如登岸紮營，並無疏失，則且以堅守堅紮爲主；不必遽圖進剿，不必尋賊開仗，紮定之後，自有無窮之妙生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致沅弟）

紮營圖閱悉。得幾場大雨，吟崑等營，必日鬆矣；處處皆係兩層，前層拒城賊，後層防援賊，當可穩固無虞。（同治元年六月初二日致沅季）

接沅弟營圖一紙，圖中各營布置尙妥，惟有一處，余不放心。江東橋之河，在季弟各營之前面；大勝關進口之河，在季弟各營之後面；此兩河寬若干丈，深若干尺，可蹚淺以渡否？如可蹚淺以過，則恆崑吟保各營，亦前後受敵。所招降卒，新營本不可靠，而陶保堂張吟，又紛紛死病相繼。十營占地頗廣，事急之際，季弟豈能一一照顧？該處爲全軍糧路所在，兩弟細細審量一番，吟保平盛等營，果能禁受狂風大浪否？余所疑者，在此一處，望弟加倍小心。（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致沅季弟）

縮十營近西頭，此法甚好，何爲遲遲不決？凡用兵最重氣勢二字，此次弟以二萬人駐於該處，大不得勢；兵勇之力，須常留其有餘，乃能養其銳氣，縮地約守，亦所以蓄氣也。（同治元年九月初八日致沅季）

縮營之說，我極以爲然；既不能圍城賊，又不能破援賊，專圖自保，自以氣斂局緊爲妥，何必以多占數里爲美哉？及今縮攜，少幾個當衝的營盤，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每夜少幾百人露立，亦是便益，氣斂局緊四字，凡用兵處處皆然，不僅此次也。（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致沅弟）

天久不雨，秋末恐有久雨泥淋，此理勢之必然者。吾意欲弟早早縮營，氣斂局緊，常留有餘，以與賊相持；一則恐雨後牆坍，處處不能照顧；二則王程到後，抽隊出戰，亦須留隊守壘，愈短愈緊，則愈易守也。

（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致沅弟）

徐士衡等歸，言弟往看孝陵衛營基。余且喜且懼，喜賊之接濟將斷；懼弟之新營太多，占地太廣，恐百密而一疏也。（同治二年十月十七日致沅弟）

連日陰雨夜黑，賊於夜間猛撲否？所慮者雨後牆坍一變症，江濱水涸

一變症；過此二者，若能守住，則忠侍雖圍兩年，亦無如弟何矣！（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致沅弟）

此次出隊打行仗，至六七十里之遠；將來推廣變通，便可打至百餘里二百餘里。惟雨花台老營，須十分堅固；能於最衝地方，築石壘數處，宜以五百人守者，可以三百守之而無慮，宜用勁旅守者，可以次等守之而無妨；則臨分兵之時，便益多矣。（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致沅弟）

### 守濠

弟此次進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間亦人人代爲危慮。余以該逆凶餓猶盛，未可驟圖，百足之蟲，雖死不僵；外間則議弟處，新營太多，兵不可靠，幾於衆口一詞。今進兵已近兩旬，牆高濠深，應可立定脚跟；萬里長濠，大衆公守，最易誤事，一蟻墊堤，全河皆決；去歲之守安慶後濠，余至今思之心悸，此次在金陵，不可再守長濠，仍以各守各壘爲穩。地方雖寬，分別極衝次衝，究無多處；前圍城賊，當衝者不過數處；後拒

援賊，當衝者亦不過數處；於極衝次衝之地，擇人守之，則他處雖有劣營，亦可將就支持。（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弟論兵貴精不貴多一段，實有至理。然弟處守外濠內濠，約計七十餘里，萬餘人尙嫌其少；如賊猛撲外內兩壕，地段太長，余深以爲慮。比之左公樂平野戰，迥乎不同，弟切不可存此心，謂人已太多，力已有餘也。若存此心，必致誤事。計外內并守，僅敷一班站防，并不能兩班輪替；若賊來輪換猛撲，而守者晝夜不換，豈不可危？弟從此着想，並須將外濠加挖。（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致沅季弟）

凡修壘以濠深爲妙，本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爲賊遮蔽礮子也。  
（日記）

接來緘，知營牆及前後壕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濠時不甚得法；若容土覆得極遠，雖雨大不至仍倒入濠內，庶稍易整理。（咸豐十年

九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守河

以余察度該河，長近八十里，與永豐河相等，深則倍之。分哨防河，可禦零賊，斷不可敵大股。（同治二年二月二十日致沅弟）

小河西岸，盡爲我有，賊船萬不能過；且憑河爲守，又可當一道長濠，可慰之至！（同治二年八月初五日致沅弟）

守城

守城煞非易事，銀錢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日記）

地道竊陷賊城十餘丈，被該逆搶堵，我軍傷亡三百餘人。此蓋意中之事，城內多百戰之寇，閱歷極多，豈有不能搶堵缺口之理？（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致沅弟）

守礮寨

修礮之事，軍士四出征剿，而老家以爲基址，亦行軍之一法也。擇地有二法：有自固者，有扼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

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渡津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砌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近二百里，皆可往來梭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日記）

民間修築圩寨，不難在礮械，而難在修寨之費，與守寨爲主之人。（同治六年五月初一日致沅弟）

## 第六章 攻戰及圍城

出兵

調軍出戰，不可太散，慈諭所戒，極爲詳明。昨在岳州，胡林翼已先至平江通城，屢稟來岳，請兵救援；是以於初五日，遣塔周繼往。其岳州城內，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朱石樵有六百，男三營有一千七百，以爲可保無虞矣；不謂璞山至羊樓司一敗，而初十開仗，僅男三營與朱石樵之六百人，合共不滿二千人，而賊至三萬之多，是以致敗。此後不敢分散。

（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稟父）

進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制。非特進兵爲然，即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人牽制。應戰時，雖他營不願，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促，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牽率出隊，視用兵爲應酬之文，則不復能出奇制勝矣。（咸豐七年十月初十日致沅弟）

牽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蓋此營出隊之時，未經知會彼營，一遇賊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即用令箭飛請彼營，別來接應，來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甚或並未差挫，並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我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戰陣呼吸之際，其幾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牽率出隊，一遇大敵，必致誤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三令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皆信

從，而前弊可除矣。（咸豐七年十月十六日致沅弟）

兩相隔在五里以外，不可約期打仗。凡約期以號礮爲驗，以排鎗爲驗，以沖天火箭爲驗者，其後每每誤事。余所見帶隊百餘人以看地勢，及約期打仗二事，致敗者屢矣，茲特告弟記之。近唐桂生初五徽州之敗，亦犯此二忌。弟如自度兵力實能勝賊，則出濠一戰，亦無不可；切不可與多鮑約期；或眼見多鮑酣戰之際，弟率大隊一助則可，先與約定則不可。（多鮑來約，竟不應允，甘爲弱兵，作壁上觀可也。）余此次派鮑來援安慶，先未約定而忽至，則有益；希庵先約定回援而不至，則有損也。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致沅弟）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余所見甚多。卽以近事證之：去年五月十九，余際昌約與多鮑同出隊，以三排鎗爲記號；是日春霆黎明放三排鎗，厥後因霧雨，多鮑未出隊，余軍大挫。今年正月十六，凱章與霆營約攻上溪

口，同在漁亭出隊；厥後凱章到，而霆營自中途折回，幾至誤事。二月初九，凱章與朱唐約攻上溪，以冲天火箭爲記號，厥後朱唐先到，彼此均未見火箭。三月初五，凱章與唐約攻徽州，（以排鎗爲記）厥後唐冒雨先到，而凱不至，遂至大挫。弟十一日攻中空九壘，並無錯處；因多公約出隊牽制，而弟允之，卻是錯處；想以余前日之信，爲不足據耳。（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二日致沅弟）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通也。（咸豐七年日記）

### 戰陣

戰陣之時，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咸豐九年二月日記）

破賊陣法，平日男訓戒極多，兼畫圖訓諸營官。二月十三日，男親畫賊之蓮花抄尾陣，寄交璞山，璞山並不回信；寄交季弟，季弟回信，言賊了無伎倆，並無所謂抄尾陣；寄交楊名聲鄒壽璋等，回信言當留心。慈訓

言當用常山蛇陣法，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乃能如此。昨日岳州之敗，賊並未用抄尾法，交手不過一個時辰，即紛紛奔退；若使賊用抄尾法，則我兵更膽怯矣。若兵勇無膽無藝，任憑好陣法，他也不管，臨陣總是奔回，實可痛恨。（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稟父）

戰地

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節太短，勢太促，無埋伏，無變化，只有隊伍整齊，站得極穩而已。欲臨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時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道迥別。去吉城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邱一窪，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於弟之前，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隘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古人憂學之不講，又曰明辦之；余以爲訓練兵勇，亦須常講常辨也。（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打泥汶時，賊牆若傍水濱，我陸師不可近牆登岸；須在上游二十里，

或下游二十里登岸，庶進退稍寬，不至節太短勢太促也。（咸豐十一年九月初三日致沅弟）

窄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日記）

賊雖多，善戰者究不甚多，禮希或可禦之。弟既挖長濠，切不可過濠打仗，勝則不能多殺賊，挫則不能收隊也。（咸豐十年八月初七日致沅季弟）

穩打

臨戰之際，預先愛惜士卒精力，以備屆時辛苦熬夜，猶考試者場前靜養也。（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致沅季）

將東頭太遠之營，縮於中路西路；又將病傷太多之營，縮而小之，或以二營併而一之；認真簡閱一番，實在精壯可得若干人，待王程到齊再行出濠大戰；目下若不縮營蓄銳，恐久疲之後，亦難與言戰也。（同治元

年九月十一日致沅弟)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咸豐九年二月日記)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日記)

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營中，誠諸將曰：「甯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咸豐七年十月十五日致沅弟)

援賊大至，余甚爲懸系。崇天義張姓，似是去春守徽州者，詭計甚多，打硬仗亦不甚悍，僞忠王前年十月在羊棧嶺，去年春在建昌等處，均不甚悍，專講避實擊虛。弟所部新勇太多，總以不出濠浪戰五字爲主；如

看確賊之伎倆，偶然一戰，則聽弟十分審慎出之；余但求弟自固耳。（同治元年六月初十日致沅季）

到吉安後，專爲自守之計，不爲攻城之計；打數大仗後，則軍心民心大定，此軍乃可特立也。……請在彼深溝高壘，爲堅不可拔之計；先爲不可勝，然後伺間抵隙，以待敵之可勝，無好小利，無求速效。（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致沅弟）

待賊遠出，庶可邀截一節，痛加剿洗，及但求固守營壘，以俟各軍之至等語，均係吾弟近日閱歷有得之言。（咸豐七年正月十五日致沅弟）

該逆欺羨軍全不能戰，弟若能挑得七八千不病之勇，出濠與之力戰一次，亦是一法。去年僞侍王在樂平，欺左軍不能戰，猛圍猛攻，業三日矣；左帥暗與各營約定，待賊疲乏散漫之時，猛力出隊力戰，侍賊是夜即

遁，不知弟處可用此法否？如用此法，總須善於相機：第一要看賊散布在我營外最近之處；第二要看賊疲乏思歸之時；第三要辨得賊之強枝安在？弱枝安在？乃可交手。弟與諸營官熟商行之；如無病者，不滿七千，則難作此計矣。（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致沅浦）

狗會此次援皖，利在速戰；方今盛暑酷熱，若出隊站立烈日之中，歷二三個時辰之久，任是鐵漢，亦將渴乏勞疲。若挂車河官軍作堅守之計，任賊誘戰搦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曬過數日之後，相機打之，亦一法也。多禮帥謀略最優，不知肯爲此堅忍之著否？弟試與商之。（咸豐十一年六月初五日致沅弟）

擒匪長處，在專好避兵，不肯輕戰；偶爾接戰，亦復凶悍異常。好用馬隊四面包圍，而正兵則馬步夾進；馬隊衝突時，多用大刀長棒；步隊冒煙衝突時，專用長鎗猛刺。我軍若能據此數者，則槍礮傷人較多，究非擒

匪所可及，劈山礮尤爲捻匪所畏；弟可詳告劉朱彭郭熊陳諸人也。（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 圍瑞吉

廿一日率吳竹莊之彪營等四千人，同來瑞州；擬於東北隅，紮一大營，則四面合圍，接濟可斷，聲息不通，或易得手。……圍城之法，紮營不宜太近：一則開仗之勢太蹙；一則軍事尙隱尙詭，不宜使敵人絲毫畢知也。（咸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致沅弟）

計二十七八至初旬，援賊城賊，尙有數次大戰；數大戰後，我軍營盤始穩，根基初固；從此以後，方可期賊勢之漸就衰落，方可斷接濟文報，而冀就克復也。（咸豐七年二月初三日致沅弟）

吉安賊勢雖蹙，而水東無路可竄，自不能不死守窮城；卽遲至五六月始行克復，亦屬意中之事。弟當堅意忍耐，不可欲速煩悶；濠溝旣成，總宜細心巡守，使之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蟻子之文報，則十日內外，

卽已迫不可忍。（咸豐八年二月十四日致沅弟）

城賊圍困已久，計不久亦可攻克；惟嚴斷文報，是第一要義，弟當以身先之。（咸豐八年三月初六日致沅弟）

城賊於十七早，廿日，廿二夜，均來撲我濠，如飛蛾之撲燭，多撲幾次，受創愈甚，成功愈易。惟日夜巡守，刻不可懈；若圍攻日久，而仍令其逃竄，則咎責匪輕；弟既有統領之名，自須認真查察，比他人尤爲辛苦，乃足以資董率。九江克復，聞撫州亦已收復，建昌想亦於日內可復；吉賊無路可走，收功當在秋間；較各處獨爲遲滯，弟不必慌忙，但當穩圍穩守，雖遲至冬間克復亦可，只求不使一名漏網耳。若似瑞臨之有賊外竄，或似武昌之半夜潛竄，則雖速，亦爲人所詬病；如九江之斬刈殆盡，則雖遲亦無後患；願弟忍耐謹慎，勉卒此功。（咸豐八年五月初五日致沅弟）

古來圍城，亦有三五年不破者。吉賊無路可竄，勢不能不盡力死守，望勿過於焦急，總宜靜心忍耐，至要至要。（咸豐八年七月初七日致沅弟）

#### 圍安慶

安慶城內，有出降之賊，則克復消息，當在春末夏初，祇須以堅靜二字持之。（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攻城攻壘，總以敵人出來接仗，擊敗之後，乃可乘勢攻之；若敵人靜守不出，無隙可乘，則攻堅徒損精銳。（咸豐十一年正月十二日致沅浦）

#### 圍金陵

至於未克九洑洲之前，霆軍不可先渡南岸，則是一定之理。蓋九洑不克，斷不能斷洋船奸民之接濟；接濟不斷，不能克金陵；亦猶克九江者，必令霆軍先破小池口，李彭先破湖口；克安慶者，必令嘉字營，先紮南岸，韋志浚先紮樅陽，而後接濟可斷，文報可絕。若金陵不斷接濟，而謂

霆軍過江，洪逆可一驚而走，一逼而破，此實萬無是理。故余決計不破九洑洲，霆軍不南渡也。（同治二年五月十四日致沅弟）

合圍之道，總以斷水中接濟爲第一義。百餘里之城，數十萬之賊，斷非肩挑陸運，所能養活，從前有紅單船接濟，有洋船接濟，今九洑洲既克，一者皆可力禁；弟與厚雪，以全副精神，查禁水次接濟，則克城之期，不甚遠矣。（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鮑軍只能紮幕府山一帶，不能照顧孝陵衛、鍾山賊壘，不能遽克，印子山尙未得手，卽不求急於合圍，且先以自固爲主。弟自固於南路，鮑自固於北路；如有大股援賊前來，彼此足以自了。不必互求救助。余咨復弟之公牘，亦以此說爲要。其則力斷江中接濟，其責在余，在楊彭，在總理衙門，而不在陸軍；然查水師之果嚴查與否，查洋船之常送接濟與否，則須弟督飭劉南雲曾良佐輩細細稽查也。斷截江中接濟，實足制賊死命，

不在西門之合圍與否耳。（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致沅弟）

合圍之或緩或急，全憑弟作主，官階與物望所在，弟不必推諉。只要水路無接濟進城，陸路縱有接濟文報，賊亦終無可久之道；若必圍得水洩不通，恐困獸猶將死鬥，一蟻潰隄，全局皆震，不可不防。（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致沅弟）

初九日大獲勝仗。凡偏城開仗，向不能多殺賊；此次殺賊甚多，想是羣賊欲趁此猛戰，撲我營盤，解其城圍，故能得機得勢如此。然傍城而戰，例爲彼此殺傷相當之局；以後若非賊來撲營，似不必常尋賊開仗。蓋賊糧路將絕，除開仗別無生路；我軍則斷糧路爲要著，不在日日苦戰也。

（同治二年七月十五日致沅弟）

東瀨溧水既克，弟又進紮孝陵衛，城中接濟，似已可斷。其孝陵衛以北，不妨空缺，不必合圍；蓋大致米糧難入，則城中強者可得，弱者難

求，必有內變爭奪之事，若合圍太緊，水息不通，無分強弱，一律顆粒難通，則反足以固其心，而無爭奪內變，投誠私逃之事矣。不知弟親歷其境，以余此說爲然否？（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致沅弟）

金陵業已合圍，只空後湖一段，大致不能以全股衝出，貽患他處，且喜且懼。喜者喜弟之苦心經營，漸有蕺事之望；懼者懼窮寇拚命決戰，如黃河將合龍之際，恐大溜衝決走掃也。望弟加倍小心，竟此大功。（同治三年二月初二日致沅弟）

陸防江西湖州之援賊，水防江面之接濟，只要此二事，辦得認真，金陵終有蕺事之日；無以地道無成，蘇軍將至，稍涉大意也。（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賊周城而呼，援賊已到安徽云云，正是情急無聊者之所爲。蘇軍如到溧水，弟速調王可陞渡紮浦口，則城內衆心絕望，必益大慌，此雖閒著，

萬萬不可少也。（同治三年六月初四日致沅弟）

自十八夜三更，接弟克復金陵之咨；十九日未得弟信，想因進城巷戰，搜誅餘匪，遣散降人，千頭萬緒，皆須弟一手經理；弟之勞苦，想更甚於肉薄環攻之日。（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致沅弟）

## 第七章 水師

設具  
船、解、  
小划

男現在專思辦水戰之法，擬箠與船並用。湘潭駐紮，男與樹堂亦嘗熟思之。辦船等事，宜離賊蹤略遠；恐未曾辦成之際，遽爾蜂擁而來，則前功盡棄。（咸豐三年十月初四日稟父）

改民船爲戰船，是賊匪向來慣技；自前年水師舢板出，遂遠勝賊改之船。弟營若距水次太近，似不必兼習礮船，恐用之不熟，或反資敵也。（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沅弟）

我軍入口內之湖搜剿，搜得賊船百數十號，一見我軍開礮圍攻，即紛紛棄舟而去。軍士爭欲搶船，楊載福下令，止許焚燒，不許搶奪；遂將百餘船，一炬焚之。（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致四位弟）

水師辦成，先燒江中賊船，自是絕接濟之一法；第恐哨勇未能老練，或以利器資敵，慎之慎之。（咸豐七年正月十五日致沅弟）

水師雖未甚如意，然已奪船數號，亦尚可用。水師自近日以來，法制大備，然其要全在得人，若不得好哨好勇，往往以利器資寇。（咸豐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致沅浦）

水師破賊數壘，甚慰甚慰。此時賊勢衰弱，再挫其氣，則將來城破逃出，亦無心打仗。木牌二百餘架，大江斷難多逃；以牌之爲物甚笨，只要三板走近，打幾個大火蛋，則牌上之賊，必撲水自盡；火球中多置松脂，則火燃絡久，拋入牌上，自然驚心動魄。上游賊勢雖熾；只要安慶克復，

必可掣之回顧下游。（咸豐十一年五月三十日致沅弟）

大抵賊於水戰一事，極爲無能。渠所用者民船，每放一礮，全身震破；所擄水手，皆不願在賊中久住；又以所擄之百姓，令其勉強打槳，勉強扶柁，皆非其所素習。卽兩次得我之船，得我之礮，皆我兵勇自先上岸，情願將船礮丟棄與他，是以大敗；若使我兵勇自願其船，不將船礮送他，渠亦斷不能攔來追我；此屢次打仗，衆勇所親見而熟知之者。渠得我之戰船洋礮，並不作水戰之用；以洋礮搬於岸上紮營，而戰船或鑿沉江中，或自焚以逃，亦未收戰船之用。惟賊中所擅長制勝者，在漁划百餘號，每戰四出圍繞，迷目驚心；此次余亦辦得小漁划百廿號，行走如飛，以後我軍見賊小划，或不致驚慌耳。（咸豐四年閏七月十四日致四位弟）

現在陸營有六七分可靠，水營有四五分可靠。擬再備舢板數十號，小

漁划一百號，出隊開仗時，散布滿河。拋擲火毯，以亂賊陣。或更有濟。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二日致四位弟）

此間自水師小挫後，急須辦小划以勝之；但乏能管帶小划之人。若有實能帶小划者，打仗時並不靠他衝陣，只要開仗時，在江邊攢出攢入，眩賊之眼，助我之勢，即屬大有裨益。吾弟若見有此等人，或趙玉班能薦此等人，即可招募善駕小划之水手一百餘人來營。（咸豐五年四月二十日致四位弟）

頃與魏蔭亭談及招小划水勇一事，渠可回家與蕭可卿商辦。大約每划五人，五划立一哨官。每百人四哨官，十餘哨即立一營官；此不難於招勇，而難於選求哨官營官。（全上）

該逆水戰之法，盡仿我軍之所為，船之大小長短，槳之疎密，瞭之遠近，皆與我軍相等。其不如我軍處，在羣子不能及遠，故我軍僅傷數人，

論練水軍

而該逆傷亡三百餘人；其更勝於我處，在每槳以兩人摧送，故船行更快。

（咸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致四位弟）

帶水師者，有戰陣之險，有風波之苦，又有偷營放火之慮；時時隄防，殊不放心，幸精神尙好，照料能周耳。（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致四位弟）

內湖水師，船礮俱精，特少得力營官，現調彭雪琴來江，當有起色。（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致四位弟）

內湖水師，久未開仗；日日操練，夜夜防守，頗爲認真。（咸豐五年九月初三日致四位弟）

周鳳山以水師孤紮樟鎮，恐致疎虞；派辰勇常勇八百人，至樟樹護衛水師。（咸豐六年正月十八日致四位弟）

今日黎明，各船當進追。待其追賊歸來，水營當進紮陳陵磯下擂鼓台

一帶，以與陸營相近，聯絡一氣。（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三日致四位弟）

余前擬於盛家橋造船，爲肅清巢湖之計。今弟信云：「泥汊口可通白湖，白湖可過巢湖。」是泥汊一破，水師可直入巢湖，不必另造船矣；果其如此，豈不大妙！但須查明白湖可通巢湖否？果其可通，亦恐灣曲太多，河道太窄，湖底易於膠淺，陸師難於照應，四者查確，乃可駛入。總之廬江既得之後，事事好辦，但宜穩不宜忙耳。（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二日致沅弟）

水戰

水師卽攻巢縣，余甚不放心。蓋水師向本驕傲，又得數次小勝，則全是驕矜躁氣，偶然小挫，則怯態畢露，運漕一帶，則港汊紛歧，一有不慎，則草木皆兵。弟欲調度水師，無但取其長，而忘其短，總以看明支河小汊，爲第一義。（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余辦內湖水師，卽以鄱陽湖爲巢穴；間或出江剿賊，亦不過以三分之

一，與賊鏖戰。剿上游則在九江武穴田鎮等處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久戰，不利則退回鄱湖巢穴之內。剿下游則在彭澤望江安慶等處游弋。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久戰，不利則亦退鄱湖巢穴之內。如此辦理，則上游武漢之賊，與下游金陵之賊，中間江路，被我軍梗阻一段，其勢常通，亦足以制賊之命。（咸豐五年三月二十日致四位弟）

臘月十二日，水師一百餘號，輕便之船，精銳之卒，衝入湖口小河內；該逆頓將水卡堵塞，在內河者不能復出。在外江之老營，船隻多笨重難行；該逆遂將小划乘夜放火，燒去戰船民船四五十號之多；廿五日又被小划偷襲，燒去搶去各船，至二三十號之多。以極盛之水師，一旦以百餘號好船，陷入內河，而外江水師，遂覺無以自立。（咸豐五年正月初二日致四位弟）

二十夜，賊自江西小河內放火船百餘號，實以乾柴桐油松脂火藥，自上游乘風放下，驚我水營；兩岸各千餘人吶喊，放火箭火毯；其戰船放礮，即隨火船衝出，欲亂我陣。幸我軍鎮定，毫不忙亂，反用小船梭穿於火船之中，攻入賊營，燒賊船十餘號，搶賊划數十號；搖撼不動，是亦可喜之事。（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四位弟）

十五日，水師至湖口探看賊營情形，該匪堅匿不出；迨我軍疲乏將歸，逆船突出大戰，我軍未約定開仗，人心忙亂，遂致挫敗。（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致四位弟）

水師與花園江邊賊營對敵，各哨官中有勇敢者，衝過賊營，直下鸚鵡洲漢陽貼魚套等處；賊見水師已出其下，立時慌亂。而羅老及碓湖義渠各營，竟不紮營，直撲賊壘；賊恐水師抄後，陸軍攻前，相率奔潰。……蓋賊之所以堅壘於兩岸者，皆重重置礮，以擊我之水軍；忽見水

軍衝出營壘之下，頓失所恃，遂相顧驚奔。而水軍由江中蕪岸營，子如雨下；故東岸羅義確之軍，能破賊營；西岸魁楊之軍，亦破賊營。（咸豐四年九月寄駱中丞）

## 第八章 餘論

天時

十九夜之黑，廿早之霧，殊爲可慮。後此兩日，守事當少有把握。（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致沅季）

如此大雨，不似進兵氣象。望弟回至廬江，認真佈置一番；只要廬江、桐舒，守得堅固，不患無爲廬郡無得手之日；目下且不必進兵。（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七日致沅弟）

久晴之後，必苦陰雨；下弦之後，夜必晦暗。不知弟處，仍能堅守否？縮濠恐長賊氣，即可定計不縮。（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日內因風雨嚴寒，長夜深黑，正切焦慮；防守嚴密，實有把握，爲之大慰。只要雨後牆垣無變症，江濱水涸無變症，則雖久不解圍，亦自無妨。（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致沅弟）

日內陰雨寒森，氣象不佳；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率囑至囑。（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致沅弟）

地勢

賊匪於地勢之遠近，方向之東西，全不了了，宜其屢敗不振；然官兵亦自當處處嚴防。（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致沅季弟）

凡看地勢察賊勢，只宜一人獨往，所帶極多不得過五人；如賊來追抄，則趕緊馳回，賊見人少，亦不追也。若帶人滿百，賊來包抄，戰則吃賊之虧；不戰而跑回，則長賊之餓；兩者俱不可。故近日名將看地勢者，相戒不帶隊伍也。（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致沅弟）

正東自車徑渡至章家店，地勢遼闊，係用衆用馬之地。弟處兵力本

單，老營勁營尤少，兄不甚放心。（咸豐十年六月二十二日致沅弟）

此數月內，鄂境雖十分吃緊，而使賊不得回竄東北平曠之區，各軍得悉萃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剿辦當稍易爲力；恐其半過沙河以南，半留沙河以北，則尤疲於奔命耳。（同治五年六月十二日致沅弟）

金柱爲皖南衆水出口之所，百脈會聚之區；扼紮該處，則金陵甯蕪各賊巢，皆失所恃，此理之有可信者。得此以後，可催多軍來打九洑洲，會攻金陵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沅弟）

弋陽：縣北門外，有橋去城不半里。橋南有小山，可紮營；城外有山，可紮營；西門外有小平坡，可紮營；皆守城者，所宜占也。西門外過弋溪河五里許，有黃土岡，可紮營；攻城者所宜占也。東門外有詹家山最高，羣山頗多，皆可紮營；守者攻者，皆宜占也。咸豐五年，羅李紮西門外之黃土岡，余今紮詹家山之側。（咸豐八年日記）

建昌府城，守之甚易，攻之頗難。東面及東南偶，貼近盱江大河；東門外卽太平橋，橋東有洲，洲南有從姑山，洲星爲新河，與盱相會處；洲尾曰楊林渡；兩河相隔約一里有奇，中有一港，穿通兩河，有橋曰平江橋；由楊林渡東岸循河而下，約三里許，爲寶塔山；山下爲萬年橋。欲圍建昌城者，東岸自從姑山起至洲尾止，可紮三四千人，須於上下楊林渡搭浮橋，以通岸北頭；河沿不便紮營，宜紮於石仙峯及望馬岡等處；西面宜紮師公山王家山等處，西北隅之鳳凰山側，亦可迺邇，連紮數營，此圍城之說也。若攻城，三面皆石山，不能挖地道，不能起土山，難爲力矣。爲守城之計者，則宜占住太平橋，占住中洲，通東路之接濟，庶不致於林困。(全上)

廬江爲我必爭之地，以其與懷桐相犄角也。(咸豐八年二月，) 鄭秦兩軍門，以二萬人敗於桐，賊係從廬江來；十月李迪庵以六千人敗於

三河，賊亦從廬江來；余因此二役，知廬江爲得勢之地。少葦兄弟與江北人，皆言廬江之要緊；故余屢催進兵。今陳劉二幫既到，廬江既爲我有，千妥萬妥，余已放心矣；此後不特進無爲洲可緩，卽進盛家橋亦可緩；蓋無爲洲不過米多地廣，非扼要之區也，盛家橋不過吾思得之，以爲造船之埠頭，以爲蕭清巢湖之根本，非我不往駐，而賊卽先佔也。廬江得後，弟專意布置守城之法，將廬江與懷桐三城，看得並重；賊來攻廬江，則與多公預訂來援之師；不特弟進無爲不必急，卽多進廬州，亦不必急；恐多去則桐城兵薄，廬江別無援師也。（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二日致沅弟）

程翰

蕭浚川又至寶慶，大局當不足慮。賊至十萬之多，每日需食米千石，需子藥數千斤，渠全無來源，糧米擄盡，斷無不去之理，可不須大勝仗也。（咸豐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致澄侯）

願從此益加謹慎，再過十日，賊若無如弟何，自必潰而之他。賊數聞

以十萬計，每日須食米千石，若無大舟搬運，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載，深知陸路運米之難；卽在金陵城內運至穀里村一帶，數十里之內，月運三萬石，經理亦極不易；况城賊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致沅弟）

周王羅朱之捷，於賊之糧路柴路，必有大損；或可不打，而忠會自退。（同治元年九月三十日致沅弟）

此賊慣計，好於營盤遠遠包圍，斷我糧道；弟處有水師接濟，或可無礙；不知多李二營何如？有米有柴，可濟十日半月否？（咸豐十年八月初七日致沅季）

吉安殷富，甲於江西，又得諸紳傾誠輸助，軍餉自可充裕；周梧岡一軍同行，如有銀錢，宜分多潤寡，無令己肥而人獨瘠。（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致沅浦）

所裁官相之勇，僅發數成，所添弟部之勇，必須全餉，一撤一招之際，厚薄懸殊，相形見絀，營頭太多，必生怨望。厚庵之優待楚勇，薄視甘兵，遂有三月三日之變，可爲前車之鑑。（同治五年五月初三日致沅弟）

余欲撥六千金，發舫仙新營一月口糧；蓋新營無餉，諸事不便，不比老營尙可支持。（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七日致沅弟）

米糧子藥未齊，宜緩進兵，極是極是。……泥汶之賊糧不得，固不可進兵；卽幸而攻破泥汶，亦須待糧米足後，舫仙乃可進也。（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二日致沅弟）

餉項本極艱窘；然只好放開手，使開胆，不復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吾弟以爲何如？（咸豐八年八月十七日致沅弟）

大礮守壘，只可偶一用之，多用則實可不必。吾在水營多年，深知大

器械

礮之長短。凡礮火之利有二：曰及遠，曰命中。大礮之大子，可以及遠，而難以命中；謂其愈遠，則行愈遲慢，且有聲可以迴避，又往往自上落下，不能橫穿也。其羣子可以命中，而難以及遠；包得合腔，築得極緊，可及二三箭之遠；否則僅及一箭而已。羣子所能及之處，先鋒包亦幾能及之。軍興日久，各弁勇事事外行；徒慕大礮之名，見賊在二三里外，紛紛開大礮大子擊之，喜其響之震煙之濃而已；見賊不畏礮，而排進如故，則以爲凶悍無匹；而不知大子實不傷人也。吾在水營時，教將弁專用羣子，包得圓，築得緊，開得近；三語者，內湖各營，罕能做到，外江間有做到者，便是無敵之將。陸營善用大礮者，吾尙無所聞；弟營善用大礮者，共若干人？然大約不滿三百人，而營中之礮，却不止三百尊；弟去年請黃南翁解礮四尊，今年請丁道鑄礮數尊，皆外行之舉動也。（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沅弟）

大礮守牆，余嫌太笨；現造劈山礮，專爲守牆之用。弟以沒宜少用笨重之物，此陸軍第一要訣。（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致沅浦）

聞揔用長矛者，進身極矮；湘淮洋槍，均失之高而不中。此次劉張係以劈山礮取勝，近亦習跪裝洋槍，請弟告之鮑郭彭熊也。（同治五年七月十六日致沅弟）

所需洋槍洋藥銅帽等，即日當專長龍船解去。然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鮑春霆並無洋槍洋藥，然亦屢當大敵；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與忠會接仗，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爲憾。和張在金陵時，洋人軍器最多，而無救於十年三月之敗。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則風氣所趨，恐部下將士，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無反己守拙之道；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自覺，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爭珠翠，真書家不甚爭筆墨，然則將士之真善戰者，豈必力爭洋鎗洋藥乎？（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致

沅弟）

洋鎗機括，弟營既善收拾，又勤於擦洗；余當令筱泉於粵厘項下購實。然我軍仍當以抬，鳥，刀，矛，及劈山礮爲根本；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兼工詩賦雜藝則佳，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則浮矣。（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致沅弟）

聞鮑備布袋草把，此二者皆余閱歷之事。余攻九江，辦布袋萬個，爲填濠之用，令每人裝土於袋，負之丟於濠中；乃十二月朔日進攻，每袋僅一寸厚，千餘袋尙不能填得一丈寬，而千餘人斷不能站在一處，每處數十人，竟未能填一尺厚，是日傷人最多，此布袋之難用也。攻瑞州時，劉峙衡以稻草填濠，已填一丈寬，過濠十餘人矣；賊以火蛋拋出，稻草悉燃，燒死數十人。第二次峙衡用濕稻草，賊以鎗礮擊之，官兵亦不如前次之踴躍，遂不能過濠；瑞州濠深不盈丈，尙且如此，此稻草之難也。望

弟告諸弟知之。（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致季弟）

史記叙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兵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勝乎？沙囊壅水，下可參漏，旁可橫溢，自非興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敍兵事莫善於史記，史公敍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同治十年日記）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卽古之盾也；有圓牌，卽今之籐牌也；統謂之曰攢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

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千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擋牌，所以捍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日而語哉！國藩初辦水軍時，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掛，礮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濕張掛，礮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簾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烏槍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抬槍子，劈山礮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禦，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千盾櫓牌諸器，皆可廢矣。（咸豐九年日記）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鍊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葡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鑲，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渦，截條之端置之模中，宛轉捶鍊，圓滑可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球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尙未靖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全上）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曾國藩言行之體系 實售一元

著者 趙增暉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北新書局

南京 開封 長沙 廈門  
北平 濟南 武漢 汕頭  
廣州 西安 重慶 溫州  
杭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1121  
11046



丁卯